

社會主義

底基礎

山城書店刊

社會主義的基礎

馬克思著

德特里盎編

巴克譯

山城書店印行

1931

譯者序

我很簡單的對此書的意見，寫在下面。

第一，現在伴隨着革命時代的前進，科學的社會主義在實踐的運動的過程上，更是顯示其迫切的需要，這是毋庸諱言的早已由理論的進到實際的了。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普羅列塔利亞特之變革的實踐的意識所表現的現代的最革命的理論和行動的指標。而此理論和指標，散在於馬克思的通所有的著作中。參加於實際運動的過程上的人們，想要對於通所有的馬克思主義的著作，而完全的涉獵起來，不但在時間上或有所不

許，且實際是不易做到的一樁事。此書在此困難情形之下，確會有許多的幫助。因為關於馬克思主義的主要的理論，均已分門別類的搜集於此書中了。

第二，通所有的馬克思的著作，雖外表上好像沒有一貫的，統一的，而實際在其理論上，內容上，是一貫的，統一的。況為科學的社會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是歷史運動的意識的所產物，是貫通革命階級的變革的實踐的所產物；故其性質，非獨斷的，是革命的，非一定的，是發展的。有這樣的關係，此書所引用的語句，雖是各問題的最緊要處，然因節錄的，或斷片的句錄的，那就不免要使讀者易陷於斷片的，或局部的把握馬克思主義，而致有誤解或俗學化的危險！所以希望讀者倘有時間的餘裕，對於各種問題，還須去讀馬克思的原著的全文。

最後，我希望讀者對於此書，是能給我正確的批評和指正，而使我有改正的機會呵！

一九三〇，四，一〇，譯者。

本書的引用書目

本書引用馬克思原著的書目如下。

- 一 “資本論”，三卷。(第一卷，普及版。一九一四年，司徒嘉特發行。第二卷，一八九三年，漢堡發行。第三卷，一八九四年，漢堡發行。)
- 一 “剩餘價值學說史”(一九〇五年——一九一〇年，司徒嘉特發行。)
- 一 “哲學的貧困”(伯恩斯泰及考茨基的德譯版，

- 第二版。一八九二年——司徒嘉特發行。)
- “工錢勞働與資本”(根據考茨基新版。一九一二年,柏林,前驅社發行。)
 - “經濟學批判”(考茨基版,第三版。一九〇九年,司徒嘉特發行。)
 - “工資·價格及利潤”(伯恩斯泰的德譯版。一九〇八年,佛洛克夫特發行。)
 - “費爾巴哈論綱”(一九〇九年,司徒嘉特發行。)
 - “共產黨宣言”(一九〇六年,柏林發行。)
 - “寬恩陪審法庭前的柯爾·馬克思”(一八九五年,柏林,前驅社發行。)
 - “寬恩共產黨事件的闡明”(一九〇四年,柏林,前驅社發行。)
 - “法蘭西的階級鬥爭”(一八九五年,柏林,前驅社發行。)
 - “路易·蒲拿波特的霧月十八日”(一九一四年,司徒嘉特發行。)

-
- “國際勞働者協會的創立宣言”(一九一一年，柏林，前驅社發行。)
 - “佛格特氏”(一八六〇年，倫敦發行。)
 - “法蘭西的內亂”(一八九一年，柏林，前驅社發行。)
 - “國際勞働者協會的陰謀”(一八七四年，布拉克西華格發行。)
 - 墨爾林編纂——“馬克司·昂格斯，拉薩爾遺稿集”(一九〇二年，司徒嘉特發行。)
 - 李阿薩諾夫編纂——“馬克思，昂格斯論文集”，二卷。(一九一七年，司徒嘉特發行。)
 - 倍倍爾及伯恩斯泰編纂——“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四卷。(一九一三年，司徒嘉特發行。)
 - 查爾格編纂——“伯克，狄慈根，昂格斯，馬克思及其倫敦查爾格及其他的書簡集”(一九〇六，司徒嘉特發行。)
 - 由新時代雜誌上：——

1. “致喀克孟的書簡”(新代時雜誌,第二十卷,第一部及第二部,一九一〇年——一九〇二年。)
 2. “致華德麥爾及其他的書簡”(同第二十五卷,一九〇六年——一九〇七年。)
 3. “社會民主主義的黨綱領的批判”(同第九卷,第一部,一八九〇年——一八九一年。)
 4. “佛拉利希拉特與馬克思的往復書簡集”(墨爾林編,一九一二年。)
 5. “卡爾·馬克思對西歐羅巴支配的起源問題”(李阿薩諾夫編,一九〇八年。)
- 伯恩斯坦編纂——“社會主義的文書”,三卷。(一九〇一年——一九〇五年,柏林發行。)
- 在其他定期刊物“佛阿蒲德”,“社會民主主義雜誌”,“前驅”等所發表的論文。

目 錄

譯 者 序

第一編 革命的認識時代(1841—1845年)

人生的境界——布羅梅修斯——哲學與現實
界——無智是惡魔——利己的立法——良心
的觀念——爲運命的革命——抽籤——俗學

者世界——現在社會內的破裂——共產主義的批判——新時代——宗教與批判——宗教與人權——德意志的狀態與戰爭——稱做過激的事情——社會解放的前提條件——哲學與普羅列塔利亞特——封建社會進到布爾喬亞社會的解體——政治的理解力與社會的缺陷——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絕滅——西里西亞的機織工暴動——華特林——革命與社會主義——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自己解放——觀念與行爲

第二編 資本主義的生產時代

資本的前提條件——資本的絕頂期——資本，布爾喬亞社會的生產關係——資本的蓄積——原始的蓄積——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大工業是驅社會的生產過程——機械與分業——從產業到產業革命——資本

主義蓄積的歷史的傾向——階級鬭爭的歷史
——布爾喬亞汜是挖掘自己的坟墓——布爾
喬亞時代的歷史任務——經濟學的道路——
從配第到李嘉圖——俗流經濟學——資本

第三編 剩餘勞働與勞働日

爲使用價值的人類——人類之融合目的的勞
働——勞働的自然制限——沒有自由的人類
——工錢與勞働力——價值增殖過程——爲
運動的資本——資本的前提條件，爲商品的
勞働力——資本增殖的意義是普羅列塔利亞
特的增殖——慾望與享樂之社會的測定——
羅馬的奴隸與工錢勞働者——資本是什麼？
——剩餘勞働與剩餘價值——剩餘勞働的前
提條件——僞瞞的無報酬的勞働——勞働
日的延長——勞働者的生活條件與生產過程
——農村勞働者的殉難史——人類的浪費

——資本的性質——勞働日的生理的限界
——久長的勞働時間與縮少的工錢——部分
勞働與機械勞働是由生產精神的動力分離的
——勞働者單是生產手段——資本家階級的
自由時間——勞働日的限界——勞働日的規
定——爲勞働日獲得的鬭爭——爲自然力作
用的過去的勞働——工錢勞働的永久化——
不斷的人口過剩——產業豫備軍——工資的
運動——調整生產內的矛盾的·市場擴大
——商業恐慌——爲資本主義生產之制限的
資本——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矛盾——新的
生產形態的推移——剩餘勞働與勞働日的短
縮——沒有自由時間的人類勞働時間的性質

第四編 社會主義和勞働運動

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理論家——空想的社會主
義——從唯物論到共產主義——羅巴特·歐

文——愛特恩·卡伯——蒲魯東——蒲魯東與盧梭——勞動者階級解放的條件——爲團結的鬭爭是政治鬭爭——團結是伴隨產業成長起來——機械與同盟罷工——赤貧——遊民普羅列塔利亞特——保護關稅·自由貿易·普羅列塔利亞特——保護關稅論者——布爾喬亞的勝利——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利得——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完全勝利的物質條件——共產主義者同盟（一八四七年的規約的第一條）——共產主義與勞動運動——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布爾喬亞的對立——勞動者階級的勝利條件——共產主義與私有財產——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鬭爭最初是國民的鬭爭——共產主義與祖國——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最善的國家形態——革命·反革命·合法性——法律與社會——德意志與俄羅斯——革命與英吉利——革命的美麗的文句——勞動的權利——空論的社會主義與革命的社會

主義——普通選舉權——布爾喬亞國家——
租稅改革——革命的勞働者黨與布爾喬亞的
民主主義——封建的財產的廢止與國家權力
的集中——寬恩共產黨事件——反對革命的
遊戲——亡命者時代——佛拉利希拉特——
孔拉特·修拉謨——自由貿易論者——孟德
斯特式的和平論——爲裁判官的戰爭——神
聖化的現狀——近代工業的嬌子的任務——
革命的新紀元——階級·階級鬭爭及普羅列
塔利亞特的獨裁——革命的行動——國際勞
働者協會——國際的一般規約——十時間制
與協同組合的工場——外交政策——勞働者
與一八六六年——俾斯馬克的歷史的目標
——佛爾台拿特·拉薩爾——宗派的運動
——徐維塞爾——愛爾蘭的民族解放——
“資本論”的發生期——團結權是創造成人的
方法——爲抗爭中心的勞働組合——建築於
錯誤的前提的工錢鬥爭——工錢平等的要求

——工錢鬥爭的必然的目的是“廢止工錢制度！”——勞働組合是勞働者階級的組織的焦點——勞働者與機械——勞働組合是社會主義的學校——八時間勞働制獲得運動——工場法——工藝學與勞働者學校——家族及兩性關係的高級形態——工場立法與社會形成——侯享·耶柯俾——法蘭西與德意志的勞働者運動——勞働者·平和·一八七〇年的戰爭——反對侵略政策——德意志與俄羅斯——對戰爭犧牲者的自由的保證——政治運動——一八七一年的巴黎的騷起——巴黎公社——黨——革命的不可避免的害蟲——反對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共產黨宣言的性質——政治的不偏不黨主義——內的伊愛那——原則與運動——從國家的國民教育——國民的與國際的——權利的提高——反對個人崇拜——空想主義的特徵——例外法規——俄羅斯革命——倍倍爾——革命之創

的造原則

第五編 唯物史觀

史的唯物論·研究與綱要——爲社會構成之
指標的勞働器具——生產力與社會關係——
社會構造的最深奧的秘密——自然條件之歷
史的意義——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說——土地
的影響——工藝學——爲多樣性的統一的具
體物——辯證法的方法——直觀的唯物論的
克服——思維的產物與現實——科學的分析
與現實的發展——爲社會主體的生產·是經
濟學非是工藝學——生產階段——生產時代
的一般與特殊——有用物的發現——物質生
產與精神生產的交互作用——財產是創造歷
史的條件——生產與慾望——分配形態是表
現生產形態——原則與歷史——歷史的時代
的認識——神意的歷史——歷史的偶然性

——觀念形態的歷史觀——道德論的歷史觀
——階級的意德沃羅基·黨的表象——凡歷史的事件是基於特殊的歷史條件——現實界的宗教的反映——舊生活關係的解體是使解體舊思想——移入思想要在異國的實情之下變質的——世界史的巫術——藝術形成的社會的前提條件——理解過去歷史時代的前提條件——商品的勞働力的發生是包括世界史的——對於特定勞働的無區別的關係——勞働機械與社會形成——一國民的產業的及歷史的絕頂——最優越的生產——個體與全體——生產過程的外觀運動是創造反對的觀念——社會變遷的映像

第六編 科學的斷片思想

第一編 革命的認識時代

人生的境界

當主宰舊的人生的方向如閃電般的過去時，然而同時就有了明確的指示一個新的方向的人生的時機。……帷幕是揭下來了。我的最高的樞紐，是失却其作用了。而且新的主宰，是須安置起來。但是他方，我是比較諸康德派及費希特派，由於較接近於事實所進行的理想主義，我是偶然的成爲在現實的自體之中追求觀念了。如果人生的主宰

們，很早就在地球上存在的話，則他們或許在現今能成爲一切的中心吧。

我曾斷片的讀過了黑格爾哲學，然而這種懸崖絕壁的怪異的音調，在我是不贊成的。我曾再向海中，想確實的發現必然的，具象的與肉體相等的精神，即不想用從前劍客的權謀，毋甯在太陽的光鑿照着純粹的真珠一樣的明確的意向之下，願意再投身於這個大海中。……這就是怎樣的探求爲觀念自體的，宗教的，自然的，歷史的發現的事務，即在神性的哲學的——辯證法的發展的道上，是以聲勢赫赫的遍歷者的步伐踏出了。我的最後的主題，是黑格爾的體系的開端。而這個事務——就因此點，我是曾幾分學過自然科學，薛林，歷史，而我的頭腦就紛擾着無制限的煩惱的事務，然而——這個我的最愛的小孩，是如把我放在月光所包含着的女妖的敵人的手中玩弄起來了。

（“新時代，”第十六卷，第一部——一八三七年，由柏林寄給父的書簡）

布羅梅修斯

布羅梅修斯是哲學歷中的最高貴的聖者，是殉難者。

(遺稿集，第一卷——“德謨頡利圖斯與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異點”的序言)

哲學與現實界

哲學者不是如茸茸的地中產生細芽一樣而產生的，他們是將他們的時代，他們的國民所產生的果實，取其最微妙的，最貴重的而且為眼睛所不能看見的液汁，是流入於哲學的觀念之中。在哲學者的頭腦裏，建築哲學的體系，是恰如依藉機關的力量而敷設鐵道的同一的精神。哲學是不能離開世界而存立的，與腦髓是不能離開人間而存立同樣的。這因為腦髓是不能存在於胃腑之中的緣故。自

然，哲學的產生，用科學的話說來，就是一方把足站立於地上，把軀體放置於世界之前，他方由人間的領域，待到感覺這些頭腦成爲世界的一部，或這個世界，是頭腦的世界，於是具這些頭腦者，經久長的時間，兩足如在地中生根一樣的，而用兩手採取世界的果實。真正的哲學，是一切時代的精神的精華，因此，哲學不單是在內的貫通其內容，且在外的貫通其現象而與這個時代的現實界相接觸，即是爲交互作用的時代，是必然的到來了。在這個時代，則哲學就不復爲對抗其他一定的體系的一定的體系，牠成爲對世界的一般的哲學，以至成爲現存世界的哲學。

(同上書，第一卷——寬恩新聞百七十九號社論)

真理 · 自由

不左顧右盼，探索事物，向真理真進，這豈不是真理探究者的第一個義務嗎？如果對於問題，在

通過規定的形式中說出，我是不能忘着了的，那我不會是忘着了說這種最主要的問題麼？就任真理，也與光明同樣的不是謙讓。

（同前書，第一卷——“批評普魯士的出版檢閱的最新訓令”）

7

真理是一般的。牠不是屬於我個人的。牠是屬於一切人們的。真理是宰制我，而我不能宰制真理。我的所有物是形式的，真理是我的精神上的個性。文像人吧（Le style c'est l'homme）。然而畢竟是如何哩！法律是許我從事著作，但只要用我獨自的文體以外的文體去從事著作！我是顯示自己的精神的容貌，那是許可的。但是，我預先必須將這種容貌套在規定的襞褶裏！……所謂規定的襞褶，即不外是使好好的姿容變或為惡劣的容顏而已。

諸君是會驚嘆自然的魅惑的多樣性，以及無盡藏的富……我是喜好諧謔。然而法律偏偏是要真面目的書寫出來。我是無遠慮的。然而法律偏偏

是要我的文體是謙讓的。整個的灰色，是自由的唯一的正當的色彩。太陽所照耀的露珠的滴落，是能無限制的顯現出輝煌的色彩的變化。然而在精神的太陽，其光線是如何多的個體，雖當着無論怎麼樣的對象而會屈折，而可是唯一的，僅能發出唯政府公認的色彩呵！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 * * *
 以 人是曾經命令了太陽運行地球的周圍的。喀里萊亞是能否認嗎？

(同上書，第一卷——第六會萊因州會的議事)

* * * *
 真正的政治的集合，是唯在輿論的保護之下而能實現出來。同樣的，牠恰如生物，是唯在自由的空氣的保護之下而能生長起來。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 * * *
 無論在怎樣的人間，是不能克服自由的。他僅

能是克服他人的自由。因此，一切種類的自由，是常時存在的。唯某時要成爲特殊的優先權，或其他的時候要成爲一般的權利。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63

* * * *

如果自由是能一般的承認起來，則獲得自由的存在，若是愈宏大而且愈發展起來，定亦至能承認自由的形態，那是自明之理。水蠅體內的自然的生命，是微動的，若能承認起來，因此，則自然的生命，是躍動的，是如咆哮的獅狂，豈是不能承認呢？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出版的自由與檢閱

凱蒂曾如此說道——對於美的典型，他至少只在某種生命的個體之中求愛一樣的女性美，然爲畫家能達此目的。就在出版的自由，亦是一個美——即令自然不是女性美——，即是人爲擁護牠

而不顧是非須愛牠的一個美，我所真愛的東西，則牠的存在，在我是非常必要的，即我為——是缺了牠，沒有牠，則我就要感覺到我的本質，不能保存完滿，適應於要求，及完全的存在了。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 * * *

不良的自由出版，是不能適合於牠的本質的特色的。要受檢閱的出版，不過只是依據其虛偽，其無節操，其無精彩的言辭，其如犬的搖擺尻尾，而實現其本質的內的條件。……自由出版的本質，是有自由的節操，和理性的，素樸的本質。檢閱出版的特色，是不自由的無節操的混亂。檢閱出版，是文明的怪物，是滿身塗着香水的畸形兒。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 * * *

以出版自由的本質為其基礎的真的檢閱，便是批判。批判就是審判，牠是從牠自身之中生出批判的。檢閱是為政府獨占的批判。然而這個批判，不

是公開的，是秘密的；不是理論的，是實際的；不是超越黨派的，而其自身是一個黨派；不能行諸於獨特的悟性的銳利的解剖，是行諸於抱有成見的遲鈍的邪視；僅能進行批判，而不能接受批判；由此反是陷於自己否定；最後連把普遍的聰明，代替以個人，理性的命令，代替以權力，太陽的黑點，代替以如黑水的污點，數學的構圖，代替以檢閱的曲線，以及的確的論證，代替以用意的攻擊，如成爲這樣，批判豈不是失却其合理的特色嗎？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 * * *

諸君，捕捉鳥類，能說是不對的。檻禽之類，豈不是對猛禽，統九與嵐的預防手段嗎？諸君，挖掘了鴛的雙目，能說是野蠻，但是，以尖銳的檢閱用的筆，劃去了出版物的精銳處，在諸君豈不是感覺到有些同樣的野蠻哩！違反自由的人的意志，而剪斷其髮，在諸君解說是壓制的。但是，檢閱是每天刺刻精神的個人的肉體，而且須當作健康體的而使通過

沒有反應的肉體，沒有心臟的肉體，順馴的肉體。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 * * *

自由出版，是普遍的一切國民的精神的指針，是國民的具象化的自己信賴，是將各個人結合於國家及世界的紐帶，是將物質的鬭爭轉變於精神的鬭爭，以及是理想化了人類社會狀況的合同文化。自由出版，是不加私意的國民的無遠慮的告白，且此告白，是如周知的救濟一樣。牠是能照出國民自己的姿態的精神的鏡子，且自己觀照，是聰明的第一個條件，牠是較諸小販者在街路上叫賣的物質的瓦斯還廉價的國家精神。牠是全般的，普遍的，而且是全智的。牠是從現實世界不斷的噴湧出來，而成為非常豐富的精神，吹入充滿新的生命裏，再在那裏逆流出來的理想世界。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 * * *

檢閱官的橫線與出版的關係，是如中國人的

直線——八卦——與思索的關係。檢閱官的八卦，是文學的範疇，而且所謂範疇，是如周知的較廣大的內容的典型的的精神。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 * * *

傾向取締法，即不給與某種客觀的規準的法律，是恐怖主義的法律，牠是與從魯伯斯賓爾治下的國家的必要，及從羅馬皇帝時代的國家的腐敗所發現的法律同樣的，不是行爲的表現，如以行爲的性向爲主要的規準的法律，不外是積極的公認無法律而已。如俄羅斯的沙皇政府，差使哥薩克人全部的剃了所有人的鬚，然而這樣一來，反更是增進堅強我的蓄鬚的意見。

(同上書，第一卷——“批評普魯士的出版檢閱的最新訓令”)

* * * *

如果德意志人回顧他們的歷史，則他們對於政治的發達的遲緩的主因，與列辛以前的貧弱的

文學的主因相等的，將發現出在“有資格著作家”之中吧。專門家，特權學者，博士，拘泥於小節專在書本上用功夫而以學位論文為特徵的十七八世紀時代的無節操的大著作家們——他們是把國民與精神，生活與科學，自由與人間之間劃成一大鴻溝。無資格的著作家，是創造我們的文學了。唉，歌西愛特與列辛，就是可選為代表“有資格”著作家與“無資格”著作家的二者之一個！

(同上書，第一卷——第六次萊因州會議事)

* * * *

志向取締法，不是為國民的國家的法律，是為對抗其他黨派的一黨派的法律。傾向取締法，是破棄法律上的國民的平等。牠是分離的法律，不是結合的法律。而且分離的法律，總是反動的，牠實不是法律，而是一個特權。……志向取締法，是以無志向，該國所存在的道德的，物質的見解為基礎的。牠是敏疾的良心的輕率的叫喚。

(同上書，第一卷——“批評普魯士”的出

版檢閱的是新訓令”)

無智是惡魔

無智是惡魔，我很怕懼牠，因為牠曾演很多的悲劇。希臘的最偉大的詩人，在密開爾及台柏的宮殿的可戰慄的戲曲之中，是為悲劇的運命的描寫而表現無智的最肯綮處。

(同上書，第一卷——寬恩新聞七十九號社論)

利己的立法

不顧一切人的利害而專顧自己便利的利己的精神，是恰如野蠻人不講事實的真內幕，專着重於所侵害的一點。野蠻人是以自己的疣眼，看作為判斷及視察的主要物。他以過路人接觸於他的一點，就是這種人間的本質，為接觸於世界的唯一的一點。反之，不着重於侵害的一點的人們，對於弄破

我的疣眼，反是感謝他，這不能不說是非凡的人間。諸君以諸君的疣眼不能判斷人間，同樣的，諸君就不能以諸君的私的利益心的發動可作為判斷人間了。私的利益心，以人間與其衝突的範圍，是為這個人間的生活範圍。他目法律為除絕害蟲的利器而以法律為捕獵者。這因為他實不是自然科學者，因之，要把鼠輩看作害虫之故。然而國家，把山林侵害者，不得不看作大於木材的侵害者。國民的一切，豈不是由幾千萬的生活神經與國家連絡着呢？而且國民自身，就是隨便的切斷了一根神經，他就要影響到全部的神經呢？因此，國家就對於山林侵害者中的一人的人間——即跳動國家的心血而活動的肢體，對於防衛祖國的兵士，對於在法廷聲稱的重要的證人的人間，對於可委任公職的地方自治體員，以及對於為存在的能尊敬的家父，都須看作國民的一份子吧。且國家是從一切是等的規定，就不能輕便的除去某成員的一人了。這因為每遇從國民中發生一個犯罪者，國家就無異是切斷自

己的肢體之故。然而就中道德的立法家，把從來的方正的行爲，綜括在犯罪行爲的範圍內，看作為最重大的，最苦痛的而且最危險的事務呵。

然而利益心是實際的，我是攻破自己的敵人！像如此的實察的情形，那是稀有的。“可憎惡的，那有不喜歡殺却的人呢！”既爲西伊洛克的教言。真正的立法家，恐怖不正以外的問題，毋須必要的，但是，立法的利益心，僅是知道對正義的結果的恐怖，對惡人——法律原來爲他們而存在的——的恐怖。殘忍是教訓怯懦的法律的特色。這因爲怯懦僅是依據殘忍，能變成強力的緣故。然而私的利益心，常是怯懦的。這因爲牠的心，牠的魂，是常時奪去了而且有似被損傷的外界的對象。而且不管誰，當其失却心與魂，豈有無危險的戰慄的嗎？利己的立法家，是非人間的，即冷酷的物質的本質，是他的最高的本質，反之，在人間的則將如何哩？‘他有恐怖時，他是會戰慄的人間’（Quand ie a peur il est terrible,）這是拿西亞拿批評基佐的說話。我們目

此格言爲利己的，因此，就能書成法儒的一切的立法。……立法家是黨派的，反之，所謂一般的中立的裁判官，豈是遇事麻糊，或非實際的幻影呢？法律是利己的，反之，非利己的判決，則是如何呢？裁判官是僅能清教徒的公式化了法律的私慾，是僅能無讓讓的適用了法律的私慾。因此，不偏不黨是形式，而牠是無判決的內容的。法律是能預先決定內容的。……

裁判與法律所有的相互的關係，是恰如動植物的形態之動物的血與肉所有的相互的關係。把裁判及法律，目爲活動的，則須用同一精神。這因爲裁判只是法律的生活形式，因此，不過是那內的生命之發現之故。……形式，牠若是沒有內容的形式，則就無某種的價值了。

(同上書，第一卷——第六次萊因州會議事)

良心的觀念

征服我們的知識，奪去我們的志向所在的觀念，悟性，是只連繫我們的良心所在的觀念——牠是在不能分裂心臟時的不能奪去的鐵鎖，牠僅是由牠征服人間，克服人間的惡魔。

(同上書，第一卷——“共產主義與亞格布爾克一般新聞”)

爲運命的革命

國家是能潛稽化的過分的重大的事物。載滿愚笨者的一葉小舟，或能使其順風而上，歷一會時候，然而恰如愚笨者們不相信的，騙策小舟遭遇自己的運命。所謂這個運命，即是我們目前所追求的革命。

(同上書，第一卷，三六一頁——一八四三年三月，由柏林寄給露格的書簡)

抽籤

對於死者，就隨便的葬了他，僅加以悲歎而已。反之，爲進於新生活的第一人者，則就須羨慕了。而此種情形，是恰如我們的抽籤。

(同上書，第一卷，三六五頁——一八四
三年五月，由寬恩寄給露格的書簡)

俗學者的世界

舊的世界，誠然是屬於俗學者。可是我們對他，毋須看作妖怪般的，因可怖而逃避他。實須確定的探究他的正體。世界上這種紳士，是須研究的。他就是世界的紳士。況他是同蔓延於死屍的蟲蛆一樣的，因此，在世界不過是充滿他的社會而已。於是這個紳士的世界，除需要若干的奴隸以外，就毋須必要何物了，而奴隸的所有者，是毋須必要自由的事情。……俗學者的世界，是政治的動物界。如果我們若承認這個世界的存在，則我們不

外是承認單純的現狀。數世紀的野蠻時代，是產生他而且養育他了。且在今日，他是爲首尾一貫的一個制度而存立起來，這個制度的原則，是非人間化了的世界。

(同上書，第一卷，三六五頁——一八四
三年五月，同上書簡

現在社會內的破裂

營利與商業，所有財產與人間榨取的制度，是較諸人口的增加更急速的在現在社會的內部形成爲一個破裂的，但是這個破裂，是不能以舊制度而治癒的。這因爲舊制度，不是治癒的藥品，創造的東西，是到底不過爲存在的享樂的而已。但是，爲思索而苦惱的人類與遭遇抑壓而思索的人類的存在，在受動的無心享樂般的庸俗的動物界方面，當然不得不變成無味的，不消化的東西了。

舊的世界，是由我們的手而在完全的青天白

日之下曝露出來，而且新的世界，那就不得不積極的建設起來。因諸種的事件，爲思索的人類，若是經過愈深長的熟考深慮自己的及爲苦惱的人類的集合的時間，則現在在其胎內所孕育的產物，無疑的是更完成起來吧。

(同上書，第一卷，——同書簡)

共產主義的批判

從來，哲學者們是徒在書桌上解決一切的燈謎。而且愚騷的俗界，只是開著大口待着絕對科學的弄成的熟鳥飛入到口中來而已。哲學是現世化了，而其最的確的證據，是哲學的意識所表現的，牠不單是外在的，更形成爲內在的而深入到鬭爭的苦惱裏。未來的構想與對於一切時代的用意周到的事情；若不是我們的主要事業，則現在我們須遂行的事業，實很明確的，即是對於一切現存的事物，須無忘憚——其結果，自然是就在所謂毋須恐

怖與現存諸權力的衝突的無忌憚——的下以批判吧，這是我心裏所想的。

因此，我是不贊成樹立獨斷的旗幟，不，我且是反對的。我們要設法幫助獨斷家，致使他們不得不理會為自己的命題。例如共產主義，是獨斷的抽象。然而在這裏所說的共產主義，是某種的假想，不是確定的思想，而現在所存在的共產主義，即卡伯，笛亞密，華特林及其他所主張的共產主義。如斯的共產主義，牠自身傳染了與其對稱的私有制度，因此，不過是人道主義的原則之一種特別的現象。所以私有財產的揚棄與共產主義，決不是同一的，又共產主義，是要與傅立葉蒲魯東等的學說一般的其他的社會主義的諸學說相對立，決不是偶然的，實是必然的事理。這因為共產主義，不過是社會主義的原則之特殊的一面的實現之故。

但是，就連社會主義的原則全體，亦不過是關於真正的人間本質的實現的一面。我們同樣的對於其他一面的人間的理論的存在——即宗教與科

學，亦是爲我們所用心的批判的對象。再之，我們希望要和我們同時代的人們，就中特別的和我們同時代的德意志人挑戰。

（同上書，第一卷，三八〇頁——一九四三年九月，由格魯那哈寄給露格的書簡）

新 時 代

所謂意識的改良，不過就是使悟解對世界的他的意識，使覺醒對世界的在他自身中的迷夢，以及使理解在世界內的自己的行動，我們的全目的，是恰當於費爾巴哈的宗教的批判，對於宗教上及政治上的諸問題，須爲自己意識的人間的形態所帶來的。

故我們的標語，是須如此吧。即不是由於獨斷的，是由於分析神秘的和在自已自身也不明瞭的意識——牠在宗教所能發現的與在政治所能發現的同樣的——的意識的改良。所以世界是經久長

的時聞，某種事物放置在迷夢般的進程上，經此進程，這個事物為現實所有的；因此，世界唯就在這個事物上面能加上意識的所有。又，緊要的問題在過去與未來的中間，實不是構成一大橫線的，而就在這裏實行過去的思想而已。最後，人解決不是開始新的任務，反之，而不過是以意識完成他們的舊的任務而已。……

就在為時代的鬭爭與希望問題，是能促進自己理解。這是對世界的問題，同時是我們所應負的任務。

（同上書，第一卷——同書簡）

宗教的批判

要揚棄為人民幻想的幸福宗教，就是要求他的現實的幸福。他對自己的境遇而為拋擲幻想的要求，就不外是為揚棄必具幻想的境遇的要求。故宗教的批判，在胚胎上就是痛苦窟的批判，這個

痛苦窟的發光體，即是宗教。

(同上書，第一卷——“黑格爾法理哲學批判”)

* * * * *

宗教的批判，就是在人間的最高的存在，所謂是人間的教義，因此，即是以絕對的命令，顛覆了把人間好似放置於一個卑俗的，奴隸化的，捨棄的，侮蔑的所存在的一切關係，關係——牠就是由當計劃蓄犬稅時，某法蘭西人的說話：“可憐呀，犬呵！人連你們要同人間一樣的辦理了！”這是賢善的表現出來。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宗 教 與 人 權

宗教與人權的不合一性，是不存在於人權的概念中。即是為宗教的權利，為用隨意的方法的宗教的權利，為進行自己特殊的宗教的禮拜的權利，毋寧是明白的能在人權之中計算出來。信仰的特

權，是一般的——個人權。

(同上書，第一卷——“猶太人問題”)

德意志的狀態與戰爭!

德意志的狀態與戰爭!那是自然吧!牠是站立於歷史的水準之下的,牠是能全然不注意的看待着。但是,牠恰如與站立於人間性的才準之下的犯罪者,不免為刑吏的對象同樣的,依然的是為批判的一對象。在這個狀態與戰爭的場合,批判決不是頭腦的感情的激動,牠是感情的激動的頭腦。牠不是解剖刀,牠是武器。批判的對象,是其對敵,而批判並不是反駁這個對敵,是破壞這個對敵。這因為那個狀態的精神,是能反駁之故。就牠自體說來,這個狀態,決不是值得思考的目的物,毋寧是可輕蔑的,同時,牠就是輕蔑的存在。批判本身是毋須自身理解這個對象。這因為牠對於對象的關係,實是明瞭之故。批判不復為自己的目的的,反之,是

僅爲本來的手段的舉動。批判的本質的感情，是憤激，批判的本質的事務，是摘發。……

辦理如斯的内容的批判，是在格鬪內的批判。而且在格鬪內的敵人，是高貴者呢，是同地位者呢，以及是有利害關係的敵人呢，不是問題的重心。問題的重心，是就在與他敵鬪的事情。對於德意志人，連剎那的自己僞瞞與絕念，都不能應許的事情，那是主要的問題。我們是由在現實的壓迫之上追加壓迫的意識，致使更成爲壓迫的，由公開的表現出羞恥，致使更成爲可恥的。我們對於德意志社會的一切領域，不得不描寫爲德意志社會的恥部（Portie houteure）。我們對於這些社會變化的諸事情，由於歌唱而動聽在牠特有的諧調，致使不管是否定牠或適應牠，都定是手舞足跳起來。我們因爲給與國民的勇氣，同時，對於國民自己，不得不教給與可怖的事情。這樣一來，我們是將困難的慾望充滿於德意志的國民之上。而諸國民的慾望，即是他們的滿足的最後的根據。

(同上書，第一卷——“黑格爾法理哲學
批判”)

稱做過激的事情

批判的武器，的確是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強力，是須依據物質的強力而打倒牠。然而，理論亦是同樣的，牠一經把握大眾，得化為物質的強力，理論，牠一經否定之否定的(ad hominem)證明，就能把握大眾。又理論，牠一經成為過激的，就能否定之否定的(ad hominem)證明。所謂過激的事情，即是把握事物的根蒂。然而，在人間的根蒂，就是人間自身。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社會解放的前提條件

某特別的階級，是僅在社會的一般的權力的名目內，而能達到一般的支配的。在為奪取這個解

放者的地位，及在為政治的擷取與解放者的地位同時的自己的領域，是單靠革命的精力與精神的自信是不充分的。一國的革命與布爾喬亞社會的某特殊階級的解放，因為一致的，又一個身分，因為被看做全社會的身分的，有此關係，相反對的社會的一切的缺陷，是不得不集中於其他的階級了，又因此關係，一個特定的身分，是須為一般的衝突的身分，一般的障壁的合成體，更因此關係，某社會的領域，被看做全社會的明白的犯罪，而且結果由這個領域的解放，是不得不當作一般的自己解放而表現出來。一個身分，特別(Par excellence)是因為解放的身分，於是相反對的其他的一個身分，一看就很明白是隸屬的身分。法蘭西貴族與法蘭西僧侶的消極的，一般的意義，最是接近於此而且最是與此對立着的布爾喬亞階級的積極的，一般的意義為條件的。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哲學與普羅列塔利亞特

哲學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特之中發現其物質的武器，同樣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是在哲學之中發現他的精神的武器。而且思想的閃光，一經由其根底能貫通這個素朴的國民的基礎，則德意志人的人間的解放，是在這裏能成就吧。……德意志人的解放，是人間的解放。這個解放的頭腦是哲學，其心臟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哲學沒有揚棄普羅列塔利亞特，而不能實現的，又普羅列塔利亞特，沒有實現哲學，而不能揚棄自己的。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封建社會進到布爾喬亞社會的解體

政治的解放，就是同時從國民所隔離的國家組織，即支配者的權力所立腳的舊社會的解體、政治革命，是布爾喬亞社會的革命。舊社會的特質是

什麼呢？牠的特徵，用一語就可包括之，即是法制制度。舊來的布爾喬亞社會，是直接的把握着一種政治的特質。即，例如財產呢，家族呢，勞働的種類與形態等的布爾喬亞的生活的諸要素，是在領主制度，身分及協業體的形體內，而能提高到國家生活的諸要素。這些諸要素，是在如斯的形體內對於各個人的國家全體的關係，即規定他的政治的關係，再換言之，則只是規定從他以外的社會的構成部分分離和排除自己的關係。這因為國民生活的如斯的組織，對財產即勞働沒有提高到社會的要素，反之，實是完成從這些國家全體的分離，且把這些所分離的在社會內的特殊的社會上構成之故。但是，不管如此，布爾喬亞社會的生活機能及生活條件，依然是政治的——假令就在封建制度的意義內，也是政治的——。即他們從國家全體排除的個人，恰如把一定的布爾喬亞的活動與地位，只轉化於一般的活動與地位一般的，是把對於協業體的國家全體的特殊的關係，只轉化於對於國民生活的固有

的一般的關係。爲此種組織的必然的歸結的國家統一並國家統一的意識，意思與活動，即就連一般的國家的權力，亦是同樣的，要從國民分離起來而不得不表現爲支配及其那臣下的特殊的用務。

顛覆此種支配者的權力，將國家的用務提高到國民的用務，將政治的國家爲一般的用務，即爲現實的國家的構成的政治革命，是必然的打破了從共同體的國民的分離所表現的一切的身分，協業體，手工業組合與特權等。由此政治革命，是揚棄布爾喬亞社會的政治的特質。牠就是粉碎了在唯布爾喬亞社會的簡單的構成部分的，即在一方面內的個人的，在他方面內的這些個人的生活內容，即是形成布爾喬亞地位的物質的及精神的諸要素。這個革命，就是解放了爲封建社會已走不通的所分割的，所分解的，所分散的政治的精神，即是構成由蒐集分散狀態的政治的精神，和從與布爾喬亞生活的混淆所解放的，以及將此爲共同體的範圍，即爲由某種的布爾喬亞生活獨特的要素

的觀念而獨立的一般的國民用務的範圍。特定的生活行動及特定的生活狀態，是僅在不能把握個人的意義之下下落了。這就是形成不是同從前一樣對於國家全體的個人的一般的關係。所謂公的用務，實成爲各個人的一般的用務，而且政治的機能，是至成爲他的一般的機能。

但是，國家的唯心主義的完成，同時，又是布爾喬亞社會的唯物主義的完成。政治的桎梏的打破，同時，又是束縛布爾喬亞社會的利己精神的紐帶的打破。政治的解放，同時，又是從政治的，從一般的內容的外觀的布爾喬亞社會的解放。封建社會是在那基礎，即在人間融消了。然而牠是在實際的基礎利己的人間融消了。成爲布爾喬亞社會的成員的人間，現在是以政治的國家的基礎爲前提。他是在依據國家所公定的人權之中承認起來。然而，利己的人間的自由與自由的承認，實不外是形成他的生活內容處的精神的並物質的諸要素的無法律的運動的承認。因此，人間不是從宗教解放出

來，是取得宗教的自由。人間不是從私有財產解放出來，是取得私有財產的自由。人間不是從營利的利己主義解放出來，是取得營業的自由。

（同上書，第一卷——“猶太人問題”）

政治的理解力與社會的缺陷

國家若愈強大，因此，一國愈是政治的，則在國家的原理之中，即在現存社會制度——其活動的，自己意識的，及公的表現便是國家——之中，追求社會缺陷的根據，及為把握那一般的原理的傾向，是更成為薄弱了。政治的理解力，唯獨在政治的限界內思惟，則才是真正的政治的理解力。牠是愈銳敏，愈潑刺，則牠更是不能理解社會的缺陷。政治的理解之古典的時期，便是法蘭西革命。法蘭西革命的英雄們，說是在國家的原理之中發現社會的缺陷的源泉呢，毋甯說在社會的缺陷之中發現政治的弊害的源泉。如洛柏斯賓爾，不過是承認在

極端的貧困與極端的富裕之中的唯純然的民主主義的障礙。他在那時希望實施斯巴達式的質素儉約的一般的風氣。政治的原理便是意志。政治的理解力，是愈成爲一面的，則換言之，牠是愈完成起來，即是牠更相信意志的全能，更對於意志的自然的及精神的限界而成爲盲目的，因此，更是不能發現社會的缺陷的源泉。

(同上書，第二卷——“普魯士王與社會改良”的批判的註釋)

* * * *

國民集會，是政治的精力，政治的權力及政治的理解力的最大的限制。

(同上書，第二卷——同前)

* * * *

社會的困窮，所謂是產生政治的理解力，那是誤認的。實是反與此的社會的安定，是產生政治的理解力。……一國民的政治的理解力，若是愈發達，愈普及起來，則普羅列塔利亞特——至少在選

動的初期內——是要愚劣與無益的消耗他的力量，而且要在流血裏被鎮壓的暴動所浪費了。普羅列搭利亞特，是用政治的形式思考事物，因此，他們將一切弊害的根因，看作在意志之中，以及在為救濟的一切手段而須強力的顛覆特定的國家形態之中。此種證據，最善的表現莫過於法蘭西的普羅列搭利亞特的最初的爆發。里昂的勞働者們，只是相信追求政治的目的，只是相信成為共和國的戰士，但是，實際他們是為社會主義的戰士。於是他們的政治的理解力，是從他們的眼光，錯視為社會的困窮的根因，其結果，他們不得不對於他們的現實的目的而為錯誤的判斷，即是他們的政治的理解力，是欺騙了他們的社會的本能。

（同上書，第二卷——同前）

普羅列搭利亞特的絕滅

因為教育小孩，養育他們，則小孩的父母，就

不得不從營利的勞働解放出來。不良兒的教育與養育，即有成長期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教育與養育，就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和極貧困的絕滅吧。

(同上書，第二卷——同前)

西里西亞的機織工暴動

在法蘭西及英吉利的勞働者的暴動中，沒有如西里西亞(註)的機織工暴動能把握理論的及意識的性質。較任何為最早的機織工的歌唱，實為回想這個大膽的鬥爭的言辭的最善的表現。在那裏為家庭的，工場的，地方的事情，曾沒有一次的反抗聲。反之，普羅列塔利亞特，是以適切的，強烈的，果敢的，武力的方法，對於任何私有財產社會，而有極大的反抗聲。西里西亞的暴動，恰和法蘭西及英吉利的暴動的終止，同具有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本質開始是把握着意識。其行動就帶來有如斯的優的性質。為勞働者這個競爭對敵的機械，不僅是破

壞了，再之，連爲財產證據的賬簿亦是破壞了，而且其餘一切的運動最初總是反抗在顯而易見的對敵工業主的，這次運動却即刻轉到反抗那暗中的對敵銀行家了。最後，英吉利勞動者暴動沒有一個以此同樣勇敢的，深的思慮的，及忍耐力進行起來。

註——普魯士的州名

(同上書，第二卷——同前)

華 特 林

(德意志的)布爾喬亞汜——包括着哲學者及神學者——關於布爾喬亞汜的解放——政治的解放——，那裏顯示過華特林的“調和與自由的保證”相似的勞作呢？若比較德意志的政治的文獻的無味，無力量的凡庸與德意志勞動者的這個奔放的，光怪陸離的處女作，若比較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這個非常小的小孩子鞋與布爾喬亞汜所穿的政治鞋的短小，則我們就不得不預言德意志的廚僕，是

要以大力士的體軀成長起來了。如英吉利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是歐羅巴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經濟學者，法蘭西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是政治家，我不得不承認德意志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是理論家了。

(同上書，第二卷——同前)

革命與社會主義

凡革命是解體舊社會。限於此的就是社會革命。凡革命是顛覆舊權力。限於此的就是政治革命。……一般的革命——既存權力的顛覆與舊的諸關係的解體——是一個政治的行動。沒有革命，社會主義是不能實現的。社會主義當其必要破壞與解體，就是必要這個政治行動。然而牠的組織的活動開始處的，以及牠的自己目的和牠的精神出現處的社會主義，那就要撕破與捨棄政治的面被了。

(同上書，第二卷——同前)

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自己解放

普羅列塔利亞特是執行由於私有財產產出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牠自身所下的判決。……

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生活條件之中的現在社會的一切的生活條件，是最尖銳的而且總括的表現非人間的，因此，又在普羅列塔利亞特內的人間，是喪失在自己內的他自身，而同時，不僅是獲得這個喪失的理論的意識，更是不復拒否，不復和解，及依據絕對的命令的困窮——必然的實踐的表現——，而直接的對這非人間性發生憤激的驅逐觀念，這樣，普羅列塔利亞特才是能解放自己；才是不得不解放自己。然而普羅列塔利亞特，若沒有揚棄他自己的生活條件，則就不能解放自己的。普羅列塔利亞特，若沒有揚棄在自己的境遇之中所總括的現在社會的一切非人間的生活條件，則就不能揚棄他自身的生活條件的。他就是在所謂冷酷的，然又試練的勞働學校裏，並不是無益的畢

業着了。

(同上書,第二卷——“神聖家族”,第四章)

觀 念 與 行 爲

觀念決不能超越舊世界狀態。實是他不過是常時凌駕舊世界狀態的觀念。觀念是不能一般的實行何物。爲實行觀念,就必要人間提供實踐的力。

(同上書,第二卷——“神聖家族”,第六章)

第二編 資本主義的生產時代

資本的前提條件

商品流通，是資本的出發點，而商品生產與發達的商品流通，即所謂商業，是為資本依據此而成立的歷史的前提條件。世界商業與世界市場，在十六世紀內，是開資本的近代生活史的初端。

（“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資本的絕頂期

商品生產的無論如何的經營，同時，就成爲勞動力榨取的經營，然而，牠是成爲在資本主義的商品生產內的開始劃期的一個榨取形式。而且這個榨取形式，是在牠的歷史的發展內，依據勞働過程的體制與技藝的異常的發達，而變革社會的全經濟的構造，以及更大的凌駕一切從前的時代。

(同上書，第二卷——第一章)

資本——布爾喬亞社會的生產關係

所謂黑人奴隸是什麼呢？就是屬於黑色人種的人類。這是誰也會能說的說明。

黑人是黑人。牠是在特定的關係之下而始成爲奴隸。紡績機械，是紡絲機械，唯在特定的關係之下，牠才成爲資本。若從這些關係分離了，則恰如黃金，牠自體不是貨幣一樣的，或砂糖沒有砂糖的價格一樣的，牠就不是資本了。

人間在生產內不啻是對於自然的關係。他們

是在特定的方法內共同的活動，且由相互的交換他們的活動而生產起來。生產因此的關係，他們是結合於相互之特定的連絡及關係，且僅在此等社會的連絡及關係上，對於自然的他們的關係，纔是成立起來，生產纔是進行起來。

生產者所相互結合的這些社會的諸關係——他們在這些情形下交換其活動以及分擔生產的全行為處的諸條件，——是因生產手段的性質的各異，當然有種種的各異吧。例如，所謂鐵砲的新武器的發明，同時，必然的軍隊的內部的全組織，是發生全部變動了，由各個人所形成的一個軍隊，及為軍隊所活動的諸關係，是變化了，以及各種的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亦是變化了。

如斯的各個人在此中從事生產的社會的諸關係，即社會的諸生產關係，是伴隨物質的生產手段，即生產力的變化及發展而變化，變動的。此等諸生產關係，是構成爲其總體的社會關係，即叫做社會，而就是構成在特定的歷史的發展階段的一

個社會，這個社會，爲有固有的，特殊的性質的一個社會。古代封建社會，布爾喬亞社會，是諸生產關係的總和，而此種社會，同時是顯示在人類的歷史上的特定的發展階段。

資本亦是一個社會的生產關係。牠是布爾喬亞社會的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構成資本的生活資料，勞動器具，原料——這些東西，豈不是在所能給與的社會的條件之下，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之內，而能產生出來以及蓄積起來呢？這些東西，豈不是在所能給與的社會的條件之下，在特定的社會關係之內，而能利用於新生產的呢？而且正唯這個特定的社會的性質，豈不是將有用於新生產處的生產物使成爲資本呢？

資本不啻是從生活資料，勞動器具及原料，又不啻是從物質的生產物而成立的。牠是同樣的又從交換價值而成立的。爲構成資本的生產物，總是商品。因此，資本不單是物質的生產物的一定量，牠是商品的，交換價值的，及或有社會性質的同樣

大的一定量。

例如我們行交換時，雖以木綿交換羊毛，以米交換麥，以汽船交換汽車，此木綿，米與汽船——資本的本體——，若是與以前的資本所體化的羊毛，麥與汽車有同一的交換價值，同一的價格，則資本仍然是照舊的。資本本身，雖不受那些微的變化，而得能不絕的變化資本的形態。

但是一切資本，雖是商品，即交換價值的一定量。而商品的，交換價值的一切數量，就不能說是資本了。……商品的一定量，交換價值的一定量，是怎樣會變成資本呢？牠就是依據所謂為獨立的社會的力的，即為社會的一部分的力的直接的生命勞働〔力〕的交換而存續而且增大起來的。除勞働能力以外就沒有何物的一個階級的存在，是為不可缺的資本的前提條件。在直接的生命勞働之上所進行的，所能蓄積了的過去的對象化了的勞働的支配，是唯此所能蓄積了的勞働，而才能成為資本。

（“工錢勞動與資本”）

資 本 的 蓄 積

所謂蓄積，是社會的財富的世界的征服。牠是使擴大被榨取的人類的材料的分量，同時，又是擴大資本家的直接及間接的支配。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

* * * * *

利潤率是成爲刺激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拍車，同時，是蓄積的條件，是蓄積的動力。

（同上書，等三卷，第十五章）

原 始 的 蓄 積

原始的蓄積，不外是爲對於勞動及勞動者之獨立的力的生產手段的分離。歷史的過程，已是顯示這個分離，爲社會發展的契機。到了資本爲存在

以上時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於是這個分離的維持及再生產，是常時以增大進行的規模發展起來，而達到進行社會的轉換。

（“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三卷，第三章）

* * * *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構造，是由封建社會的經濟的構造產生出來的。封建社會的解體，將資本主義社會的要素游離出來了。

自直接的生產者的勞働者，不復隸屬於土地，不復為他人的農奴和其隸屬之後，他才是可以自由的處理自己的身體。他要成為自由的勞働力的販賣者，無論在何處，均可拿他的商品出賣，那麼，他更必要的須脫却行會的支配，行會的徒弟制度，短工制，及邪魔的勞働規定等。於是這種使生產者轉化於工錢勞働者的歷史的運動，在一方面所表現的是將他們從隸屬及行會的強制之下解放起來。就在布爾喬亞的歷史家看來，不過唯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然而他方面，這些新解放的人們，當

他們的一切生產手段，及由舊封建制度所給與的一切生存的保障被剝奪之後，他們才變成自身的販賣者。他們被剝奪的歷史，是用鮮血和火焰難以抹消的文字，在人類編年史上記載下來的。

這個新的有權者——產業資本家——在他們自己一方面，不單是必須驅逐行會的手工業主人，且還須驅逐擁有財富源泉的封建諸侯。從這方面看來，則他們的勃興，是為表現對封建權力及反抗特權之勝利爭鬥的結果，同時，為表現對行會對於生產的自由的發展及人對人的自由剝削加以種種障礙之勝利爭鬥的結果。譬如產業騎士，是要他們利用完全不負罪過責任的事變，才能完全驅逐武裝騎士。他們恰和羅馬的被解放者，是使用當為他們的保護者的主人所使用的同樣的手段，而形成霸者的地位。

引起工錢勞動者與資本家發達的出發點，是勞動者的隸屬。接着此點所達成的進步，是隸屬的形態的變化——即封建主的榨取轉變為資本家

的榨取。我們要理解這種進行，毋須遠溯既往。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的萌芽，雖在十四及十五世紀內，既在地中海沿岸幾個城市零星出現，然而資本主義時代的初端，是從十六世紀開始的。凡資本主義生產出現之處，農奴制是久已廢止了，又中世紀的極盛時期以及獨立都市的存在，是久已絕跡了。

社會裏大多數的人民突然被強制和他們的生活資料分離，而且使他們變成飛鳥般的自由的普羅列塔利亞，投入勞働市場中，這種時期，是原始蓄積史上特殊的劃期的。從農業生產者的農民剝奪土地，是構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種剝奪的歷史，是依據地理而帶有各異的色彩，各異的順位，且歷史的時期，因此，是經過各異的階段。獨在英國內，牠是成爲典型的形態。……

寺領的掠奪，國有地的詐僞的割讓，公共地的盜奪，封建的及氏族的財產的橫領，以及無禮砲的恐怖主義，這就是轉化於近代的私有財產的事實——這些事實，皆是原始蓄積的牧歌的方法。這些

事實，是使占領資本主義的農業的活動舞台，使土地併合於資本，且使飛鳥般的自由的普羅列塔利亞對於都市工業的供給加多等。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資本主義的生產時代的曙光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人口的勦絕，奴隸化及其地下的埋匿，東印度的征服及劫掠的開始，非洲變成販賣黑人的商業狩獵場——這些就是顯示資本主義的生產時代的曙光。此等的牧歌的過程，是為原始蓄積的主要的機契。接踵而起的，以地球為舞台的歐羅巴諸國民的商業戰。這種商業戰始於訥澤蘭對西班牙的背叛，在英國反齊雅賓黨戰爭中，且大大的擴大起來，再之，如中英鴉片戰爭以及此種其他的侵略戰爭，尚繼續表演下去。

原始蓄積的種種的機契，現在多少依照時間的順序，特別是分配於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蘭

西，英吉利等國之間。在英國到了十七世紀的末葉，此等主要機噐有系統的綜合起來，成爲殖民制度，國債制度，近代的租稅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有一部分是建築在最殘惡的強力上，如殖民制度，就是一個例子。可是這些方法，都利用爲社會的集積的，組織的強力的國家權力加速促進封建的生產方法轉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之變化，並且縮短其過渡的過程。強力對於每個懷孕新社會的舊社會，是一個助產婆。暴力自身是一個經濟的潛勢力。

關於基督教的殖民制度，有一個基督教研究的專門家赫衛特，如此的說道：“所謂基督教的種族，對於他們所得征服的通世界的一切地方的國民所加以暴虐和惡辣的蠻行，在世界史上無論那個時代，無論那個人種——不管那人種如何的野蠻，如何的無教養，如何的冷酷，及如何的無恥——是沒有能和他們可比擬的。”荷蘭的殖民經濟史——荷蘭是十七世紀內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典型

國——“展開一種罕有其匹的背信，賄賂，虐殺，和卑鄙行爲的圖形。”荷蘭爲獲得奴隸送到爪哇島之故，於是在賽列畢斯島所實施的盜奪人類的制度的特色，實達於無可比擬的最高點了。人類盜賊爲此目的而受教育了。盜賊，繙譯者及販賣者，是這種商賣的主要的交易者，土著的王侯，是爲主要的販賣者。盜來的小孩們，待到養育他們到青年期，要用奴隸船裝載出去時，是幽禁於賽列畢斯島的秘密監獄內。據一個官報，有如此的報告：“例如，馬卡薩都市的秘密監獄，最可戰慄的一事，就是強制的從家族拉去，受貪慾與暴虐所加以鎖繫的可哀的犧牲者，是用木物充塞其口而不許可絲毫的說話的。”荷蘭人爲着要占領馬來卡市，就收買葡萄牙的總督。這個總督於一六四一年許可荷蘭人進此城市來。他們要“節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五金鎊賄賂於總督的支付額，就即刻馳赴總督的邸宅，將他殺死了。凡他們足跡所到之處，荒涼滿目與人俱消滅之事，便伴隨而至。爪哇島的一個地方

巴約頑基，當一七五〇年有八萬以上的住民，至一八一一年僅剩八千人。

大家都知道英吉利的東印度商會，除掉東印度的政治統治權外，並且握有茶貿易，對中國及歐洲貨物輸送的獨占權。然而印度及諸島嶼間的沿海航行和印度的內地貿易，則為商會中的高級職員所獨占。食鹽，鴉片，藥醬和其他商品的獨占，是財富的無盡藏的源泉。職員們自己決定價格，任意掠奪不幸的印度教徒。印度總督對於這種私人的商賣，是居中間的地位的。他的寵倖比較鍊金師還要妙巧，他們在不花本錢取得金子的條件之下，締結契約。大財產像雨後春筍一樣，一夜就簇生出來了，原始蓄積的進行，是毋須投下一個先令的，黑斯丁格的裁判紀錄，是充滿了這樣的實例。此處舉出一個例子來。黑斯丁格向印度一個鴉片煙產地甚遠的地方出發之際——而因公務——，結下一種鴉片契約。黑斯丁格將此契約用四萬鎊賣給一個人叫做賓恩，賓恩在同日中用六萬鎊又將此契

約出賣了。此契約的最後的購買者和履行者，曾言明他亦從此中取得莫大的利益。照提交國會的某種表冊看來，東印度商會及其職員們，自一七五七年到一七六六年，是從印度人身上獲得六百萬金鎊的禮物！又從一七六九年到一七七〇年之間，英國人買占一切米糧，若沒有法外的價格，則拒絕轉賣，因此造成一種飢荒。

對土著民的待遇，在西印度的從事貿易輸出的殖民地，與在墨西哥及東印度的人口稠密的富裕國內，開演着強盜般的最殘忍的悲劇，那是當然的。就在固有的意味的殖民地上，原始蓄積的基督教的性質，是不可拒絕的。新印克蘭特的清教徒們，在一七〇三年，以他們的集會（立法議會）的決議，懸賞取得印度人的一個捕虜的頭蓋賞金為四十鎊，在一七二〇年，增加為一百鎊，再之，一七四四年在馬薩提賽灣，當宣言某種族為叛徒時，揭下如次的懸賞金——取得十三歲以上男子的頭蓋一個為一百鎊，捕虜男子一個為百五十鎊，捕虜女子

一個及取得女子頭蓋 個均爲五十磅！英吉利的議會，還宣言所謂殺戮與取得頭蓋，是“神與自然授與他們的手段。”

殖民制度，是像由溫室的方法促進貿易和航海的成熟，“獨占會社”（路得），是資本集積的強有力的槓杆。殖民地是當在發芽的手工工廠業一種市場，而由販路與市場的獨占保障一種增殖的蓄積，在歐羅巴以外的土地，由劫掠、奴隸化與強盜殺人等等所直接掠奪而獲得的財寶，流入於母國，轉變爲資本。最初完全發展殖民制度的荷蘭，在一六四八年，他的商業的繁榮已經達到絕頂。“東印度的貿易與歐洲西南部與東北部的交易，殆全部爲他所獨占。他的海業，海運，手工工廠業，均是凌駕其他任何國的同業之上。荷蘭共和國的總資本，或者比歐洲其他各區全體的總資本還要大些。”朱利芝忘着了加上如次的一句話：——即荷蘭的民衆在一六四八年比歐洲其他各區全體的民衆已經是勞働更高度，更貧窮，並且更蒙殘酷的壓

迫。

公共信用的制度——即國債制度——的起源，既在中古時代的齊洛亞和維納斯，當手工工廠業的時代，就是徧行全歐洲了。殖民制度是由海上貿易與商業戰爭，而使成爲培養這個制度的溫室。這種國債制度，是首在荷蘭種下根基。爲國家——不論其爲專制國，立憲國或共和國——的讓渡的國債，是以其標誌表現資本主義時代。所謂國民財富，實際爲近世人民總共所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因此，爲當然結果的一國的債務，若是愈多，則其國家愈是財富的近代的教義，那就發生了。公共信用，是成爲資本的信條。而且伴隨國債的成立，代替冒瀆靈聖的難以赦免的罪惡的國家債務上的背信，是亦發生了。

公債是變成原始蓄積最強有力的槓杆之一，這種公債恰和魔術棍子一擊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賦與生產力，而如斯的轉化於資本，且這個場合貨幣，是又沒有產業上的投資及私的高利貸業上

的投資所必要附帶的麻煩與危險。……伴隨國債的國際信用制度，是成立了，然而，這種信用制度，是常時包藏在國民內的原始的蓄積的一源泉上。……如果貨幣，照阿吉爾所說：“貨幣的出世，他的面頰是帶着一種先天血痕的，”則資本的出生，自頭至足，一切毛孔都是滴出血和穢質來的。

(同上書，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大工業是曝露社會的生產過程

到了十八世紀，特殊的職業，能呼做秘訣 (Mystères, Geheimnisse) 的，若不附帶着經驗的及專門的神聖性質，則就不能探究其奧義的，這可說為特徵的事實。……由人間的眼光遮蔽他們自身的社會的生產過程，以及對自然生長的特殊化的各種生產部門的相互關係，不，就在一部門內的人思若燈謎的面具，是被大工業揭破了。大工業將各生產過程——關於牠自身，特殊的關於人類的勞作沒

有一切顧慮的——，是以分解其組成分子為原則，可是這個原則，是發生了所謂工藝學的全然的近代的科學。針雜的，外見上不相互連絡的，無組織的社會的生產過程的諸姿態，是使達到了意識的，計劃的，以及適應所定期的效果而系統的特殊化了的自然科學的應用了。

工藝學實是以一切種類的應用器具，若干的發現了在人體的全生產行為所必然進行的運動上之偉大的基本形態，可是這個事情，是恰如機械學，不管極複雜的機械的作業，都可看作單純的機械力的反覆同樣的。

近代工業，將一生產過程的現在的形態，決不能看做終局的事情，又不能永久的這樣辦理下去。近代工業的技術的基礎，是從來一切的生產方法的技術的基礎，牠的本質，說是保守的，毋甯說是革命的。牠是伴隨生產的技術的基礎，將勞動者的機能與勞動過程之社會的結合，依據化學和機械及其他的方法，而不斷的變革起來。再之，牠將社

會內部的分業，使不斷的革命起來，將大量的資本及勞働者，使不絕的從一個生產部門轉變到其他的生產部門。

因此，大工業的性質，是附帶有勞働的變換，機能的流動，及互勞働者一切方面的運動性的條件，更在他方面內，他是將附隨舊來的分業所錯綜的諸種的特殊部門，亦在資本主義的形態內再生產起來。依據這個絕對的矛盾，勞働者的生活狀態的一切平靜，安定，確實性，是被揚棄了。勞働者是附隨勞働器具而不絕的奪去生活資料，以及他的部分的機能，亦不得不同他自身一樣的變為過剩物，此種矛盾，就是發生奇怪的所謂產業豫備軍。此種產業豫備軍，有似專為適應資本家的需要，無論在何時，都居於困窮的地位。再之，這個矛盾，是促進勞働者階級之周期的大衆屠殺，勞働力的無限的濫費，及一切的經濟若愈進步，則勞働者階級愈陷於公然的窮迫狀態，這是為我們所目睹的情形。

但是，勞働的性質所能實現的變換，不外是本諸於高壓的自然法則。到處逢着障礙時，若就伴隨以自然法則之盲目的破壞，則大工業因此實行勞働的變換，而此所變換的勞働的勞働者，自然具有得認為一般社會的生產法則之貫通多方面的通用性，且要使他們適合這個法則的正常實現的諸關係，便將成爲一個生死的問題吧。即大工業，得利用爲滿足資本的變易的榨取慾，以變易的勞働上的要求而得可絕對的利用人間，代替奇怪的所謂、首先所準備的貧困的勞働人口，換言之，以一切方面所發達的個人，代替不過特殊的社會部分機能的負擔者的部分的個人，唯因這樣，就成爲一個生死的問題了。

(同上書，第一卷，第十三章)

機 械 與 分 業

要之，因機械的輸入，無非是展開在社會內部

的分業，單純化了在工場內的勞働者的工作，集積資本，以及愈商品化人類。……

近代社會內的分業所具的特色，就是產生專門，專門家，以及伴隨此等的職業的低能（Fachidiotismus）。……使用機械的工場內的分業所具的特色，無非是喪失勞働的一切專門的性質。然而他方面之特殊的發展，從停止的瞬間起，便要對於普遍性的要求，對於個人的全部分的發展，是發現了。用動力的工場，是驅逐了專門家與職業的低能。

（“哲學的貧困”，第二章）

由產業到產業革命

一產業部門內的生產方法的革命，是為其他產業部門內的革命的條件。這個產業革命，首先由社會的分業而孤立化起來，如斯的各分業，是生產獨立的商品，而嵌入於當作一個總過程的階段的

互相糾綜的產業部門上。如機械紡績業，是使必要機械機織業的革命，兩者相合起來，是使必要漂泊業，捺染業及染色業內的機械化學上的革命。又他方，木綿紡績上的革命，對於木綿的纖維，引起由綿種分離的必要並綿線機的發明，才是在今日所需要的大規模的木綿生產，是變成可能了。

但在工業及農業生產方法內的革命，特別是必要社會的生產過程的一般條件的革命，即是運輸交通機關內的革命。有家庭的副業的小農業與都市手工業的樞軸——由傅立葉說來——，即社會的運輸交通機關，已是不能滿足牠自身所擴大的具有社會的分業，勞働器具，勞働者的集積與殖民市場等的手工工廠業時代的生產慾，這亦是致成爲革命的事實。同樣的，由手工工廠業所繼承的運輸交通機關，立即在具有生產的急速的增進，生產的龐大的規模，將大量的資本及勞働者不絕的從一個生產部門轉到其他的生產部門，及對新的創造出來的世界市場的聯絡等爲特徵的大工業

上，是須轉變一下了。因此，爲完全革命的帆船的建造，是要暫時擱置起來，而由小汽船，鐵道，大洋汽船，電信等的體系；於是運輸交通機關，是次第的得能適合於大工業的生產方法了。這樣一來，可驚的大量的鐵，是被人們使用了，同時，在手工工廠業的機械製造所到底不能創造出來的巨大的機械，是亦必要了。

於是大工業，牠的特色的生產手段，就是占有機械本身，由機械生產機械，始成爲迫切的事務，因此關係，大工業是創造出適應自身的技術的基礎。伴隨十九世紀初葉十年間的機械經營的增大，機械是在事實上次第的達到支配作業機的製作。但是，大鐵道的敷設與大洋上汽船的航行，是能應用最初的原動機的製造而產生巨大的機械，爲過去十年間的事實（譯者按：始於一八六七年）。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資本主義蓄積之歷史的傾向

資本原始的蓄積，即資本歷史的根源，是究竟歸宿於何處呢？這種蓄積，不是奴隸和農奴直接的轉化於工錢勞動者，即其意義僅僅形態上的變化，牠是剝奪直接的生產者，換言之，即不過其意義使站立在生產者自身的勞動上面的私有財產解體。

爲社會的，集合的所有相對立的私有，是存在於只限將勞動器具及他的外部的勞動條件屬於私人所有的地方。然而這個私人，由於是勞動者呢，或是非勞動者呢，於是私有亦帶有各異的性質的。在稍稍一瞥內部所呈現的無數的陰影，不過是反映着介在兩極之間的諸種的中間狀態。

勞動者對於他的生產手段私有，即是小營業的基礎；小營業對於社會生產的發展和勞動者自己自由的個性的發展，是必要的條件。這個生產方法，是的確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及其他諸種的隸屬關係的內部之中存在的。然而要使這種生產方

法成爲繁榮的，會發揚他的全部精力的，須勞動者對於他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即農民所耕的土地和手工業者所用的器具——，是僅在自由的私有的場合。

這種生產方法，是以土地及其他的生產手段的分散爲前提的。他對於此種生產手段的集積，既經排斥，所以相等的對於協業，同一生產過程內的分業，對自然的社會的支配及統制，以及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等，也是排斥的。牠只對於生產及社會狹隘的自然生長的制限，才是合宜的。欲永久的存續這種生產方法，正如枯格爾的適切的說話：“須樹立一種普遍的凡庸狀況。”發達到一定的發展程度，牠就會產生破壞牠自身的物質的手段。由這個瞬間起，在社會的胎內的諸種的力和熱情，才是躍動了，並且要感覺着這個生產方法的桎梏。這種生產方法是必須破壞的，牠並且是破壞了。牠的破壞，即是個人的，分散的生產手段轉化爲社會的集積的生產手段，因此，多數人的微小的財產轉化

爲少數人的大量的所有，再因此，剝奪大多數民衆的土地，生活資料及勞働器具——此等對大多數民衆可戰慄的苛酷的剝奪，實就是構成資本的前史。這個剝奪，包含有許多強力的方法，我們對此中所劃期的資本主義的初期，可當作資本的原始蓄積的方法考察起來。由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在由最殘忍的蠻行的，且最可恥的，最醜惡的，最狹量的，及最可憎惡的慾望衝動之下遂行起來。依據自己勞働取得的私有財產，即所謂基於各個獨立的勞働團體及其勞働條件融合的私有財產，是被建築在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立脚於自由的勞働上面的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驅逐了。

由這個轉換過程的舊社會，不管在深度或闊度的方面，若是完全解體，則勞働者就轉化爲普羅列塔利亞，他們的勞働條件，若是轉化爲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若是立住脚跟，則勞働更進一步的社會化，土地及其他生產手段，能社會的利用，因此，更進一步的轉變爲共同的生產手段，再

因此，私有財產者更進一步的被剝奪，便採取一種新形態了。現在被剝奪者，已經不復是為自家經營的勞動者，但是剝削多數勞動者的資本家。

這種剝奪，是由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固有的法則之作用，即由資本的集中而完成的。一個資本家，常是殺死許多資本家。這個集中，換言之，由少數資本家剝奪多數資本家相平行的事實，就是不斷的擴大的規模上所進行的勞動過程的協業形態，科學的意識的技術上的應用，土地計劃的利用，唯僅能共同的利用的他們的勞動器具的轉化，依結合的社會勞動使一切生產手段的節約，凡一切國民投入世界的市場的網絡中的事實，以及伴隨此等的資本主義制度之國際性質等——這些一切的事象，均是發展起來。

篡奪或獨占由這個轉換過程而產生的一切利益的資本貴族的數目，是不斷減少了，同時，貧困，壓迫，隸屬，頹廢，榨取等的程度，是愈增大了。可是又同時，由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械所

訓練，結合，組織，以及所不斷增大的勞働者階級的反抗，是愈激成了。資本的獨占，是變為和牠共同繁榮的生產方法的桎梏了。生產手段的集中和勞働的社會化，是達到和牠們的資本主義的外殼難以兩立的一點了。資本主義的外殼是破裂了。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的吊鐘，是鳴起來了。剝奪者是被剝奪了。

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發生出來的資本主義的占有方法——即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是基於自己勞働的個人私有財產第一次的廢除。可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以一種自然過程的必然性，產生牠自體的廢除。這即是廢除的廢除。這個廢除，是不再復活勞働者的私有。但是，資本主義時代的收穫物——即基於協業，土地及勞働本身所生產的生產手段的公有——，使復活為個人的所有，是確定起來。

立脚於個人自己勞働的分散的私有財產轉化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若比較既在事實上立脚於

社會的生產經營上面的資本主義的所有轉化為社會的所有，自然是更永續的，激烈的，困難的一過程。前者所成的問題，是由少數的有權力者剝奪民衆的產業，後者所成的問題，是由民衆剝奪少數有權力者的產業。

(同上書，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階級鬭爭的歷史

總之，從來社會的歷史——即是說，有文字記載以來的歷史——是階級鬭爭的歷史。自由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東與傭工，換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是不斷相互的對立，或公然的，或隱然的繼續不間斷的鬥爭，而且這個鬥爭，常時結果成為全社會的革命的改造，或結果成為相鬥爭的兩階級的兩敗俱傷。在歷史的初期內，殆是全部的，我們發現種種各異的身分，及社會的地位的種種雜多的等級所編制的社會。在古代羅

馬，有貴族，騎士，平民，奴隸等的存在，在中世有封建君主，家臣，行東，傭工，農奴等的存在。加之，這些階級，差不多全部均有各種的等級。從封建社會的廢墟發生出來的近代布爾喬亞社會，是不能廢止階級對立的。牠們所各異的，不過是樹立新的階級，代替舊的階級，樹立新的壓迫條件，代替舊的壓迫條件，及樹立新的鬥爭形態，代替舊的鬥爭形態。而我們的時代——布爾喬亞的時代——其特色就在單純化了的階級對立一點。全社會愈是分裂為更相反目的二大陣營的直接對立的二大階級——布爾喬亞派與普羅列塔利亞特。

（“共產黨宣言”，第一章）

布爾喬亞派是挖掘自己的墳墓

由魔法創造出強力的生產及交通機關的近代布爾喬亞社會，是有似一方徒想以符咒喚起下界的力，他方早已失却統制力的魔術師。數十年來的

工業及商業的歷史，不外就是對於近代生產關係的布爾喬亞記的生活條件，以及對於其所屬支配的所有關係的近代生產力的叛逆的歷史。……布爾喬亞記，不僅是鍛鍊箝制自己死命的武器，且進一步的製造出運用這武器的人們——近代的勞働者，即普羅列塔利亞特，……爲布爾喬亞階級的存在與支配的本質的條件，就是在私人的手中的富的蓄積，及資本的形成與增大。資本的條件，是工錢勞働。工錢勞働，是絕對立脚於勞働者相互間的競爭。布爾喬亞記因其是盲目的促進工業的進步，於是結果形成由團結的勞働者的革命的結合，代替由競爭的勞働者的孤立化。伴隨大工業的發達，從布爾喬亞記的足下，他們獲得爲占有生產及生產物的所需要的基礎的本身。布爾喬亞記是較任何人首先創造出自己的掘墓人。布爾喬亞記的滅亡、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勝利，是同時不可避免的。

(同上書，第一章)

布爾喬亞時代之歷史的任務

爲蓄積的蓄積，爲生產的生產——以這個公式，古典經濟學已說過爲布爾喬亞時代之歷史的任務。古典經濟學，僅在論財富的生產的困難的瞬間，沒有錯誤的，但然，在論及歷史中必然的哀傷，那就沒有任何用處了。

古典經濟學，不過只是把普羅列塔利亞看作生產剩餘價值的機械，可是這樣，則就雖資本家，亦不過是把這個剩餘價值使轉變爲剩餘資本的機械而已。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

經濟學的道路

最初分析思維形態，社會形態，自然形態，以及諸種形態相等的價值形態的偉大的研究者，是亞里斯多德。……但是，對於在商品價值形態的一

切勞働，因其是人類勞働，於是具有表現相等的勞働性質的事實，亞里斯多德不能以價值形態本身觀察出來。這因為希臘社會是建築於奴隸制度上，因此，將人類與他的勞働力的不平等目為自然基礎之故。一切勞働，是在人類勞働的限度內，所謂有與平等性相等一的相當性的價值表現的祕密，到了人間平等的概念，已經取得了國民的普遍的信仰，才是闡明出來。然此事只有在商品生產社會中才可能，在那裏，商品形態是生產物的一般形態，因此，又為商品所有者的人類相互的關係，就是支配的社會關係內的社會關係。亞里斯多德的才能，恰如他在商品價值表現中發現平等關係一點相照應。唯他所生存的社會的歷史的限界，只是使他不能發現這種平等關係的真正基礎。

(同上書，第一卷 第一章)

* * *

價值形態——牠所完成的姿態是貨幣形態——是極無內容的，且是單純的。而人類的精神，雖至今

日的二千年以上，却專是繼續着空洞的研究。然而他方，那在內容較豐富的而且較複雜的許多形態的分析，反至少都能接近於成功的領域。這是何故呢？因已發育的身體，是較諸體細胞研究容易之故。加之，在經濟的諸形態的分析之際，是毋須顯微鏡與化學的試驗的，而且不得不以抽象力代替這兩者。不過，在布爾喬亞社會看來，勞働生產物的商品形態，即商品的價值形態，是經濟上的細胞形態。在無研究的人們的眼睛內，對這些形態的分析，或許徒玩弄着極微細的區別點罷了。此種場合，事實誠然以極細微的區別點作為問題的，但是，這個問題，不過是與在顯微鏡的解剖內的問題同程度的。

(同上書，第一卷，第一版序文)

由配第到李嘉圖

最後須注意的，就是我所說的古典經濟學，是指研究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之內的關聯問題的配

第以後的一切經濟學，而與俗流經濟學各異的。反之，俗流經濟學，不外是皮毛的穿鑿外表上的關聯的範圍，就以此因為簡易的說明極重大的現象以及因為布爾喬亞的自身的應用，就來不絕的新的反覆由科學的經濟學很舊的所已供給的資料，不僅是這樣，且把自己關於的最善的世界的布爾喬亞的生產當事者們的平凡的，得意的表象，組織起來，學術化起來，以及以此宣言為永遠的真理的經濟學。

(同上書，第一卷，第一章)

* * * *

將商品使歸結於可分析的二重形態的勞働，將使用價值使歸結於現實的勞働或融合目的的生產的活動，將交換價值使歸結於勞働時間，即平等的社會的勞働，是古典經濟學——即在英吉利的配第與在法蘭西的蒲義白爾所開始的，以及在英吉利的李嘉圖與在法蘭西的薛斯孟德所終結的古典經濟學，由一世紀半以上的諸研究的批判所得的

成果。……〔配第卒於一六八七年，蒲義白爾卒於一七一四年，李嘉圖卒於一八二三年，薛斯孟德卒於一八四二年。〕

（“經濟學批判”，第一章）

* * * *

李嘉圖是始末的不注意剩餘價值的根源。他把剩餘價值，看作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內所固有的東西。依據他的見解，這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本身，是社會生產之自然的形態。他在討論勞働生產性問題的場合，他所追求的，不是剩餘價值的存在，是決定剩餘價值大小的原因。反之，他的學派，是擴大主張以勞働的生產力為發生利潤（剩餘價值的意思）的原因。無論如何，他們比較主張生產物的價格，以超過生產費為交換的原因，即將生產物追求在其價格以上出賣的重商主義者，能說是進步得多了。事雖如此，若亦單以李嘉圖學派來辦理這個問題，仍是不能解決的。事實，這些布爾喬亞經濟學者們，對剩餘價值的根源問題，不管怎樣的

深的探究，結果仍然要帶有危險性的，那是必然的事情。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

* * * *

從一八二〇年到一八三〇年之間的時期，在形而上學上看來，是英吉利的國民經濟史上最有意義的時期。這個時期，對李嘉圖學派的理論，贊否兩方曾起極盛的爭論，且有許多用匿名書的論戰書。……可是同時，為這些論戰書的特徵，總括起來就在於事實上決定一切資本的關係內的價值概念為中心一點。

（“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三卷，第二章）

俗流經濟學

俗流經濟學的特徵，就是將既廢止的特定的發展階級內的嶄新的，獨創的，深刻的，又是正當的問題，變成為陳腐的，朽敗的，虛偽的而在時代

內向反復的溫習起來。所以俗流經濟學，牠是敘述為古典經濟學夢想不到的所辦理的諸問題。牠對這些問題，是與在布爾喬亞社會的發達的較低的見地內僅能提起的問題混同起來。他在不絕的得意的反覆關於自由貿易問題的重農學派的主張，亦是同樣的。這些主張，在各個國家看來，即令威有實際的某種興味，其實已經失却很舊的一切理論的興味了。

（“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六章）

* * * *

在俗流經濟學，將真理愛好與科學的研究慾的一切必要，是代替以在布爾喬亞的世界之中，為發現在盡可能的世界之中的最善的善人的道德心。

（同上書，第三卷，第四十九章）

* * * *

將由勞働者奪取的獲得物，若分配於產業資本家，懶惰的地主與其他之間，則在蓄積看來，所

謂怎樣是最有利呢？關於這問題的學者爭論，是在七月革命（一八三〇年）之前發生了。此後不久，都市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是在里昂鳴起了警鐘，農村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是在英吉利飛揚了赤旗。海峽的這一方（英吉利），是流行了歐文主義，海峽的那一方（法蘭西），是流行了聖西門主義及傅立葉主義。俗流經濟學的吊鐘，是鳴響起來了。

（同上書，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資 本”

物理學者對自然過程，或是當着以最精密的形態表現及在絲毫不覺麻煩的影響所擾亂內而觀察牠呢，或是當着在如保證過程的純粹的進行條件之下而行實驗的。我在這本著作內所研究的問題，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及照應資本的生產並交易關係。代表這些所進行的地方，至今日以前是英吉利。英吉利所以作為我的理論的展開的主要

例證，那很適宜的。但是，德意志的讀者，或者像法利賽教徒般的，對英吉利的工業勞働者及農業勞働者聳聳肩頭，或者像樂觀般的，以為德意志的狀態尚沒有那樣的惡化而很安心的樣子，那末我對於他們不得不這樣的說：——這裏說着諸君的故事呵（De te fabula narratur）！

為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法則的起因的所謂社會對立的發展程度的高低如何的問題，當作牠本身是不成問題的。成為問題的，是這些法則的本身，是以如鐵的必然性去發生為作用的且實現的這些諸傾向。產業發達程度較高的國家，對發達程度較低的國家，不過是顯示該國自身的將來的狀態。……然就此點，我們是不好錯誤的。十八世紀的美國的獨立戰爭，是為歐羅巴的中間階級的警鐘，同樣的，十九世紀的美國的南北戰爭，是打鳴了對歐羅巴的勞働者階級的警鐘。在英吉利內的革命過程，更是明白。這個革命過程，若達某一定的頂點，則就不得不反應到大陸方面。在大陸的革命過程，為

適應勞働者階級自身的發達程度，或有時採取更狂暴的形態，或有時採取更平穩的形態而進行起來吧。因此，更高尚的動機，若是暫時擱置，而在現在的支配階級，從對於他們最固有的利益之上看起，則妨害勞働者階級的發達，及廢除由法律能抑制一切障礙的事情，那是必要的。我根據這個理由，特別對英吉利工場立法的歷史，內容及其結果，在本卷內給與極詳細的說明。一個國民不得不從其他的國民學習，而且也是能夠學習的。一個社會，雖能追究牠的運動的自然方法——而且曝露近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法則，本是這個著作的終局的目的——可是牠不能跳越自然的發展階段，又不能依據法令把那個階段除去。然而，牠是能短縮而且和緩產出的苦痛。

(同上書，第一版序文)



第三篇 剩餘勞働與勞働日

爲使用價值的人類

價值——在那價值表面上單爲象徵的表現，是暫時擱置的——是僅在一個使用價值之中，一個物之中存在的東西。人類本身，若將他單爲勞動力的存在而觀察起來，則是一個自然對象，就雖他是有生命的自己意識的物，亦無非是一個物。而且那物自身，是那力的物的表現。

（“資本論，”第一卷，第六章）

人類之融合目的的勞働

勞働是較任何東西還首先的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一過程，即是人類媒介，規制，並調節依據自己的行爲與自然的新陳代謝的一個過程。人類是爲一個自然力而對立於自然材料的本身。人類因爲要將自然材料可使用於自己的生活而占有形態，於是使屬於他身體的諸種自然力——腕，腳，頭，手等運動起來。人類是由這個運動，能變化所活動的外部的自然，同時，亦能變化他們自身的性質。人類是能發展在自己內所潛伏的潛勢力，而將此種力的活動放置在自己的支配之下。在這個場合，成爲動物的本能的最初的勞働形態，是不成問題了。若比較勞働者爲自己勞力的販賣者在商品市場出現的狀態，則人類勞働尚未脫却了這個最初的本能的形態的狀態，就要在原始的背景之中被強制的除去着的。我們將如專屬於人類的形態的勞働

能假定起來。蜘蛛是能進行機織工的作業相類似的作業，又蜜蜂由其蜂窩的製造看來，使人間的建築師也覺得慚愧。可是就在最劣拙的建築師，較諸最優的蜜蜂，亦有卓越處，即他在用蜜蠟建築蜂窩之前，預先在他的頭腦中有此形象的存在。勞動過程的最終局，無非是實現當開始時就在勞動者的表象之中的，即為觀念的所有在的結果。他不僅是遂成自然物的形態的變化，同時，還實現他的預定的目的——他所意識着並且作為法則決定他行為的種類形式的，和必須使從屬在此下的他的意志的目的。而且如斯的從屬，決不是各別的行爲。在活動的諸器官的緊張之外，為注意所表現的融合目的的意志，是在勞動的全繼續內而成為必要的。且此必要，無非是使勞動由勞動自身內容及勞動的方法愈是增加侵占勞動者的程度，因此，勞動者由為自己為肉體力及精神力的遊戲的勞動而使得着快感的程度愈是減少了。

(同上書，第一卷，第五章)

勞動的自然制限

元來人類，當其對一切勞動手段及勞動對象的最初源泉的自然，為他的所屬物而進行處理時，他的勞動，是成為使用價值，因此，又成為富的源泉。到了布爾喬亞，就以欺騙的手段聲言有勞動的超自然的創造力。這因為勞動的自然制限的結果，當然除自己的勞働力以外沒有某種財產的人類，是在一切社會狀態及文化狀態內，不得才成為物的勞働條件之所有者的他人的奴隸之故。他唯得他們的許可，才能勞働，因此，同樣的，他唯得他們的許可，才能生活。

（“新時代，”第九卷，第一部）

沒有自由時間的人類

時間是人類發展的空間。沒有能隨便處理自

由的時間的人類——他的一生，除飲食，睡眠，及其他單為生理的中斷外，全為資本家勞働而犧牲——實是比行遠載重的牛馬都不如了。他不過是一具替他人生產財富的機械，不僅肉體被破壞，連精神也被獸化了。據近代產業史上所載，萬一資本的發展，沒有相當的制限，則就可以使勞働階級全體陷於極端的退化狀態。

（“工錢，價格及利潤”）

工資和勞働力

所謂工資，就是對勞働〔勞働力〕的價格的特別名稱，即是對塗却人類的血和肉以外，別無內容的特殊的商品的價格的特別名稱。

隨便的舉一個織布工來說明這個道理。布爾喬亞供給機械布機器和絲棉，他就從事工作，織成織物。布爾喬亞有此種織物，假定賣得二十法郎。這個場合，機械工的工資，決不是該織物的二十法

郎的，即他自己勞働生產物的一部分。因為沒有賣却織物以前，或在織物還沒有完全織成以前，織機工就受取他的工資。故資本家支付勞働者的工資，不是由賣却織物所得的貨幣，乃是用預先貯有的貨幣。機器和絲棉，是從布爾喬亞供給的，而不是機織工的生產物，與此同樣的，他的商品，即與勞働（勞働力）得能交換的商品，亦決不是他的生產物。布爾喬亞或許不能全然發現他的織物的購買者。他縱或把織物賣却，或許不能得到所支付工資的金額。又或許販賣所得的比支付工資有非常的利益。可是這些一切，是均與機織工沒有任何關係的。資本家把他現在所有的財產，即他的資本的一部分，購買機織工的勞働（勞働力），這和他把他的財產的其他一部分，購買原料如絲棉，機器，及勞働器具等，全是同樣的。他把這些東西購入以後——購入品中，織物生產的必要的勞働（勞働力），也包括在內——，只須用自己所有的原料及勞働器具，便從事生產了。這個場合，機織工自然屬於後者，

他和織布機同樣，對於生產物即生產物的代價，並沒有絲毫分潤的。

因此，工資不是由勞働者所生產的商品上的分配，乃是資本家用來購買生產的勞働〔勞働力〕的一一定量的既存商品的一部分。

所以勞働〔勞働力〕，是他的所有者，即工錢勞働者，是賣給於資本家的一個商品。爲什麼他要賣牠呢？就因爲要維持生命。

但是，勞働是勞働者自身生命的活動，是他自身生命的發現。將此生命的活動，他因爲取得必要的生活資料，於是出賣給第三者。所以他的生命活動，不過是爲維持自己生存的一個手段。他爲着生活而勞働。他的勞働，與其說是算做他的生活之中的一部分，毋寧說是他的生活的一個犧牲。勞働這個東西，是他賣渡於第三者的一個商品。因此，他的活動的生產物，亦不是他的活動的目的。他爲他自身所生產的東西，若不是他織機上所出的布疋，則不是他中鑛山上所掘出的金塊，亦不是他所欲

建築的宮殿。他爲他自身所生產的東西，就是工資，而布疋，金塊，及宮殿，是爲對他的結局的一定量的生活資料，即是歸結着於棉布的衣服，銅貨，及地下室之類。勞働者在十二時間內，織布，紡紗，鑿坑，廻轉轆轤，建造房屋，使用煤屑，割破石頭，或運搬物品等，這些工作，對於他生命的表現，到底有生活的價值嗎？是適得其反的。他須完了這些工作以後，才能向食桌，酒店，或寢牀等，開始他的生活。反之，那十二時間的勞働，如機織，紡績，鑿坑等，在他沒有某種意味的。唯他向食桌，酒店，或寢牀等，在貯蓄新勞働力一點看來，是有意義的。如果蠶爲幼蟲的存在，而從事織繭，那末，蠶真可算是一個完全的可代表工錢勞働者了。

（“工錢勞働與資本”）

價值增殖過程

資本家由於將貨幣使用爲一個新的生產物的

材料創造者的轉化於商品，即使用為勞動過程的要素的轉化於商品，再由於使這些商品的無生命的對象性與生命的勞動合體起來，是成為『去的對象化的無生命的勞動的價值，就是唯一的自己增殖的價值的資本，即恰如患思想病一樣的，“勞動”始成為有情的怪物。

（“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

運動的資本

總生產過程，同時，是再生產過程，因此，牠的各要素的循環，是為總生產過程，特別是為社會的資本的必要的一個條件。……

為自己增殖的價值的資本，不僅是包含有基於為工錢勞動之勞動的存在的特定的社會性質的階級的諸關係。牠是一個運動，是通過各種階段的循環運動。……因此，牠是僅能當作運動的理解，反之，就不能當作靜止的物的理解了。……

資本的運動，將各個產業資本家，如為商品及勞働的購買者，商品販賣者並生產的資本家的機能的行動而表現出來，即是由此運動的循環作為媒介的行動而表現出來。社會的資本價值，若遭受一個價值革命，則他所有的各個資本，是成為犧牲而滅亡了。這因為牠不能充滿如斯的價值運動的條件之故。價值革命，是變成尖銳化，變成頻繁，因此，以原素的自然過程為作用的獨立的價值之自動的運動，更是傾覆各個資本家的打算與預想；正常的生產過程，更是墮入於變則的投機；以及對個別的資本的存在的危險，更是增大起來。因此，這個週期的價值革命，把那否定的表面所想着的事實，即把為資本的價值由經驗以及牠的運動而維持的強固的獨立化，却變成保證的了。

(同上書，第二卷，第四章)

資本的前提條件——商品的勞働力

所謂勞働即勞働能力，是在人類的肉體之中，活着的人格之中所存在的肉體的並精神的能力的總體，而人應當生產某種種類的使用價值而運轉牠的。

然而，貨幣所有者，要能購買在市場出現的商品的勞働力，有種種的條件是必須實現的。商品交換，除牠自身，自己的性質所起因的從屬關係以外，就沒有某種的從屬關係了。在此前提之下，為商品的勞働力，能夠當作商品在市場出現，是因為牠的所有者要將牠出賣。牠的所有者要把牠當作商品出賣，他必須能自由的處置牠，因此所有者必須是自己勞働能力的自由主人，必須是自己身體的自由主人。他與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相遇，他們彼此的關係是同樣的商品所有者。不同的地方，唯一方是購買者，他方是販賣者，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人。要繼續此種關係，勞働力的所有者，販賣勞働力，是必須只限於一定的時間。這因為他如果將勞働力一次完全出賣，則他即由出賣他自身，使他由

一個自由人變成奴隸，由一個商品所有者變成商品了。為一個人的他，因勞動力常為他的所有物，因此，得可為自己的商品而處理起來。而且，他將此勞動力，常時僅一時的即一定的期間委諸於購買者處理，僅在此內，任其使用，因此，亦僅在此內不過賣却他的勞動力，而尚有他的所有的。

貨幣所有者在市場上遇着當作商品的勞動力的第二個的本質條件，即是勞動力所有者對他的勞働所對象化的商品不能夠出賣，反必須將存在他的身體上的勞働力作為商品出賣。

無論何人，要將自己的勞働力為各異的商品出賣，自然，他就必須所有生產手段，例如原料，勞働器具等。他沒有皮革，就不能製造鞋了。他除此外，尚須生活資料。無論何人——雖未來的音樂家——不能用未來的生產物生活的，因此，又不能用尚未完全生產的使用價值生活的。而人類，他如在地球上從前出現的日子內，就連在進行生產以前，以及在生產的進程中，他仍要需用每日的消費。生

產物作為商品的生產時，牠必須生產出來後才可出賣。且生產者的慾望，要至生產物出賣後才能滿足的。於是在生產時間上就須追加販賣的必要時間了。

所以為着資本化貨幣，貨幣所有者，就須必要遇着自由的勞動者。這個自由，是有二重意義的。即勞動者在一方須是一個自由人，可以使他的勞動力做成商品；同時在他方，他沒有某種的商品可出賣，凡使他的勞動力實現所必要的東西，都是分離了。

(同上書，第一卷，第四章)

資本增殖的意義是普羅列塔

利亞特的增殖

商品的一定量，交換價值的一定量，是怎樣會變成資本呢。這些商品，必須為獨立的社會的力，即為社會上一部分的力，由與直接的有生命的勞

勞働〔勞働力〕的交換，因是維持自己而且增殖自己。……於是資本以工錢勞働爲前提，而工錢勞働，也以資本爲前提。兩者是互相依附，互爲因果而發生的。棉花工場的勞働者——他僅是生產綿布嗎？不是，他也生產資本。他支配他的勞働，依此進而產出新的價值，再生產有用的價值，資本將牠僅由與勞働〔勞働力〕交換，將牠僅由使成立工錢勞働，才能夠增殖。又工錢勞働，將牠僅由增殖資本，將牠僅由變成奴隸勞働者的強固的力，得能與資本交換。因此，資本的增殖，是不外普羅列塔利亞特，即勞働者階級的增殖。

（“工錢勞働與資本”）

慾望與享樂的社會的測定

資本若增大，則工錢勞働的分量亦增大，工錢勞働者的數量亦增加。總括說來，資本的支配，就更加蔓延於多數的個人之上了。而且我們最好假

定如次的便利的場合——生產資本若增大，則對勞働的需要增加。因是勞働的價格即工錢是提高

了。

房屋的大小，姑且不管，只要圍繞這房屋的諸房屋，若都同樣的狹小，那末，就能滿足住居這房屋的一切社會的要求。但是，假定一間草舍傍邊，聳立着如高大的宮殿，兩相比較，自然這間草舍，要覺得相形見绌了。這個場合，居住這間草舍的人，是不能主張某種權利的人，即是能主張極小限度權利的人了。雖因伴隨文明的進步，這間草舍，可以改建高大，然而，如果牠傍邊的大廈，也改建同程度的同比例的高大，那末，住在這草舍裏的人，自然更要感覺不愉快，不滿足，而且感覺壓迫的。

工錢的極端的騰貴，是以生產資本的急激的增大為前提。生產資本的急激的增加，是必招致財富，奢侈品，社會的慾望，及社會的享樂的同樣的急激的增加。故勞働者的享樂，縱然有所提高，但

和那勞働者所不能企及的資本家的享樂相比較，和那社會一般的發達狀態相比較，則就望塵莫及了。我們的慾望與享樂是從社會發生的。因此，我們必須將牠們以社會的測定起來。由牠們的充足的對象物，是不能測定的。牠們因有社會的性質，故有相對的性質。

（“工錢勞働與資本”）

羅馬的奴隸與工錢勞働者

羅馬的奴隸是由鐵鎖，工錢勞働者是由目不見見的細絲，而同時被繫縛於他的所有者之下的。唯後者的所有者，不是個別的資本家，是資本家階級。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二章）

資本是什麼呢？

資本，並不單是照亞當斯密斯的說語一樣對勞働的命令，牠在本質的，是對無報酬勞働的命令。

(同上書，第一卷，第七十六章)

剩餘勞働與剩餘價值

勞働者在勞働過程的一時期，不過是生產他的勞働力的價值，即他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我對這個再生產所進行的勞働日的部分，稱做必要勞働時間，對在此時間所支出的勞働，稱做必要勞働。牠們是從他的勞働的社會的形態獨立着的，因此，在勞働者看來是必要的。又，勞働者的不斷的存在，是為牠們的基礎。因此，在資本及資本的世界看來是必要的。使勞働者勞役在必要勞働的限界以上，就是在勞働過程的第二期間必須的勞働，即勞働力的支出，然而此種勞働，對勞働者的自身，不能形成某種的價值的。那就是以從無的創造的一切魅力，形成資本家所能微笑着的剩餘價值。

我對這種勞働日的部分，稱做剩餘勞働時間。對在此時間所支出的勞働，稱做剩餘勞働。將價值單理解為勞働時間的凝結，即單理解為對象化的勞働，是一般的認識價值的極致，同樣的，將剩餘價值單理解為剩餘勞働時間上凝結，即單理解為對象化的剩餘勞働，是一般的認識剩餘價值的極致。唯對這個剩餘勞働，由直接生產者即勞働者的榨取的形式，是區別諸種經濟的社會構造，例如區別奴隸制的社會與工錢勞働的社會是。

（同上書：第一卷，第七章）

剩餘勞働的前提條件

由自然條件的恩惠所給與的東西，是常時不能實現由剩餘勞働的剩餘價值，即剩餘生產物的可能性。……

把自然為條件的勞働的生產力，當其為合體於勞働的資本的生產力而發現時，是與歷史的發

展的社會的勞動的生產力同樣的。

(同上書,第一卷,第十四章)

* * *

勞動者為生產他自身及他的家族的生計所必要的生活資料,若必須他的全部時間,則為第三者的無代價的勞動時間,在他就沒有存在了。若沒有勞動的生產力的一定的發達程度,則勞動者就不能有隨意處理的時間,又,若沒有剩餘時間,則就不能有某種的剩餘價值,因此,一個資本家,一個奴隸所有者,一個封建領主,一言以蔽之——一個大有產階級,都不能存在吧。

所以雖說及剩餘價值的自然的基礎,是僅能說在如次的全然一般的意義上。即人免除自己生存的必要勞動,將以勞動為妨害他人的負擔而變成絕對的自然障礙,是沒有存在的,這是與例如妨害他人的食事而變成絕對的自然障礙,是沒有存在同樣的。

到處都可看見,決不能說自然發生的勞動的

生產性結合於神秘的表象的。人類脫却他們從前的動物狀態，而他們的勞動本身，至在某程度內才成爲社會化的，於是一個人的剩餘勞動，是成爲他人的生存條件的關係，茲始發生了。在文化的初期內，勞動所獲得的生產力是微弱，同樣的慾望——慾望是充足他們的手段，同時，又依據這個手段而發展的——亦是微弱的。再之，在這種情形的文化的初期內；依據他人勞動而生活的社會部分的比例，比較直接的生產者的數目，是極少的。這個比例，是伴隨勞動的社會的生產力的進步，不管在絕對的或相對的均增大起來。總之，資本關係，是發生於亘久長的發展過程之產物的一個經濟的地盤之上。再之，資本關係，依據勞動爲基礎的現存的勞動的生產性，不是自然的賜物，是亘幾十萬的歷史的發展的賜物。

（同上書，第一卷，第十四章）

* * * *

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爲他的基礎的是工

錢勞働，同樣的，以貨幣為勞働者的支付，又一般的現物的給付轉化為貨幣給付，亦成為其基礎——當流通及由牠所伴隨的條件之在庫金形成的充分的貨幣量，是在一國內存在時，才是能以較大的規模與較深遠的完成發展起來。這是歷史的前條件。這樣說來，則以須先成立十分的在庫金額，然後才是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如此般的解說，那是不可能的。反之，資本主義的生產，是與這個條件的發展同時發展的，而這種條件的一個，就是在於貴金屬的充分的供給。因此，在十六世紀以降內貴金屬供給的增大，在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發展史上，是成為本質的一契機。然而，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為基礎的進行貨幣材料那以上的必要供給，當成為問題，則在一方，採取生產物的形態的剩餘價值，毋須那貨幣化的必要貨幣而投入於流通內，又在他方，採取貨幣的形態的剩餘價值，經過生產物的豫備的轉化於貨幣的而投入於流通內，這個事實同樣的成為問題的。可轉化於貨幣的追加的商

品，是發現出必要的貨幣量，在他方，可轉化於商品的追加的金（及銀），不由交換，反由生產本身而投入於流通內是集積起來。

（同上書，第二卷，第十七章）

偽瞞的無報酬的勞働

不管勞働者一日的勞働，只有一部分是有報酬的，其他一部分是無報酬的；不管這個無報酬的即剩餘勞働，實是剩餘價值或利潤所由成立的源泉，但表面上看起來好似牠的全體，均是有報酬的勞働。這個偽瞞的外觀，即是將工錢勞働從其他歷史的勞働區別起來。在工錢勞働制度的基礎之上，無報酬的勞働，是如可看作有報酬的勞働，反之，在奴隸制度，他的勞働的有報酬的部分，是如可看作無報酬的。自然，奴隸因為要勞働，所以不得不維持生活。且他的勞働日的一部，是為回復他的生活資料的價值而消費了的。但是，因為他和他的主人

間，並沒有什麼契約，又沒有什麼買賣行爲，所以他的勞働，是可看作全部無報酬的。他方又把農奴的例子來說，最近歐洲全東部地方，還存在這種制度。這種農奴，於每週間除星期日不算外，在自己的農地或在分配給他的農地上，作工三天後，其餘三天，須在他的領主的農地上，勞作那強制的無報酬的勞働。因此，在這個場合，勞働的有報酬部分與無報酬部分，是有判然的區別的，即在時與場所，亦能判然的區別的。於是自由主義者，以爲這種無代價的勞働，極不合乎人道，且從道德的見地，盛唱非難的論調。然而在事實內，農奴爲他自身在自己的耕地上，每週工作三日，其餘三日，即替他的領主作無代價的勞働，正和工人在工廠或在工作場內，一日之中爲他自己工作六小時，更爲雇主工作六小時，同一情形的。但在後者的場合，勞働的有報酬部分與無報酬部分，是互相混合，不能判然的區別出來，而且他們交易的性質，是以契約爲媒介，或依每星期最後一日，支付工錢的規定等，

完全用假面具來陰蔽了的。無報酬勞働，在後者是自動的提供，在前者是強制的供給，僅此一點，為兩者的差別罷了。

（“工錢、價格及利潤”）

勞働日的延長

資本家方面，把勞働日愈延長，則他從他人的勞働占取勞働的分量，更變成很大的吧。通所有的十七世紀，以及通所有的十八世紀初期的七十年間，所謂十時間的勞働日，是為在英國內的勞働標準日。事實上，英國的貴族對英國的勞働者團體所挑撥的一個戰爭的反齊雅賓戰爭之際，資本家是慶祝自己的勝利。而且把勞働日從十時間，延長到十四時間乃至十八時間。馬爾薩斯決不是易受感情刺激的一人，但他於一八一五年，曾著一本小冊子說：“這種狀態，如果再繼續下去，將樹立國民生活的根基，必定從此破壞吧！”新發明的機械輸

入的數年前的一七六五年，於“實業論”的標題之下，在英國公布一種小冊子，力言勞動日的限度，有延長的必要。此小冊子為公然自居勞動者階級的公敵的一個匿名氏的著作品。他在為貫徹這個目的的諸種手段之中，提議工作場的設置，依他的說話，這種工作場，又可稱做“恐怖院”。他規定這個“恐怖院”的每日勞動時間為十二時，正和在一八三二年由資本家，經濟學者及大臣們，不僅公布規定的勞動時間，更公布在十二歲以下的必要的勞動時間，是同樣的時間。

（“工錢、價格及利潤”）

勞動者的生活條件與生產過程

勞動者要在生產過程之中化費那生活的大部分，因此，生產過程的條件，是構成他的積極的生活過程的條件的大部分，即他的生活條件的大部分，而在這個生活條件內的節約，便是為唯一的利

潤率向上的一個方法。

（“資本論，”第三卷，第五章）

農村勞動者的殉難史

生產過程的資本主義的轉形，同時就能發現為生產者的殉難史，和勞動器具，為勞動者的壓伏手段，榨取手段，窮乏化手段的，以及勞動過程的社會的結合，就能發現為各個勞動者的生命力，自由及獨立的組織的抑壓，無論在農業或在工業內，都是同樣的。農村勞動者，因其是分散於比較廣大的區域，故易挫折其抵抗力，反之，都市勞動者，因其是集聚於一處，故其抵抗力較前者增大得多。勞動生產力的增進和其現實的增大，是由勞働力本身的荒廢和衰微而購得的，這層無論在都市工業內或在近代農業內，均是同樣的。且對資本主義的農業的如何的進步，不僅是由勞働者在掠奪的技術進步起來，同時，且由土地掠奪的技術亦進步起

來。又使增進在一定期間的土地的豐裕程度上的如何的進步，同時，就是爲破壞這個豐裕程度的恆久的源泉上的進步。例如北美合衆國，是因以大工業爲其發達的背景的過程愈是促進起來，於是這個破壞過程，更是急激的進行了。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本身，依據覆滅一切富的源泉——，即同時覆滅土地和勞働，而只不過是使發展社會的生產過程的技術和結合。

(同上書，第一卷，第十三章)

人類的浪費

離開流通的過程與競爭上的冗費，若仔細的觀察資本主義的生產，則資本主義生產，是能實現極端節約商品的對象化了的勞働。但是，資本主義的生產，不管怎樣的增大生產方法，均是人類生命的勞働的浪費者。牠不僅血和肉的浪費者，且是神經和腦髓的浪費者。在人類社會的意識的再建設

之前的歷史時代內，事實，僅由個人發達的可驚的浪費的人類一般的發達，是能確保和實現起來。在這裏所敘述的全節約，是基於勞働的社會的性質，因此，勞働的生命與健康的這種浪費所帶來的，事實上不外正是勞働的這個直接社會的性質。

(同上書，第三卷，第五章)

資本的性質

資本的性質，牠在未發達的形態內或在已發達的形態內，是常時同一的。

(同上書，第一卷，第八章)

○ * * *

資本的轉讓者(註) (同上)

註——在馬克司的原著內，是如次的寫着
——“下院……是不得不將十三歲的兒童，投諸於八時間以上的資本的轉讓車之下了。”(譯者)

* * * *

勞動力的平等的榨取，是資本的最初的人類的權利。

(同上書，第一卷，第八章)

勞動日的生理的限界

從一方說來，工資是由一個自然法則所調節的。即工資的最低限界，是由勞動者維持他的勞動力而且為再生產的生活資料之生理的最少限度而依據一定量的商品所給與的。這個商品的價值，是由那再生產的必要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因此，勞動者對生產手段的新注入的勞動或在各勞動日中，是由對這個必要的生活資料的價值之等價物的生產及再生產所要的部分決定的。例如，他每日的平均生活資料，其價值若與六時間的平均勞動相等的，則他一日為自己的勞動平均須費六時間了。他的勞動力的現實價值，是由這個生理的最少限度

遠離起來。牠是由氣候及社會的發展狀態各異的。牠不僅是依存於生理的慾望，且是亦依存於第二的天性所成的歷史的發達的社會的慾望。無論何國內，在一定的時期，這個調節的平均工資，是一定的同社會的性質一樣大的。

於是就連其他一切的收入〔利潤，地租〕的價值，亦形成有一個限界的。牠是常在總勞働日（這是包括由社會的總資本所運轉的總勞働量，因此，是與平均勞働日相一致的）之中，與體化了扣除工資的體化了的部分的剩餘的部分的價值相等的。牠的限界，因此，由表現無報酬勞働的價值的限界，即由無報酬勞働的量決定的。勞働者對他的工資價值的再生產所須費的勞働日的部分，若是為在他的工資的生理的最低限度內的最後的限界，則表現他的剩餘勞働的勞働日的其他部分，因此，即是表現剩餘價值的部分，是占有勞働日的生理的最大限度，即勞働者在一日的勞働時間的總量內，除却為他的勞働力的一般的維持及再生產時

所支出外的所有限界。

(“資本論”第三卷 第五十三章)

久長的勞働時間與縮少的工錢

久長的勞働時間，是由改善勞働者的智能與德性，使提高他的地位，及將他變成合理的消費者，可看作合理的健全的方法的祕密。在為資本家的商品的合理的消費者內，勞働者較誰首先將他自身的勞働力，用非合理的且不健全的方法，對他自身的資本家消費起來——可是煽動家能妨害着他！——由此須是開始了。資本家的所謂合理的消費，是怎樣的呢，就是在資本家表示好意的進行直接勞働者的從事消費交易內——即現物工錢制度（供給勞働者的住宅，是這個制度的一部分，這個場合，資本家同時是兼做家主了）內顯示出來。……可是主要的祕密，是在這裏開始發現了。……工錢的低減與久長的勞働時間——一方榮升勞働者

的地位而為合理的消費者，他方使其為市場創造大量的貨物而促進文化與發明的進步，得目為合理的健全的方法的精髓。

(同上書，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部分勞働與機械勞働是由生產 精神的動力分離的

由獨立的農民或手工業者——縱使在小規模中——所發展的知識，判斷，和意志，現在除為工場全體所需外而成為不必要了。生產的精神的動力，是僅在一方面便利的擴大起來。這因為生產的精神的動力，是在多方面消滅了之故。部分勞働者們所失却的地方(譯者按：即是所失却的精神力)，是集積於對立他們的資本之中了。物質的生產過程的精神的動力，是成為他人的所有物，又成為支配他們的權力而對立他們——這是手工工廠業分業的效果。這種分離過程，是在資本家對着各個勞

勞動者而代表社會的勞動的統一與意志的單純協業內開始的。手工工廠業者使勞動者成為部分勞動者，所以分離的過程在這種工廠業繼續下去了。大工業使科學與勞動分離，成為獨立的生產動力，而且本姓資本的驅策，於是分離的過程就在大工業中完成了。……

在手工工廠業及手工業內，勞動者是使用機械的，但在工場內，勞動者是奉仕機械的。在前者，為勞動器具的運動的出發點是勞動者，在後者，勞動者不過是這個運動的附隨者。在手工工廠業內，勞動者是為活的機構的組成部分，在工場內，死的機構是由他們獨立存在，而且他們為活的附屬物而合體於機構了。……機械勞動是極度使疲弊神經系統，同時，抑壓筋肉的多方面的運動而且奪去了一切自由的心身的活動。勞動雖變成輕易了，就在此輕易，是變成苛責的手段。這因為勞動者從機械勞動，不僅不能解放勞動，反是收沒了勞動的內容之故。勞動者不是適用勞動條件，反之，勞動條

件是適用勞動者，這點不僅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勞動過程，同時，是資本的增殖過程的共通的事實。但是，機械的出現，同時伴隨牠開始有技術的明白的現實性。勞動器具，牠依據自動裝置，作為資本的，又作為支配而且吸盡活的勞動力的無生命的勞動的在勞動過程的本身之中，是對抗勞動者。……

(同上書，第一卷，第十三章)

勞動者單是生產手段

資本主義生產的直接目的，不是商品的生產，是剩餘價值，即在那發展的形態內的利潤的生產；不是生產物的生產，是剩餘生產物的生產。從這個見地觀察起來，則勞動本身，牠是為資本的利潤，即僅為創造剩餘生產物而生產的。又，勞動者凡不能創造剩餘生產物，則他的勞動是不生產的。因此，所使用的生產的勞動的分量，是由為資本的那

個勞働量——即比例於牠——的剩餘勞働分量，僅在此勞働量的增大的範圍內獲得利益的。在此限界內，我們必須稱爲必要勞働時間。勞働在不能發生如斯的結果內，牠是可不必要的而且能排除的。以投下資本的最少的限度，產生剩餘價值即剩餘生產物的最大的限度，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永久的目的。而且這個結果所達到的，致使毋須依據勞働者的多分的勞力，僅以最少的浪費——勞働力及費用的節約——爲創造出一定的生產物的資本的傾向，即對人類以他們的力進行經濟，且以最少的經費可達到生產的目的的事情，給與他們認識的資本經濟的傾向，是能出現了。

由這個解釋，勞働者自身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範圍內，只不過是生產手段。即是沒有自己的目的，又沒有生產的目的的。

（“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第四章）

資本家階級的自由時間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爲一個階級的自由時間，是由把大眾的生活時間的全部使變成勞働時間而產出的。

（“資本論”，第一卷 第十五章）

勞働日的限界

“勞働日是什麼呢？”資本支付一日的價值而能消費勞働力的時間長度是怎麼樣呢？勞働日在勞働力本身再生產的必要勞働時間以上是能延長若何程度呢？對這些問題資本是如次的回答。每日的勞働日，就是在二十四時間內，扣除了爲勞働力的新事務的絕對必要的幾何休息時間的時間。勞働者要具備這個條件，首先通自己的全生涯，除出賣勞働力以外，任何物都沒有了，因此，可使用他的一切時間，在自然並法律上，是勞働時間，而爲供給資本的自己增殖，那是不待言的。爲人類的教

育，精神的向上，社會的職能的參與，社交，及肉體力與智力的自由活動等的必要時間，甚至連星期日的安息時間——有許多地方視安息日為神聖般的——都毋須想及！可是資本，是在過渡的盲目的衝動之下，用如吸血鬼一般的貪慾對待剩餘勞働，不僅是突破了勞働日的道德的極限，且是突破了他們的純生理的極限。牠是奪去了為肉體的成長，發達及健全的維持所必須的時間。牠是奪去了為自由的空氣與日光的攝取所必需的時間。牠是減短了食事時間，而且將食事放在生產過程本身之中而失却食事的本來的意味。於是給與勞働者的食物，把牠當作生產手段的恰如灌注脂肪及油於機械，將石岩放到汽罐內一樣。牠不僅是如此，就連把勞働者為復活精力消耗盡的身體的組織以及為生活力的蓄積，恢復及更新的必要的睡眠時間，也是縮少起來了。這種場合，決定勞働日的限界，並不是正常的維持勞働力，反以每日最大限界的勞働力的支出，為決定勞働者的休息時間的限界。資

本的利害所關係的，唯一的就在勞働日之中，是能運轉勞働力的最大限度。資本對勞働力的持續期間，是由短縮而達成這個目的。牠恰如貪慾的農夫，為掠奪豐饒的地質，而計劃收穫的增加同樣的。

這樣為本質的剩餘價值的生產和剩餘勞働的吸收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由勞働日的延長，不僅是萎縮人類的勞働力，以及奪去了他的道德上，肉體上的正常的發達及活動的條件，且致使勞働力的本身早日消耗盡淨和早日死滅了。牠是由短縮勞働者的生存期間，而為延長所給與的一定期間內的他的生產時間。

但是，在勞働力的價值之中，勞働者的再生產，即對勞働者階級的繁殖的必要的商品的價值，是須包含進去的。因此，資本在對自己增殖的無制限的衝突之下為必然欲求的勞働日的不自然的延長，是因過分的短縮各個勞働者的生存期間並他們勞働力的持續時間，致使所消耗的勞働力的補填，更是迅速起求，因此，又致使加諸於勞働力的

再生產的消耗的補填費，更是必要的增大起來。這恰如那機械的消耗，是變成迅速的，於是每日所再生產的牠的價值部分，更是增大起來，全是同樣的。因此，資本由自己的利害關係，無形中暗示有標準勞働日的必要。

(同上書，第一卷，第八章)

勞働日的規定

所謂資本，如吃血鬼一樣的，啜吸生命的勞働的血而養活其元氣——愈啜吸其血則愈養活其元氣的死的勞働。勞働者所勞働的時間，就是資本家消費所購買來的勞働力的時間。如果勞働者將他能利用的時間，爲他自身消費的，則他變成盜取資本家的東西。所以資本家是主張商品交換的法則。他與各購買者同樣的，努力謀獲得從他的商品的使用價值中的極大量的利益。可是如突如其來的，在生產過程的激騷裏被壓迫着的勞働者的喊聲，

是發揚出來了。——將我當作出賣於君的商品，是能依據使用而創造出價值，而就在商品本身，能創造出較其價值更大的價值一點，是與其他一切商品各異的。因此關係，算作君是購買牠了。在君這一方說是資本的價值增殖，從我看來，則是勞働力的過剩的支出。君與我能洞悉在市場的法則，是唯一的商品交換的法則。而且商品的消費，不是屬於賣却商品的販賣者，是屬於收得商品的購買者。因此，我每日的勞働力的使用，是須屬於君了。可是我對勞働力的每日的賣值，須是每日再生產牠。這樣，則新的出賣是能辦到了。除由年齡與其他的自然消費為分別外，無論在今日或明日，都須以同樣的標準狀態的體力，康健與元氣而進行勞働。君無論在何時都以“節約”“專心一致”的福音勸導我。好罷！我要像一個極巧妙的蓄財主，節約為我唯一的財富的勞働力，而且極謹慎麻糊的浪費。我要每天實現牠，運動牠，僅僅到足以和牠通常的存續與健康的發達相合的程度。君對勞働日由無限制的

延長起來，而我所支出的多量的勞働力，本要在三日間能收回的，可是現在用一日間實現出來了。這樣君在勞働內所獲得的，就是我在勞働的實體內所失却的。利用我的勞働力與掠奪我的勞働力的事情，是全然分別的事體。一個平均的勞働者，在合理的勞働下假定能生存的平均期間為三十年，則君每日支付我的勞働力的價值，是變成總價值的 $\frac{1}{365 \times 30}$ ，即 $\frac{1}{10950}$ 。然而，將此生存的平均期間假定用十年間消費了，則君每日支付的，不是牠的總價值的 $\frac{1}{3650}$ ，是 $\frac{1}{10950}$ ，即勞働力的日價值的僅三分之一。因此，對我的商品價值的三分之二，是每日從我身上盜奪去了。一方面對我消費三日間的勞働力，他方面在君豈不是僅支付一日的代價呢？這是反於我們的契約和商品交換的法則的。於是我要求標準的長度的勞働日，可是這個要求，在君的胸坎不會打動的。這因為變成金錢問題下的人類，是薄情的人類呵。君或許是自己為模範市民，或為多分動物虐待防止會的一個會員，並且

享受聖者的批判一人。但是，君對於我所表示的，就不會跳動這種慈善心了。於是所能跳動的，是我自身的心臟的鼓動。我須要求標準勞働日。我這樣的要求，同其他一切販賣者一樣的，就因為要求我的商品的價值。

我們如此看來——若是捨棄極伸縮自在的諸制限，由商品交換的本身性質，則連勞働日的限界，因此，又剩餘勞働的限界，決不會發生了。資本家當努力於對勞働日可無制限的延長時，即是主張為購買者的他的權利。在他方，在販賣商品的特殊的性質之中，能含有由購買者的消費的制限，而且勞働者，在勞働日須有特定的標準的同樣大的制限，即他不外是主張為販賣者的他的權利。於是在這種地方的矛盾互斥的公律，即是由商品交換的法則而來的權利與權利的對立，是發現了。決定平等的權利的抗爭是強力。於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上，勞働日的規定，即為勞働日的制限的鬥爭——資本家即資本家階級與總勞働者即勞働者

階級間的鬥爭，是展開了。

(同上書，第一卷，第八章)

獲得勞動日的鬥爭

標準勞動日的確立，是在資本家與勞動者之間進行數世紀的鬥爭的結果。這個鬥爭的歷史，是顯示相對抗的二個思潮。試將現在英吉利的工場法與從十四世紀到十八世紀中葉末的英吉利的勞動者法比較一下。近代的工場法，是強力的短縮勞動日，反之，這些往昔法令，是努力強力的延長。確實的問題，為確保完全的剩餘勞動量的榨取權，單靠經濟的諸關係的強制力是不充分的，更須必要國家權力援助的在那發芽狀態當時內的資本的要求，而同此資本，進到成年期，那就要改變方向而極甚勉強的表現諸種條件的讓步了。由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發達，“自由”勞動者，為獲得普通生活資料的價格，就須活動他的全生涯，不，須出賣

他的勞働能力本身，其意思為獲得一餐之羹湯，必須出賣他的嫡子權同樣，換言之，將他達於社會的強制的地位，是須經過數世紀的。因此，從十四世紀的中葉到十七世紀的末葉之間的資本，由國家的權力謀強制成年勞働者的勞働日的延長，與資本化了兒童的血的那個十九世紀的後半，由國家的力量到處規定了的勞働時間的制限，是約略一致的，確不是偶然的事情。……對勞働日為延長到標準的最大限度，再之為延長到超越這個限度的所謂十二時間的自然日的限度，資本須經過數世紀，可是在此後十八世紀末葉的大工業出現以來，如冰雪崩壞般的強力的無制限的襲擊，是繼續發生了。習慣，性質，年齡，性別，及晝夜等分別的一切制限，是粉碎了。……資本於是大開祝宴而狂跳亂舞起來。可是在生產的喧譁內被欺騙的勞働者階級，是恢復了反抗性；同時，他們的反抗，是首先在大工業的誕生地英國內開始起來。

(同上書，第一卷，第八章)

爲自然力作用的過去的勞働

將對象化了的過去的勞働的生產物，致使成爲如自然力的大規模的無代價的作用，在大工業內的人類，開始是學習着了。

(同上書，第一卷，第十三章)

工錢勞働者的永久化

開始不過單是出發點的，然而，到了後來由生產過程簡單的繼續，即單純的再生產而不絕的新生產起來，和變成爲資本主義生產的固有的結果的永久化。在一方面，生產過程將材料的財富不斷的轉化爲資本，即轉化爲資本家的價值增殖及享樂的手段。又在他方面，勞働者如跑入生產過程一樣的——這種過程是富人的源泉，然而勞働者可實現爲他自身這個財富的一切手段均被剝奪了——

是不斷的從生產過程中出來。勞働者自身的勞働，當開始加入生產過程之前，就離開他自身，而為資本家所佔有，而為資本家的合體，所以在這過程之間，是不絕的對象化了他人的生產物。生產過程，同時，是可意味着由資本家的勞働力的消費的過程，因此，勞働者的生產物，不僅是不斷的轉化為商品，且轉化為資本，吸盡價值創造力的價值，為人購買的生活資料，以及為使用生產者的生產手段等。因此，伴隨勞働者自身，不絕的將客觀的財富作為資本，即作為在他自身以外的榨取和支配他的力而生產的；同時，資本家亦不絕的將勞働力從他自身的對象化及現實的手段分離出來的主觀的富源，作為抽象的富源簡單的存在於勞働者的肉體中，約言之，就是將勞働者作為工錢勞働者而生產的。勞働者這個不斷的再生產，換言之，就是這種永久化，是資本主義的生產的必須條件(Sine qua non)。

故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由牠自身的進行，是勞働力與勞働條件分離的再生產，同時，又是勞働

者的榨取條件的再生產或永久化。這種過程不斷的強迫勞働者爲着生活而販賣他的勞働力，並且使資本家爲着致富而購買這種勞働力。資本家與勞働者成爲購買者與販賣者在商品市場上互相對立，這不復是一種偶然的事情。由生產過程本身的浪板戲，一方不斷的回到商品市場上做勞働力的販賣者，使他自己的生產物，不斷的轉化爲別一方的購買的手段。事實，勞働者在未販賣給資本家以前，既然是屬於資本家了。他的經濟的隸屬，由於他自己販賣，是週期的更新的，各個工銀支付主，是交替的，以及勞働市場的價格是變動的，於是同時能作媒介的，又同時能隱蔽起來了。

(同上書，第一卷，第二十一章)

不斷的人口過剩

經驗告訴一般的資本家，不斷的人口過剩，即是比較資本的瞬間的價值增殖慾的人口過剩。且

這種人口過剩，是以萎縮的，短命的，以及迅速的形態，進行繼續代謝，這在並不是實際的人口過剩的狀態中所引發的由幾時代的人類而帶來的傾向。他方，從歷史的觀察起來，則只不過是從昨天開始的那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已把握了如何迅速的而且深深的國民的力的生命的根源呢，的確，經驗將此情形顯示明敏的觀察者。

(同上書，第一卷，第八章)

產業豫備軍

社會資本若是增大起來，則生產規模亦同樣的擴大起來，伴隨生產規模的擴大，運轉的勞働者的數目是增加了，他們勞働的生產力是發達了，同時，財富的一切源泉更是擴大而且充溢起來，於是由資本的勞働者的更強的吸引，是伴隨牠的更強的反抗的規模亦應此而擴大起來，以及資本的有機的組織及其技術的形態的變動是變成急速了。

而且將此變動或同時的或交替的膨脹了生產部門的範圍。即勞働者人口，自身促成資本的蓄積，同時，又產出使他們自身相對過剩的手段，而此手段更是繼續擴大的。這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獨特的人口法則，然在事實上，雖不管怎樣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法，均具有上述同樣的那特殊的歷史的妥當的人口法則。抽象的人口法則，當在人類沒有歷史的干涉時，是僅在動植物內看來存在的東西。

然勞働者的過剩人口，一方是蓄積的，即資本主義基礎上財富發達的必然的產物，他方這種人口過剩，又相反的變成資本主義的蓄積的槓杆，並且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一個存在條件。勞働者的人口過剩，當構成一種可得自由處理的產業豫備軍，完全絕對的隸屬於資本之下，恰如資本依自己的費用所養成一樣。這種人口過剩，幫助資本變化的價值增殖慾，造出一種時常可供剝削之人的材料，而與現實的人口增殖限度沒有關係的。

.....

使相對的過剩人口即產業豫備軍常與蓄積的範圍及力保持均衡的法則，將勞働者繫諸於資本上面，是比諸黑夫斯托斯火神的楔子將布羅梅修斯釘在岩上還要堅固。這就是資本的蓄積，是以相當的貧困的蓄積為條件的。於是一方面的極財富的蓄積，同時，他方面就是將自己的生產物在為資本生產的階級的一方面內的貧困，勞働困苦，隸屬，無智，凶暴，及道德上頹廢的蓄積。

(同上書，第一卷 第二十三章)

工錢的運動

概括的說來，工錢的一般運動，專是由照應產業循環之週期的變動的產業豫備軍的伸縮如何而調節的。故這種運動，不是由勞働者人口的絕對數目的運動而決定的，反之，是由勞働者階級區分為現役軍與豫備軍的比率的變動而決定的，是由過剩人口的相對的範圍的伸縮而決定的，即是由過

剩人口時或被吸收時或被解除工作的程度而決定的。近代產業及其十年一次反覆的循環的週期的諸階段——在這些階段內，又伴隨蓄積的進行，連接不斷和愈趨愈速的不規則的動搖是交錯其中而表現出來——，竟有一種特徵，承認勞働需要和供給不是由資本的伸縮調節的——即不是由資本每次價值增殖的需要調節的，因資本的伸張，勞働市場即刻表現不足，反之，因資本的收縮，勞働市場即刻表現過剩——，却認資本的運動，是以人口數的絕對運動為轉移的，在實際上，這倒可說是一種優美的法則呵。這樣說法，為布爾喬亞經濟學的固執的教義。由此固執的教義，則工錢是由資本的蓄積而昂騰的。這種昂騰的工錢，是促進勞働者人口的急速的增加，而且使勞働市場變成過剩，因此，對勞働者供給的資本，是至有相對的不足了。此時勞働工錢下落，而獎牌的反面出現了。由勞働工錢的下降，勞働人口也會逐漸減少，於是資本對勞働人口的比例再變成過剩，或像他人所說明一樣，勞

働工錢的下落使資本的利潤增大，因此再促進蓄積，同時，又低廉的工錢，至阻止了勞働者階級的成長。於是舊的情形又出現，即勞働的供給是在需要以下，而工錢因之昂騰等。這是在發達的資本主義的生產中看來，實是一種何等優美的運動方法呵！當工錢昂騰的結果，在有現實的勞働能力的人口積極的增加之前，產業戰已經出陣，戰鬥是開始了，而且最後的決定勝負，且經過多少次了。

（同上書，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調整生產內的矛盾——市場擴大

由榨取獲得的剩餘勞働量，一經形成商品的對象化，於是剩餘價值就在這裏生產出來了。然而，剩餘價值的如斯的生產以及生產的終結，只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第一幕，即不過是直接的生產過程。資本唯一的的就是吸收幾何的無報酬勞働。

在利潤率低下內所表現的過程，是展開了，於

是伴隨牠所生產的剩餘價值量，是以非常的形勢增大而進行起來。達到這一點，就進入於生產過程的第二幕。商品總量，即收回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部分及表現剩餘價值部分的總生產物，是須販賣出去。如果商品總量，不能販賣出去呢，或有一部分不能販賣出去呢，或就在生產價格以下的價格亦不能販賣出去，則勞動者雖是事實榨取，而這個榨取，在資本家看來，不是榨取的實現，事實，是所榨取的剩餘價值，毫不實現或僅一部分不能實現，即是他的資本的一部乃至全部是甚至事實所謂伴隨着失却了。直接榨取的條件與榨取現實的條件，是不同一的。兩者不僅是在時間上或方法上各異的，就在概念上亦是各異的。前者僅是由社會的生產力限制的，可是後者是由諸種生產部門間的比例與社會的消費力限制的。不過，這個社會的消費力，若不是由絕對的生產力決定的，則又不是由絕對的消費力決定的，反之，將社會的大多數者的消費，多少須在狹隘的限界內變化，致使達於在

最小限度內縮小起來一樣的，於是由基於對抗的分配關係的消費力決定的。再之，這個社會的消費力，是由蓄積的衝動，即是追求在擴大的規模內的資本的增大與剩餘價值的生產的衝動決定的。這就是由生產方法本身所發生的不斷的革命，伴隨此種革命而來的不絕的現存資本的價值低減與一般的競爭戰，以及單為謀自己保存的手段而且當被謀破滅的刑罰之生產的改善和生產規模擴大的必要等所決定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法則。因此，市場是須不絕的擴大起來，且因市場的擴大，於是市場的連絡與調節市場的條件，更從生產者獨立而進為一個自然法則的形態，同時，市場的統制，更變成困難了。內的矛盾是由擴大生產的外的領域而力求保持均衡。可是生產若是愈發達，則消費諸關係，其立腳的基礎愈是狹隘起來，仍形成矛盾的展開。在充滿如斯的矛盾的基礎之上，資本的過剩，是伴隨人口過剩的增進，決沒有何等矛盾的。這因為由兩者的結合，生產的剩餘價值量，雖說是增大

起來，可是與此同時，這個剩餘價值的生產的條件與這個剩餘價值的現實的條件之間的矛盾，亦是相等的增大起來的緣故。

(同上書，第三卷，第十五章)

商 業 恐 慌

商業恐慌是世界市場的大暴風雨，而布爾喬亞的生產過程的一切要素的矛盾，都在那裏爆發出來了。

爲資本主義生產之制限的資本

資本主義生產的真正的制限是資本自身。即資本及牠自己增殖，是當作生產的出發點及終點，當作動機及目的而表現出來的事實；生產不過是爲資本的生產的，反言之，生產手段不只是對爲生產者的社會的生活過程，使不絕的擴大的形成起

來的手段的事實，就變成那真正的制限。因此，基於大多數生產者的剝奪與窮乏化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及增殖，是決定能運動的範圍的諸制限——這些制限，是使資本不得不充分的運用自己目的的生產方法，同時，為生產的無制限的擴大的，為生產的生產的，以及向勞働的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達直進的生產方法，均是不絕的變成矛盾。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達——如斯的手段是陷於所謂現存資本的價值增殖所制限的目的與不斷的衝突。因此，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雖是使發達物質的生產力，且適應此物質的生產力而創造出世界市場的歷史的手段，可是同時，又是創造出這個歷史的任務與適應此任務的社會的生產關係之間的不斷的矛盾。……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不是絕對的生產方法，反之，不過是適應物質的生產條件之一定的制限的發達時代的一個歷史的生產方法……那是自明之理。

(“資本論”，第三卷，第十五章)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矛盾

然而，這個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矛盾，是有恰如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絕對的發達生產之諸力的傾向。而且如斯的發達，是陷於資本由此發達而運動，且僅由此發達而運動的特殊的生產條件與不斷的衝突。比較既存的人口，生活資料是不能過多生產的。不，事實是相反的。就是沒有適應於多數的人口而且有似滿足人類的生產的。對人口的勞働能力的部分，使其不能就業，則多數的生產手段，是不能生產了。不，事實是相反的。第一，事實上沒有勞働能力，由他的事情依賴榨取他人的勞働的，以及僅在悲慘的生產方法之下致使能看做勞働的勞働的人口部分，是能過剩的生產了。第二，把有勞働能力的人口的全部，使亦在生產的事情之下勞働，於是由勞働時間中所使用的不變資本量及其效果，

僅致使短縮他們絕對的勞動時間的充分的生產手段，是不能生產了。然而，在週期上勞動器具與生活資料，是因過剩生產的結果，由這些一定的利潤，致使失却了為勞動者的榨取器具的機能。商品是因生產過剩的結果，將在商品中所保持的價值，以及在這個價值中所包含的剩餘價值，放在資本主義的生產所給與的分配條件及消費關係之下實現起來，使再轉化為新的資本，即不絕的反覆爆發，是不可能了。這就是變成不能完全的進行這個過程了。財富是不好過剩的生產出來。反之，在資本主義的相互矛盾的形態所採取的過剩的財富，是週期的生產出來。

(同上書，第三卷，第十五章)

新的生產形態的推移

股份公司形成的結果，是對個別資本不可能的生產及企業的規模，變成非常的擴大起來。同

時，將從來在政府經營下一樣的諸企業，是變成社會的。立脚於牠自身社會的生產方法，以及生產手段和勞働力的社會的集積為前提的資本，是對立這種場合的個人資本，直接的以社會資本（直接的聯合的個人的資本）的形態保持起來，同時，用此種資本的諸企業，是對立個人企業而為社會企業表現出來。這即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本身的胎內的私有資本的揚棄。……在股份公司內，機能是從資本所有分離出來，因此，就連勞働從全然生產手段及剩餘勞働的所有全然分離出來。資本是生產者所有的，不復是個別的生產者所有的，變成為聯合生產者所有的，為直接社會所有的復歸的必然的通過點，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的發達的結果。在他方，資本至今仍然結合為再生產過程中的機能，變成單為聯合生產者的機能，即變成為轉化於社會的機能的通過點。……這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本身的內部所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揚棄，因此，又一望可知單為新的生產形態

的過渡階段所表露的自己揚棄的一矛盾。所以牠就在現象上亦為如期的矛盾的表現。牠在一定的生產部面使形成獨占，因此，須要求國家的干涉。牠是用不過有名無實的發啟人，創立者及管理者的形式而再生產新的金融貴族，即新的種類的寄生蟲，同時，再生產創立，股票發行，股票買賣相關聯的詐偽與欺騙的全制度。這即是無私有統制的個人生產。……股份制度——牠是站立於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基礎的資本主義的個人產業的揚棄，同時，牠是採取廣人的新的生產部面而滅絕在同一的範圍內的個人的產業。——姑且放棄這個問題，信用在一定的限度內使各個資本家，即能看作一個資本家的人，得絕對處理他人的資本，因此，得絕對處理他人的勞働。即不是以自己的資本，得處理社會的資本，以及得處理社會的勞働了。……這個場合，剝奪是從直接的生產者開始的，而連及於中小資本家。這種剝奪，即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出發點。而且這就是所遂行的資本主義生產方

法的目標，最後，是剝奪了由一切各個人的手的生產手段。這個生產手段，是伴隨社會的生產的發達，致成不是個人的生產手段，又不是個人生產的生產物，是聯合生產者的社會的生產物，同樣的又是握於他們掌中的生產手段，因此，致成不過為他們的社會的所有而已。可是這種剝奪，在資本主義本身的內部內，由少數者的社會財產的占有所採取的矛盾的形態，是表現出來了。況信用對於這種少數者，不外是更附與純投機師的性質。這個場合所有，是因在股份的形態內存在之故，於是牠的運動及轉移，是變成純然賭博——這個賭博，有如大魚吞小魚，狼吞虎嚥一樣的——的結果。就在股份制度之下，社會的生產手段，仍然代表個人的所有的舊的形態而存在的，於是股份形態的轉化，是表現還束縛於資本主義的制限的狀態下的。因此，股份制度不能克服所謂為社會的財富與私有的財富一個性質之間的對立，而此唯在新的形態內完成的。

勞働者自身的協同組合的工場，是在舊形態

的內部進行舊形態的最初的破壞；雖是此協同組合的工場，到處在現實的組織內不得不盡量的生產現存制度的一切缺點，是為當然的事情。可是資本和勞働的對立，是在這種工場內揚棄了。不過這種揚棄，最初是單在協同勞働自己為資本家的形態中，換言之，就是在把生產手段使用於他們自身的勞働實現的形態中。此等協同組合的工場，是顯示物質的生產力及適應此種生產力的社會的生產形態，發達到一定的階段時，怎樣從一種生產方法之中自然的發展而且形成新的生產方法。若是沒有從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發生的工場制度，則協同組合的工場，就是不能發達起來了，又從這個生產方法發生的信用制度，若萬一是沒有，亦是同樣的。後者是為將資本主義的個人企業，使次第的轉化為資本主義的股份會社的主要的基礎，同樣的，是為又將協同組合的企業，使次第的多少進行到國民的規模而擴大起來的手段。資本主義的股份會社，恰和協同組合的工場一樣，可觀察為從資本

主義的生產方法推移進行聯合的生產方法的過渡形態，不過前者的對立是消極的揚棄了，反之，後者的對立是積極的揚棄了。……

信用制度是促進生產力的物質的發展與世界市場的成立，但是，將這些爲新的生產形態的物質的基礎而使達於一定的高度，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歷史的使命。同時，信用是這種矛盾的激烈的爆發，即促進恐慌，所以牠是唯一的助長解體舊生產方法的要素。

(同上書，第三卷，第二十七章)

剩餘勞動與勞動日的短縮

資本——所謂資本家，不過單是體格化了資本，在生產過程內，他單是盡了爲資本的負擔者的機能——因此在適應自身的社會的生產過程內，由直接的生產者，即勞動者吸出一定量的剩餘勞動。對此剩餘勞動，資本沒有給與等價物而受取的，牠雖

可看做怎樣的自由契約的合意的結果，然而其本質上，牠常時是在強制勞働下的。這種剩餘勞働，能表現為一種剩餘價值，而是這種剩餘價值，是存在於一種剩餘生產物之中。為超出一定的欲望的程度以上之勞働的剩餘勞働，是與常時一般的存在起來。同奴隸制度及其他制度內一樣的，就在資本主義制度內，牠不過帶有一種對抗的形態，社會的一部，是完全依寄生的存在而補充着的。一定量的剩餘勞働，即令為保證對偶然的實現可能，和適應欲望的發達與人口的增加，因而進行再生產過程之必然的漸進擴張——由資本主義的立場說來，則稱做蓄積的——那是必要了。試比較如奴隸制度與農奴制度的從來形態內的場合，則就生產力，社會的諸關係的發達上，以及更高級的必要的諸要素的新形成上，在較前者有利的方法和條件之下，資本是強奪這個剩餘勞働，同時，此種情形下，即資本在一方面為貢獻文明的，這種資本在一方面，社會的一部由犧牲其他部分的強制與社會的發達（包

含那物質的及知識的兩方面的利益)的獨占,是形成不能進行的二階段,同時,他方面又在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之下,形成把這種剩餘勞働使提供為物質的勞働一般的時間之較大的短縮的諸關係的物質的手段及匠種是創造出來了。這因為剩餘勞働,由勞働生產力的發達程度,雖在總勞働日短少的場合,反能獲得大的比例,再之雖在總勞働日大的場合,剩餘勞働反是相對的短小了。假設必要勞働時間是三,剩餘勞働時間若是三,則總勞働日是六時間,而剩餘勞働率是百分之百。又假設剩餘勞働是三,必要勞働若是九,則總勞働日是十二時間,而剩餘勞働率是變成百分之三十三,即三分之一。

但是,在由一定時間的一定的剩餘勞働時間,所謂能生產幾何的使用價值,其關係存在於勞働的生產性的如何上。故社會的現實的財富與社會的再生產過程之不斷的擴張的可能性,其關係不是存在於剩餘勞働的時間的長短的如何上,反是存在於這個剩餘勞働的生產性的如何,以及這個

生產性所遂行的生產條件的內容的充實的多少關係上。由事實困窮所迫與外部的融合目的性所決定的勞働，是沒有存在的地方，自由的王國，纔是能展開起來。故這個王國，對於這嚴密的意味的物質的生產力的範圍，當然適應其事物的性質的。爲充滿欲望，爲保持，活，爲再生產，有如野蠻人不得不與自然鬥爭一樣。文明人亦類此狀態的。且牠所進行的，是在一切社會形態內，又在一切可能的生產方法之下內。伴隨牠的發達而欲望亦發達起來，因此，這個自然的必然的王國，是擴大起來。可是與此同時又爲滿足這個欲望的生產力，亦是擴大起來。在此領域內的自由，即社會化的人類，亦即聯合的生產者們，是由他們與自然法的代謝機能——如依據盲目的力，就不能支配牠的——合理的規制權，放置在他們共同管理之下，即以最少的力的浪費，且對他們的人間性 放在最相應的，最適當的條件之下所進行着勞働而已。然而，這種勞働，其爲必然的王國的基礎，那是不變

的。而且在這種必然的王國彼岸，爲自己目的的人類的力的發展，即真正的自由的王國，是能展開起來，可是同時，牠就是爲必然的王國唯一的基礎。即勞動日的短縮，是成爲那根本條件了。

(同上書，第三卷，第四十八章)

有自由時間之人類勞動時間的性質

勞動時間當其離開爲標準的量的制限，及在主人與奴隸等等間的社會對立的揚棄下，而爲代表現實的社會的勞動，具有最後的自由時間的基礎，不復爲他人的而爲自己自身時，則成爲帶有全然別種的自由性質而且人類——他同時有自由時間的人類——的勞動時間。這種人類的勞動時間，比較諸勞動動物的時間，是具有更優美的性質，那是自明之理。

(“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三卷，第三章)

第四編 社會主義與勞働運動

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理論家

如經濟學者是布爾喬亞階級的代表者一樣，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是普羅列塔利亞階級的理論家。當普羅列塔利亞特尚未將自身充分的發達而構成階級，因而普羅列塔利亞特將與布爾喬亞的鬥爭尚未帶有一種政治的性質時，以及生產內尚未在布爾喬亞的胎內充分的發達而使豫先看出為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解放與新社會的

形成之必要的物質條件時，這些理論家不過是爲滿足被壓迫階級的要求起見，即是探究諸種的體系和追求革新的科學之空想家而已。但是他方，伴隨着歷史的進展，以及同此進展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鬥爭更變成明白的時候，他們不復在他們的頭腦中探求科學，他們只要說明在他們的眼前所演的事實並自身認爲這些事物的機關就好了。當他們探求科學而只造成諸種的體系時，即使他們處於鬭爭的初期時，他們僅在貧困中看見貧困，而沒有看見在此中推翻舊社會一樣的革命的一方面。從此以後，科學是變成歷史的運動的意識所產，同時，牠已經不是空論的，而成爲革命的了。

（“哲學的貧困，”第二章）

空想的社會主義

在一般的激動的時代，封建社會的顛覆時期，普羅列塔利亞特開始直接謀實激他們自身階級的

利益，而因他們自身尚在未發達狀態內，同時，在那時的布爾喬亞時代上開始產出的他們解放的物質的條件，還似缺如的，於是結果，他們當然要歸於失敗的地位了。伴隨普羅列塔利亞特這個初期的運動而發生的革命的文書，唯由其內容看起，當然是革命的。這些文書能說是一般的禁慾主義及粗雜的平等主義。用嚴密的意義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體系，即聖西門，傅立葉，歐文及其他的體系，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布爾喬亞鬥爭的初期的未發達時代內誕生了。這些體系的發明者，固然是看見現存社會自身內部內的階級對立並不斷分解的諸要素的作用。可是他們對普羅列塔利亞特方面的某種歷史的自發活動，即自己的政治運動，是沒有公認的。階級對立的發展與工業的發展同其步調，他們却曾沒有發現為普羅列塔利亞特解放的物質的條件。因此，他們為創造這些條件，力求找出一種社會科學，找出社會立法。社會的活動，代替以在他們個人發明的活動，解放的歷史的條

件，代替以幻想的條件，普羅列塔利亞逐漸發達成爲階級的組織，代替以由他們的手特別創造的社會組織是必須發現了。在他們看來，將來的世界歷史，到底歸着於宣傳並且實行他們的社會計劃中解決了。他們所計劃的，其在意識方面，主要的可代表爲曾在最苦惱階級的勞働階級的利益。若不由所謂這個曾在最苦惱階級的觀點看來，則在他們並沒有存在着普羅列塔利亞特。但是，與階級鬭爭未發達的形態相等的和他們自身的生活狀態，是使他們自己們相信能更超越階級對立的。他們謀改善一切社會成員的生活狀態，不，就是甚至謀改善最惠的人們的生活狀態。因此，他們常時訴諸於階級差別的全社會，不，即訴諸於特別的支那階級。我們理解他們的體系，就知道他們的重要意思，只在以最善的計劃實現最善的社會。因此，他們排斥一切政治的，特別是排斥一切革命的行動。他們謀以平和的方法達成其目的，同時，謀以失敗乃成功之母的實驗及先例之力開拓社會的新福音。……

批判的——空想的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在此意義內，是顛倒歷史的發展。階級鬭爭是歷史發展所形成的，因此，對於階級鬭爭的這樣幻想的超越或，這樣幻想的攻擊，就要失却了一切實踐的價值，一切理論的根據了。於是這種體系的創始者，在許多地方尙具有革命的精神，但一到他們的弟子們，常時形成反動的宗派。此等弟子們固執陳舊的師說，反對普羅列塔利亞特歷史的發達。因此，他們努力追求和緩階級對立，並調和對抗。

（“共產黨宣言”，第三章）

從唯物論到共產主義

如笛卡爾派的唯物論用固有的意味融合於自然科學般的，法蘭西唯物論的英吉利的傾向，是直接的灌注到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裏去。人類的本善及其平等的才智的天賦，全能，經驗，習慣，教育，影響於人類的外的環境，產業上之絕對重要意

義，享樂的權利等的關係，從唯物論中的教義，認識其與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必然的關聯，決非須偉大的明察力的。人類若是從感覺世界及在感覺世界內的經驗，為形成自身的一切認識與感情及其他，則他就找住真正的人類中的經驗，將此經驗作為習熟般的或以自身為人類的經驗般的，而調整這種經驗世界，就成為主要的問題。充分的所理解的利益，若是為一切道德的原則，則人類的私的利益，是與人類的利益相一致的事情，就變成主要了。人類若在唯物論的意味內是不自由的，反言之，即若以不由對任何事件逃避的消極的力，由發揮他的真的個性的積極的力才是自由的，則我們對犯罪就不可各個的處罰了。實只要破壞犯罪的反社會的養成所，且可給與為各人本質的生活表現的社會餘地的。如果人類若是由環境所形長起來的，則我們不得不把環境目與人類有極大的關係。如果人類若是社會形長出來的，則他在社會內才能發展他的真性質。因此，我們對他的性質的力，

不由各個人的力測定，可由社會的力測定。

這些以及這些相類似的命題，殆通全文字的，能在舊法蘭西的唯物論中找尋出來。……唯物論的社會主義傾向的特色，是洛克早年的英吉利的學徒——孟德費的罪惡的辯護，他如此的說，罪惡是在今日的社會內為不可缺的東西，且實是有益的東西。可是這決不是今日社會的辯護吧。

傅立葉是從直接的法蘭西唯物論者的教義出發的。巴布夫主義者是粗野的，野蠻的唯物論者，但是，所發展的共產主義，亦直接的由法蘭西唯物論出發的。法蘭西的唯物論，即以由愛華西斯所給與的形態，是歸向其母國——英吉利而進展起來。邊沁採取愛華西斯的道德論為基礎而建築他的有名的功利說的體系，恰如，歐文是從邊沁的體系出發而建設英吉利的共產主義一樣。彼放逐到英國的法蘭西人卡伯，在英國受共產主義思想的刺澇，回歸法蘭西之後，是成為粗野的而且最被世人所知道的共產主義的代表者。為法蘭西的科學的共

產主義者笛亞密，岩伊等，是與歐文同樣的將唯物論為實在的人道主義的教義的，又為共產主義理論的基礎而發展起來。

(遺稿集，第二卷——“神聖家族，”第六章)

羅 巴 特 · 歐 文

協同組合的工場及公司的經理，且對這種孤立的轉形要素的效果，在他的後繼者們的幻想不給與某種的羅伯特·歐文，事實不單是實行關於工場制度的他的企圖，且對工場制度是社會革命的出發點一層，已是理論的說明了。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愛 特 恩 · 卡 伯

卡伯在他的“伊卡利旅行記”的第十二章及第十三章內，把共產主義的典據，不管新的舊的都混

在一處。所謂如描寫歷史運動等的抱負，他決沒有的。共產主義在法蘭西的布爾喬亞看來，是不名譽的右在的。好呀——卡伯說——我能保證我的被辯護人的人物，為一切時代內最值得可尊敬的人類——所以卡伯是如辯護人的舉動。甚至對他的被辯護人的最不利之證言，他是能轉為有利的。歷史的真實是不可在辯論等的當中求得的。萬一有月貨幣呢，或不平等呢，或富呢，或社會的弊害呢，作非難的詞句，卡伯就要強制的制止他，他若是重述一次，於是確實的就要大發雷霆向布爾喬亞說：——「不要聽！不要聽！他難道不是共產主義者嗎？」……無疑的，克林氏的話，是全然對的。……克林氏引用卡伯的主要的三三章句——就在那裏，密拉滿敘述對同胞們之間的相續財產而贊成平等分配的意見。克林氏叫道：——這是“家族的共產主義！”由這樣的方法，克林氏通觀全布爾喬亞制度，到處都可發現共產主義的鱗片，所以若綜合這些一切鱗片，就能形成完全的共產主義。這樣，克林

氏以爲新以拿破崙法典可稱做共同法典，以及就在娼家，兵營，與監獄之中亦能發現共產殖民地吧。

（“新時代”，第十八卷，第一部）

蒲 魯 東

蒲魯東最初的著作：“財產是甚麼？”（*Qu'est ce que la Propriete*），是他的無條件的最好的著作。此書的內容雖然是不新，可是至少是用新鮮而且大膽說話的方法，所以此書是劃時代的。他在盡所知的法蘭西的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的著作中，不僅當然從種種的見地批判“財產，”且是空想的“揚棄”牠。在這本著作中，蒲魯東之於聖西門並傅立葉，與費爾巴哈之於黑格爾的關係，是略略相近的。……我可這樣說，蒲魯東這本書的體裁，還是很豐富的。而且我以為這本書的體裁，可說是本書的主要的功績。當他不過是重新返述舊的問題時，

蒲魯東反以此爲獨立的發現。他所說的在他自身看來是新的，而且使之變成更新的，這是任何人能知道的一點。他以攻擊經濟學上的“聖殿”之挑戰的膽量，他以譏笑布爾喬亞的常識之富於機智的邪說，他以銳利的判斷，他以痛烈的諷刺，用這與那對現存秩序的醜惡所吐出的深刻的真實的反叛的感情，革命的精神——總之，由這些一切感動“財產是什麼？”以及這本書出現以來，給與一大衝擊的地方呢。在經濟學的嚴密的科學的歷史內，本書殆沒有可述的價值。但是，像這樣煽動感情的著作，在科學方面與在文學方面同樣的，是演着很有用的任務。試舉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來觀察一下。人口論的第一版，除爲“煽動感情的小冊子”外，什麼都沒有了，而且是自始至終的一種剽竊。而這種誹謗作品，是到底有甚麼多的衝擊給與人類呵！……但是他方，不管他以打破偶像者自任的態度如何，我就在這本“財產是甚麼？”中，已經發現這樣的矛盾：蒲魯東在一方面從法國的小農（以後改用

小資產階級)的立場，而以小農的眼光批評社會；在他方面他以社會主義者所遺留的尺度做標準，……他若是綜合起來，而他實是所構成的誤謬。他想以科學的資格高翔於布爾喬亞與辛羅列塔利亞之上。他不過是不斷的搖擺於資本與勞働之間，搖擺於經濟學與共產主義之間的小資產階級而已。

(“哲學的貧困”的附錄——一八六五年

“社會民主報”所載)

* * * *

他就對於空想主義者的批判及其駁論——他自身不過是凡俗的空想家。不過，在傅立葉，歐文及其他的空想之中，有對新世界的憧憬與幻想的表現。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二部)

蒲魯東與盧梭

有人常常把蒲魯東比之於盧梭，這是再錯誤

沒有了。……蒲魯東的性格，是接近於辯證法的。但因他毫不理解現實的科學的辯證法，所以只走到詭辯的道路上去。事實，他是基於他的小資產階級的見地的。小資產階級如歷史家羅曼一樣，常常說兩方面的話。兩種相對立的，相矛盾的潮流，存在於他的物質的利害之中，因此，又存在於他的政策，他的宗教的，科學的及藝術的見解之中，且進就在他的道德內，及一切事物內都是如此的。他是顯明的矛盾。再之，如果他如蒲魯東一樣富於機智的人，則他立即會以他自身的矛盾玩弄戲法，並可以適應事情創造奇拔的，轟動的，有時不名譽的，有時非常的邪說。科學的幻術與政治的順應，從如此的見地觀察時，是難以分離的。所殘存的東西，僅是唯一的動機，即個人的虛榮心，而且如一切虛榮，徒然為刹那的結果，一時的成功而已。所以例如對盧梭這種人，由現存的權力之表面的妥協所保護的單純的道德的思慮，是當然失却了。或者後世的人說明法國史的最近階段，是祇舉出如次的特色

——路易·蒲那滂特是這個時代的拿破崙，而蒲魯東是這個時代的盧梭——福絲特爾。

(同上書，同前)

勞働者階級的解放條件

被壓迫階級，是建立階級對立的一切社會的存在條件。故被壓迫階級的解放，其意義就是必然的一個新社會的創造。被壓迫階級為獲得解放起見，必須達到既獲得的生產力與現有的社會關係不復兩立的階段。在一切生產機具之中，最大的生產力，就是革命階級本身，為革命的要素的階級的組織，以舊社會的胎內所能發展之一切生產力的存在為前提。這就是在舊社會崩壞之後，將發生一個新的政治權力，為其頂點的一個新的階級支配嗎？不，勞働階級解放的條件，是一切階級的廢止。牠恰如第三階級即布爾喬亞階級解放的條件，是廢止一切身分，及一切等級同樣的。……不能說社

會運動是排斥政治運動的。決沒有那種政治運動同時不是社會運動的。僅在再沒有階級與階級對立的狀態內，社會進化才是不會有政治革命。

（“哲學的貧困，”第二章）

爲團結的鬥爭是政治鬥爭

爲相互聯合的勞動者的最初的企圖，是常時採取團結的形態。大工業將一羣彼此不相認識的黨合在一個場所。競爭將他們由利害關係而分裂起來。但是，所謂工錢的維持對他們的主人有共同的利害，却使他們由一種所謂對抗的共通的思想再結合起來——即是團結。故團結常時有二種目的，即一方爲對資本家實行全般的競爭，而他方停止他們互相間的競爭。如斯對抗的最初的目的，雖單是爲工錢的維持，然而資本家自身原來以一種抑制思想結合起來，因此，當初尚屬獨立的團結而形成的團體，並對抗常時結合的資本家，在他們看

來，聯合的維持，比諸工錢的維持更屬必要的。這種情形是真實的，以致英吉利的經濟學者，在他們的眼中，本為聯合只為工錢而成立的，看見勞働者為聯合而犧牲一大部分工錢，却是很驚駭的。在這種鬥爭——真實的內亂——的過程上，為將來戰鬥所必要的一切要素，是使結合起來并發展起來了。一旦達到這種情形，團結就至帶有政治的性質。

經濟的諸關係，首先把人民大眾轉化為勞働者。資本的支配，給這些大眾造成一個共通的地位，又造出諸種的共通的利害。於是這些大眾，對於資本既是一個階級，不過在他們自身尚不是階級，這些大眾相互結合起來，以致構成為他們自身的階級。他們所擁護的利益，是變成階級的利益。但是他方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便是一種政治鬥爭。

(同上書，第二章)

團結是伴隨產業成長起來

勞動者的團結，是伴隨近代產業的發展及擴大而前進並擴大，連一瞬間都在發展而沒有停止成長的。在一國內團結所發展的程度，即明確的指示這個國家在世界市場的等級中所占的地位，今日正到了這種狀態。

(同上書，第二章)

機械與同盟罷工

在英國內，同盟罷工是對新機械的發明及應用而規則的形成了。可這樣的說，機械乃是資本家用以擊破熟練勞動的反叛的武器。自動紡績機——近代產業的最大的發明，是打敗了反叛的紡績工。團結與同盟罷工，除為喚起對自己不利益的機械學上的發明的作用外，常由這個事實，牠們在產業的發展上却有很大的影響。

(同上書，第二章)

赤 貧

赤貧只是墮落了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狀態。就遇布爾喬亞的壓迫，已經陷於無抵抗的最後的階段的普羅列塔利亞，以及所有的精力被完全剝奪去的普羅列塔利亞，即是赤貧者。

（“社會主義的文書，”第三卷）

* * * *

赤貧是構成現役勞働者軍的廢兵院，是產業豫備軍的死的重量。赤貧的生產是包括在相對的過剩人口的生產中，又赤貧的必然性是包括在相對的過剩人口的必然性中，赤貧與相對的過剩人口構成富的資本主義的生產及發達的一個存在條件。赤貧是屬於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空費（Faux frais），不過，資本是知道將此等大部分由自己的負擔轉嫁於勞働者階級及中流階級的下層的負擔上的。

(“資本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遊民普羅列搭利亞特

遊民普羅列搭利亞特——舊社會的最下層的無作為的腐敗物，是由普羅列搭利亞革命而常時投到運動的漩渦中，但由他們的全生活狀態觀察起來，易被收買為敵人的走狗的。

(“共產黨宣言,”第一章)

保護關稅,自由貿易,普羅列搭利亞特

保護關稅制度與自由貿易制度，即兩者的混合制度，是能實施起來的今日，則所謂勞働者決不能受取支持他的最低限度的生活的充分額以上的工錢，這點就在賢明的布爾喬亞，不待說亦能懂得的。勞働者除將他必要的進行為勞働機械的運轉外，在兩方彼此所得的僅是最低限度的生活額。故

在普羅列塔利亞即無產者看來，不管保護關稅論者或自由貿易論者所下的審判，外見上均是如此吧。但是，德意志的布爾喬亞，需要一種保護去對抗外國，以便剷除封建貴族的中世的遺物，和所謂“天祐”的近代的遺物，以及使本級最特有的，最奧深的本質得純粹的發展出來，而勞動階級對於幫助布爾喬亞使能進行無限的支配的事也有利害的關係。等到只剩着一個榨取和壓迫階級——即布爾喬亞——存在時，於是最後的決定鬭爭，有產者與無產者的鬭爭，即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鬭爭才是展開了。到了那時，戰場上才是除去一切不必要的制限，以及一切易使人迷途的附隨物，相對峙的兩軍的位置，是變成明確的，一目了然的。

（“遺稿集。”第二卷——“保護關稅制度與自由貿易制度”）

保護關稅論者

保護關稅論者決不是保護小工業，即本來的手工勞動。……他們是願意布爾喬亞的支配，特別是大工業資本家的支配，得以擴張。他們一方對小工業，小布爾喬亞、小農業，小農民等的衰亡而有悲慘的傾向，但是他方大唱德意志的工業的發展，為不可避的而且必然的結果的高調。……他們若說及科學的而且自由的勞動階級的話，則他們就用如次的說話表示其博愛吧——較之被他國人榨取，還不是一樣的被自國人榨取呵。我這樣想，這個解答，固雖是非常愛國的，而勞動階級斷不能滿足這個解答，然而從富即物質的幸福的生產為唯一的職業的人們看來，則不得不承認過少禁慾的和唯心論的了。可是保護關稅論者是這樣說：——“所以最後我們至少只要維持社會的現狀。善呢惡呢，我們對勞動者能保證他們的工作，以及防止他們被外國的競爭驅逐出去吧。”我不想與這個主張爭論。我是承認牠的。在這種情形下的現狀的維持，保存，就是關稅論者達到最有利的場合的

最善的結果。可是在勞働階級看來，成爲主要的問題，不是維持現狀，反是變化現狀。再之，保護關稅論者所殘存的最後的遁辭是這樣的說：——他們的制度，沒有達到國際關係的經濟的改良以前，決不要求就在國內開始構成社會改良的手段。保護關稅制度，最初是革命的，次之是變成保守的，因此，到了最後，牠是變成保守的——進步的吧。這種說法，起初一看好似很能動聽的，然而實在，是充分的曝露藏在有實際的，合理的某物的這個理論內的矛盾呵。奇怪的矛盾！就是說，保護關稅制度能爲資本家向他國挑戰的一國的資本的武器。保護關稅制度，一方能強化本國的資本較之他國的資本，他方好似將此同樣的資本能對勞働階級表現微力而且薄弱的。即在最後，是表現資本的博愛，恰如資本是如斯的博愛家。可是一般的看來，社會改良決不是由強者的弱化所能進行起來的，牠是僅由弱者的強化可能發生的，而且能發生出來吧。總之，我們毋須拘泥於這種問題。保

護關稅論者當承認社會改良不屬於他們的制度的領域，即決不是牠的結果，和社會改良形成着特別問題的那個時候，他們就已經從社會問題遠離了。

（“新時代，”第十九卷，第一部）

布爾喬亞的勝利——普羅列

搭利亞特的利得

人民的幸福在布爾喬亞看來，所謂當作主要的問題與否，以及布爾喬亞把普羅列搭利亞所謂怎樣的當作榨取的對象與否，都不是普羅列搭利亞特的主要問題。普羅列搭利亞特的主要問題，不單是布爾喬亞存在着的慾望，實是他們所必要的東西。即在普羅列搭利亞特所主要的問題，就是現存的政治狀態即官僚主義者的支配，與自由主義者所追求的政治狀態即布爾喬亞的支配，不管那種對於為達成他自身的目的上，都有許多用

處的。布爾喬亞的支配，實不僅給與與在布爾喬亞鬥爭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所必須的全然新的武器，且提供他們全然別種的地位，即所公認的黨的地位。關於這點，只要將在法蘭西，英吉利及美國內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政治地位與在德意志內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政治地位比較一下，就能充分的知道了。

（“遺稿集，”第二卷——“萊茵監察官的共產主義”）

普羅列塔利亞特之完全勝利的 物質條件

普羅列塔利亞特為推翻布爾喬亞的政治的支配，若在歷史的過程內，即在革命的運動中，尚沒有創造出廢止布爾喬亞的生產方法及顛覆布爾喬亞的政治上的支配所決定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則如紀元一七九四年，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勝

利，單是一時的即不過是爲助成布爾喬亞革命本身的動機而已。……人類是自己建設新世界，然而，並不是如粗野的迷信之徒以想像的“浮世的財寶”建設起來，反之，是以他們的滅亡所繼續的世界的歷史的收穫建設起來。他們在發展的過程內，不得不由自身創造出新社會的物質的條件，然而雖如何的努力精神與意志，想把他們自己從這種運命解放出來，那是不可能的。

5. (“遺稿集，”第二卷——“道德的批判與批判的道德”)

共產主義者同盟

——一八四七年的規約的第一條——

同盟的目的爲推倒布爾喬亞，使普羅列塔利亞特取得政治，揚棄建築在對抗上的舊布爾喬亞社會，及建設無私有財產的新社會。

(“寬恩共產黨事件的闡明”)

共產主義和勞働者運動

共產主義者決不是對抗其他勞働者所形成的特別的黨。他們除掉全體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利益，決沒有別的利益。他們並沒有建立特別的原則，要以此作為普羅列塔利亞特運動的模範。共產主義者和其餘普羅列塔利亞諸黨的各異處，就是：在一方面，他們在諸國普羅列塔利亞的國民的鬭爭內，不關國籍的如何而提高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共同的利益，並使之實現；在他方面，他們在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布爾喬亞的鬭爭所經過的各種發展階段內，常常代表全體運動的利益。故共產主義者是一切國家的勞働者中最實踐的，最果斷的，最前進的一派。又在理論上，他們勝過其餘的普羅列塔利亞大眾，具有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條件，進路，及一般結果的洞察力。共產主義者的當面的目的，是和其餘一切普羅列塔利亞諸黨的目的——即在使普羅

列塔利亞特形成一個階級，顛覆布爾喬亞的支配，由普羅列塔利亞特奪取政治的權力——一樣。……

共產主義者是為達到勞動者階級目前直接的目的和利益的鬭爭，然而他們在現在的運動裏同時亦代表將來的運動。……在德國的共產黨，待布爾喬亞犯表現革命的行動時，就伴隨他們共同的與專制君主政體，封建的土地所有及小布爾喬亞犯鬭爭。可是他們一瞬間也不怠懈使勞動者明白覺醒對布爾喬亞犯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敵對的對立，因此使德國勞動者對於布爾喬亞犯形成支配的地位。所必然造成的社會的並政治的條件，直接的且使用對抗布爾喬亞犯的武器，又在德意志內反動階級推翻以後，即刻開始與布爾喬亞犯本身鬭爭。……共產主義者常時幫助反抗現存社會的及政治的秩序的革命運動。總之，在這些運動內，他們不關其形態發達的程度多少，把共產問題，都當作運動的根本問題的。末了，共產主義者常時努力替一切國家的民主黨謀結合和一致的。

共產主義者對他們的見解與目的，是絲毫不肯隱蔽起來的。他們公然的宣言，他們的目的，只有以武力打倒向來一切的社會秩序，才能夠達到的。讓各統治階級在一種共產主義革命的面前去戰慄。普羅列塔利亞除失掉束縛他們鐵鎖以外，別無所失。他們所獲得的却是一個世界。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團結起來呵！

（“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第四章）

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布爾喬亞的對立

舊社會的生活條件，既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生活條件中滅却了。……法律，道德，宗教——這些東西，在普羅列塔利亞特看來，都不過是在那背後陰蔽布爾喬亞利益的布爾喬亞的偏見。

（同上書，第一章）

勞動者階級之勝利的條件

取得了支配地位的從來一切階級，便力求使全社會從屬於他們的獲得的條件下，為鞏固他們既經獲得的社會的地位。普羅列塔利亞僅由廢止他們自身的從來的占有方法以及其餘一切從來的占有方法，才能夠取得社會的生產力。

(同上書，第一章)

共產主義與私有財產

共產主義的理論的命題，並不是建築於在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者所發明的即發現的理想和原則上的。這些命題，僅是現在階級鬥爭的事實上的諸關係的一般表現，即是在我們的眼前所進行的歷史的反動的諸關係的一般表現。廢止從來的財產關係，決不是限於共產主義的特徵。一切的財產關係，是從屬於不斷的歷史的轉變，不斷的歷史的變化上的。例如法國革命為擁護布爾喬亞的財產，而廢止了封建的財產，共產主義的特徵不是財產

的一般的廢止，反之，是布爾喬亞的財產的廢止，然而近代布爾喬亞的私有財產，是基於階級對立，即基於由一階級榨取其他階級的生產物的產出和占有的最後而且最完全的表現。在這種意義內，共產主義者對他們的理論，能以次的一言要約出來：——廢止私有財產。

我們共產主義者，廢止個人所獲得基於自己勞働的財產——廢止為一切個人的自由，活動及獨立的基礎的財產，或有這樣的非難。自己用勞働獲得的財產，應自己儲蓄起來！諸君，小布爾喬亞的，小農民的財產——豈不是布爾喬亞的財產以前所存在着的財產嗎？廢止這些財產，是無關緊要的。工業的發展，已經是繼續不斷的廢止牠了。但是，諸君，近代布爾喬亞的財產而有怎樣的意義呢？工錢勞働，即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勞働，為他自己創造財產麼？決沒有。工錢勞働所創造的是資本，即是榨取工錢勞働的財產——這種財產，可以在下列條件之下增大的，即為從新的榨取工錢勞働

起見，產生新的工錢勞働。如今日看起的形態的私有財產，是在資本與工錢勞働的對立之中活動的。現考察這種對立的兩面而觀察一下。

爲一個資本家，這不僅在生產內取得純粹個人的地位，並且還取得社會的地位。資本是一個共同的生產物，牠只有藉許多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夠運轉的。不，在究極內，牠只有藉社會的一切成員的共同活動才能夠運轉的。所以資本決不是個人的力，乃是一種社會的力。因此，資本如果變形爲公有財產，即變形爲屬於社會的一切成員的財產，這亦並不是個人的財產變形爲社會的財產。唯財產的社會的性質是發生變化了。即是失却了那階級的性質。

現在把工錢勞働觀察一下。

工錢勞働的平均價格，是最低工錢，即是勞働者維持勞働者的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總計。故工錢勞働者依他的活動所收入的東西，僅足以再生產他的赤裸裸的生命。我們對於再生產直接

的生活所必要的勞働生產物的如斯的個人的取得——雖命令他人的勞働而未嘗剩有純利的取得，決不願意廢止的。我們所要剷除的，不過是使勞働者爲着增殖資本而生活，不過是爲着支配階級的利益而生活的這種悲慘的性質。

在布爾喬亞社會內，生命的勞働只不過是爲使增大所集積的勞働的一個手段。反之，在共產主義社會內，所集積的勞働不過是爲擴大，促進勞働者的生活過程。所以在布爾喬亞社會內，過去是支配現在，但是，在共產主義社會內，現在是支配過去。在布爾喬亞社會內，資本是獨立的，是人格的，反是生命的個人，是非獨立的，是非人格的。廢止如斯的關係，就可說是廢止布爾喬亞的個性及自由！的確吧，事實問題，是廢止布爾喬亞的個性，布爾喬亞的獨立，及布爾喬亞的自由。在現在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的內部內，自由的意義就是自由買賣，自由買賣。可是買賣若消滅了，則自由買賣亦消滅了。單就自由買賣這幾個字的意義，我們就可以關

於布爾喬亞的其餘一切自由的大言壯語，相等的無非對一般的限制的買賣，對中世紀束縛的商人而言，而有一些意義，然而，對買賣的，布爾喬亞的生產關係及布爾喬亞本身的廢止，就沒有某種的意義了。

諸君恐怕我們要廢止私有財產。但是，在諸君的現在社會內，私有財產在社會的成員的十分之九看來，是能夠廢止的。這因為今日的私有財產，在這些十分之九的成員方面，是沒有存在着之故。於是諸君就要拿這種話——我們廢止財產，是以社會的大多數的成員的無財產為必須的前提條件的——非難我們了。約言之，就是諸君的非難：我們要廢止諸君的財產。的確的，我們願達此目的。勞働不復轉化為資本，貨幣，地租，約言之，不復轉化為獨占的社會力，由這個瞬間起，即個人的財產，不復變形為布爾喬亞的財產，從此以後，就是廢止諸君所說的人格。因諸君已經自己訴狀出來，所謂這種人格，除在布爾喬亞的有產者以外，對不

管那個都無意義的。而這樣的人格，的確是非廢止不可了。

共產主義並沒有奪去無論那個的為占有社會的生產物的力。共產主義僅不過奪去由占有而為束縛他人的勞働的力，

(同上書，第二章)

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鬪爭最初是 國民的鬪爭

不在內容上，而形式上普羅列塔利亞特對布爾喬亞的鬥爭，最初是國民的鬪爭。因此，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最初當然不得處分自國的布爾喬亞。

(同上書，第一章)

共產主義與祖國

共產主義者謀欲廢止祖國與國民性，這是非難我們的話。勞動者沒有祖國。我們不能夠從他們取去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普羅列塔利亞特必須首先獲得政治的支配，升為國民的階級，又使自己構成國民，因此，就在此限度內，普羅列塔利亞特牠自身——決不是在布爾喬亞的意味內——尙是國民的。諸國民間之國民的分離及對立，是伴隨布爾喬亞的發達，伴隨貿易的自由，世界市場，工業的生產及適應此等的生活關係的均一而每天繼續不斷的消滅了。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支配，是更加促進其消滅吧。文明諸國的共同行動，至少是為普羅列塔利亞特解放的第一個條件。適應廢止由他人的一個人的榨取的程度，是能廢止由他國民的一國民的榨取吧。國民中的階級對立，是消滅了，因此，國民相互的敵對關係，亦是消滅了。

(同上書，第二章)

一八四八年——一八四九年

：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四九年的革命年鑑的重要的各章，除數章外，所揭出的表題，皆是“革命的敗北！”在如斯的敗北而滅亡的不是革命。這種革命，是尙未達到階級對立所激化的社會諸關係之結實的革命前期的傳統的附屬物——即是從這些二月革命前的革命黨所沒有解放的，以及沒有二月的勝利，反僅由幾多敗北的二月革命所解放的人物呢，幻影呢，觀念呢，及計劃而已。一言以蔽之，就是革命的前進，開拓血路的，不是建築於他們的直接的悲喜劇的成功上，反是建築於產出這個強固的強力的反革命上，即建築於產出自己的敵人——由這種敵人開始鬭爭的破壞的黨，是成熟起來達於現實的革命的黨——上。

（“法蘭西的階級鬭爭”）

* * * * *

革命是歷史的機關車。

（同上書）

最善的國家形態

從布爾喬亞社會本身諸條件發生的諸種的衝突——這些衝突是要作戰到最後才被克服下去的。這些衝突是不能依據空想剷除的。所謂最善的國家形態，在所有的社會的對立，沒有消滅的，不是強力的，因此，即是說只人工的，又僅在外見上受束縛的國家的形態。即最善的國家的形態，在所有的社會的對立，所謂是引導自由鬭爭並解決的國家的形態。

（“遺稿集，”第二卷——“法蘭西及英吉利的階級鬭爭”）

革命、反革命及合法性

當我們舉行革命，幸而告成，我們能夠用絞罪處置我們的敵人，但是不能夠宣判他們。我們把他

當作敗北的敵人，能夠加以剪除，但是，我們不能夠把他當作罪人，加以審判。在革命或反革命告成之後，我們不能夠援引已經取消的法律來適用於這種法律的擁護者。這是合法性的懦怯的偽善吧。

（“寬恩陪審法庭前的馬克司”）

* * * *

反革命的地盤，亦是革命的。

（“遺稿集”，第三卷——“普魯士革命的清算”）

法律與社會

社會不是依據於法律的。牠是一個法律上的空想。法律實是依據於社會的，牠就是反於個人的自由意志而常時由物質的生產方法發生的共同的利益和慾望的表現。……法律是與生活關係的變化而同時變化的。擁護反於社會的新發展之慾望與要求的舊法律，在其根本的意義內，是除為反於適合時代的全體利益之不能追隨時代的特殊利益

的偽善的擁護外，就沒有任何物了。

（“寬恩陪審法庭前的馬克司”）

德意志與俄羅斯

唯同俄羅斯的戰爭，是革命的德意志的戰爭——即是由此洗淨德意志過去的罪業，自己奮發起來，能戰勝自國的專制君主的戰爭，只是除掉了破碎的懶惰的隸從的觀念而適應國民的，和能抱極大的犧牲而獲得文明的宣傳的以及向外解放同時向內就是解放自己的戰爭。

（遺稿集，第三卷——“國民的革命”）

革命與英吉利

將全國民普羅列塔利亞特化的國家，以巨大的手腕擒住全世界的國家，以金力曾經支辦過歐洲復興的費用的國家，以及在牠自身胎內的階級

對立已經達到最顯著最露骨的形態的國家——即是英吉利，其革命的波濤，像衝着巨大岩石而分散般的，新社會已經在母胎內饑餓得疲乏了。英吉利是支配世界市場。在歐洲大陸的各國內，即在全歐洲大陸內的國民經濟關係的變革，如果除去英吉利，便是一個玻璃杯水中的波瀾。各國內的工業和商業的關係，是受牠自己和其他國家的交易支配的，是以牠自己對世界市場的關係決定的。可是英吉利支配世界市場，而布爾喬亞派支配英吉利。

（同上書，第三卷——“一八四九年的新年”）

革命的美麗的文句

“正義，”“人道，”“自由，”“平等，”“博愛，”“獨立，”……這些道德的範疇，進到人們的耳朵裏，都非常的響亮而快疾的，然而，在歷史的及政治的問題內，就沒有某種全然證明的地方了。“正義，”“人道，”“自由”等等，牠們是無徇私的可任人隨

意要求的。但是，遇及事實問題，若是不可能時，則他們就不實現出來，又到底無非是“空虛的夢幻”而已。……這些美麗的文句——西歐已經由最殘酷的反革命而揭破其內容的真面目了。

(同上書，第三卷——“民主的汎斯拉夫主義”)

勞 働 的 權 利

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革命的要求，便是總括着的最初劣拙的公式的勞動的權利……這個勞動的權利，在布爾喬亞的意味內，是一個矛盾，是一個似憐憫又無果敢的願望。但是，在勞動的權利之背後有對資本的支配，在對資本的支配之背後有生產手段的占有，那聯合的勞動者階級的從屬，因而的工錢勞動，資本及那些相互關係的揚棄。在“勞動的權利”之背後，是成立了六月暴動。

(“法蘭西的階級鬥爭”)

空論的社會主義與革命的社會主義

空論的社會主義——牠是在自由的歷史的自己運動尚未達到發展時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理論的表現。……空論的社會主義的妄想，將運動全體，使從屬於自己的要素之一個，將共同的社會的生產，代替以放置在各個玄學者的頭腦的活動上，以及對於社會具有必然性的階級的革命鬥爭，曲解起來或由廣大的感傷主義而用空想的方法適應牠，和在根本的觀察只不過是理想化了現在社會的空論的社會主義，欲描寫沒有陰影的社會的繪圖和欲實行反於社會現實的理想，而這種社會主義，當其由普羅列塔利亞特委棄着小布爾喬亞化時，以及由諸種社會主義者們之間的鬥爭的體系，當其能明白的把握着一切社會變革的通過點的一種而對抗其他的一種時，於是普羅列塔利亞特，更是集結革命的社會主義，即普羅列塔利亞特集結布爾喬亞化自身發現了的布浪葵名稱的的共產主

義。這種社會主義，是革命的永久的宣言，是革命的階級的獨裁——即是為廢止一般的階級差別，廢止為階級差別基礎的全體的生產諸關係，廢止適應這種生產諸關係的全社會的關係，以及是為革命了由這種社會關係而生的全觀念之為必然的通過點的普羅列塔利亞的階級獨裁。

（“法蘭西的階級鬥爭”）

普通選舉權

凡革命是必要人道（指通路的意義——譯者）問題。普通選舉權，便是新的革命的人道問題。

（同上書）

布爾喬亞國家

所謂布爾喬亞國家，不外是對自己階級的各級成員並被榨取階級的布亞喬爾階級的相互保

險。而這個保險，對布爾喬亞社會，不得不成為非常費用的而且外面上非常獨立的。這因為被榨取階級的壓迫，是更加變成困難之故。

（“遺稿集，”第三卷——“烈台拉特爾”）

租 稅 改 革

租稅改革是一切急進的布爾喬亞的自鳴得意的策略，是一切布爾喬亞——經濟學改革論者的獨特的本領。從最早的中世紀時代的商人至近代英吉利的自由貿易論者，其主要的鬥爭，皆以租稅為中心問題

租稅改革的目的，就是為廢止有礙於工業發展的傳統的租稅，和更一層的緊縮財政，即更一層的均等分賦。布爾喬亞將所謂平等的租稅分賦的妄想的理想，雖在他們實施時都成泡影的，仍然更加熱心追求的。

直接建基於布爾喬亞的生產的分配關係，工

錢與利潤，利潤與利子，地租與利潤的關係，是由租稅僅能變更其無關重要的枝葉問題，至其根幹問題，仍不受某種威脅的。關於租稅的研究與議論，是以一切這個布爾喬亞的諸關係的永久存續為前提的。即甚連租稅的廢止，對布爾喬亞的財產及牠們的矛盾的發展，不過是唯能促進而已。

租稅能夠優遇一階級而為壓迫其他的階級。這點恰如在金融貴族的支配下所看見的情形一樣。租稅是能打破了當一方的負擔轉嫁於他方的負擔的在布爾喬亞與普羅列塔利亞特間的障壁。

普羅列塔利亞特每遇新租稅的課繳，要受加重的壓迫。舊的租稅的廢止，不僅不能提高工錢，實是提高利潤。在革命的場合，非常高的租稅率能對私有財產攻擊的形態為有用處的。但是，萬一在這種場合，租稅進展到為新的革命手段呢，則牠結局反是由布爾喬亞的關係而為攻擊布爾喬亞的主要資料。

減稅，即低額的租稅分賦，這是平凡的布爾喬亞的改革。租稅的廢止，這是布爾喬亞的社會主義。這種布爾喬亞的社會主義，主要的是訴諸於高工業的中流階級及農民。既在今日生活於他們的最善世界的天布爾喬亞地，當然是要侮蔑最善世界的空想吧。

(同上書，第三卷，同前)

革命的勞動黨與小布爾喬亞的 民主主義

革命的勞動黨對小布爾喬亞民主黨的關係，是如次的。即革命的勞動黨當其以顛覆為目的而對分派的各黨，能與牠們協力的，但是，由此勞動黨當其在固守着為代表勞動者的黨的場合，則無論何時，都與牠們形成對抗的地位。所謂代表革命的普羅列塔利亞為變革全社會的思想，在民主主義的小布爾喬亞不能存在的，所以牠們對現存社會，主張以平和的手段努力變革社會狀態。……確

實的問題，關於勞動者，仍然要和從前一樣為工錢勞動者。唯民主主義的小布爾喬亞，希望勞動者獲得較高的工錢與較安定的生活，同時，要達到此種目的，他們以為可由國家方面的部分的事業與慈善政策而達成之。他們用緩轉的布施政策，誘惑勞動者，而且希望着由於使勞動者達到一時的安樂而打破他們的革命勢力。……但是，這樣的要求，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黨，決不能滿足的。……民主主義的小布爾喬亞，現在到處受着壓迫的，於是他們對普羅列塔利亞特，特別表示好意，提出合同與妥協的口號，說教般的謀將民主主義黨中的一切傾向，打入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心坎中而努力樹立一大反對黨。……如斯的合同，僅形成他們的利益。而且全然是為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損失吧，普羅列塔利亞特由此失却了辛辛苦苦所獲得的獨立的地位，而變成爲官許的布爾喬亞民主主義的附屬物了。因此，如斯的合同，是須非澈底的排除不可。……就在共同的對敵與鬥爭的場合，亦無用必要某種的

特殊合同。若遇如斯的共同的對敵與直接鬥爭，則兩黨的利害，就在這個瞬間是相一致的，且如從來及在將來一樣，僅從一時的利害關係的打算而發生的結合，是會自然樹立的。……勞働者在鬥爭中及鬥爭後內，要在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者的要求外，一遇機會，必須提出自身的要求。民主主義的布爾喬亞，當開始政權把握的準備時，則他們直然的主張要求對於勞働者的保證。且遇必要時，則強制的要求這個保證並講求保持一般新支配者而給與可能的一切讓步與約束的政策。——這就是危險的曝露他們的支配者的最確實的手段。再之，勞働者就在此時容易使他們對於一般的新的狀態的勝利的陶醉與感激。……總括說來，從獲得勝利以後，不復是對於所擊破的反動的政黨，反之，要對於從來的同盟者即獲得共同的勝利而獨自榨取的政黨，開始是不信任起來。

（“寬恩共產黨事件的曝露”——八八五年憲里希版附錄）

封建財產的廢止與國家權力的集中

布爾喬亞民主主義者與勞働者衝突的開始的第一點，是封建制度的廢止。如在第一次法蘭西革命內，小布爾喬亞主張將封建領地爲自由的財產而給與農民。即他們要使存續農村普羅列塔利亞特，以及要使現在法蘭西的農民，同樣的捲入於貧窮與債務的漩渦之中，形成爲小布爾喬亞的農民階級。勞働者爲農村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利益，又爲他們自身的利益，不得不反對上述的計劃。他們主張將所沒收的土地，作爲國有財產而存置起來，使變成爲勞働者的移住地。而且在勞働者移住地所聯合的農村普羅列塔利亞特，利用大農法的一切長所而進行耕作，於是直然的從共同所有的原則，爲建築繼續動搖布爾喬亞的所有關係中的鞏固的基礎。如民主主義者與農民結合一樣，勞働者不得不與農村普羅列塔利亞特結合。再之，民主主義者或

直接企圖聯邦政策的實現，或在單一不可分的共和國在不能避免的場合；至少謀實現由共同體及地方獨立的形式而使麻痺中央集權。勞働者反對他們的計劃，不僅建設單一不可分的共和國，更進一步的努力謀權力的集中於國家權力的掌中。勞働者不被共同體的自由，自治等等的民主主義的囂語所迷惑。如德意志一樣的尚存在着多數可除去的中世紀的遺物，以及在有可打破的多數地方的偏狹性的地方，因為各村落，各都市，各地方的全勢力，只由中央發動般的革命的活動，要逢着新的障礙等，不管在怎樣的事情之下，決不能許可的。

(同上書——同前)

寬恩共產黨訴訟事件

“政治警察的全存在，是依存於這個事件的判決！”與凱特在寬恩共產黨事件的審理中，送書信於倫敦公使的言辭內，他洩露了共產黨事件的秘

密。“政治警察的存在，”這不僅是依此方法有直接關係人們的存在與運動。他是從屬包含裁判所……及新聞……的全政府機構的，那個政治警察制度的。他恰如倍尼斯的全國家機關，是從屬於國立宗教裁判所同樣的。在普魯士革命的動亂之際，所中止的政治警察，是一個改革——是必要以第二法蘭西帝國為模範以及亦以現在為模範的改革。

(同上書——一八七五年拉波第希版附錄)

反對革命的遊戲

少數派(共產主義同盟)將批判的見解，代替以獨斷的見解，將唯物論的見解，代替以唯心論的見解。在他們看來，革命的車輪，不是現實的諸關係，單是意志。我們向勞動者說：諸君須變革諸關係，須變革諸君自身，以及因為能成為政治的支配者，不得不經驗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內亂及國際鬥爭，與此相反的諸君說：“我們直然的不得不握有政權，

否則我們可以安穩的睡着。我們特別對德意志的勞働者，指示德意志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未發達的形態時，然而，諸君就以魯笨的態，對於德意志手工業者的國民的感情與身分上的偏見加以諂媚。所謂國民的言辭，由民主主義所奉爲圭臬的，同樣的所謂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言辭，由諸君奉爲圭臬的。諸君亦同民主主義一樣的，將革命的發展用革命的慣用語去曲解起來。

(同上書)

* * *

革命的暴壓，在共演者的腦裏，特殊的在從本國的革命舞台被追放的共演者的腦裏，當作一種激動而放置起來——因目自己爲有能的人物而當作無所顧慮的激動而放置起來。這些人們，在歷史的進行之中變成不能看見自己。他們對運動的形態是能轉變的事情，不絲毫承認的。因此，就在他們自身，以及就在他們所獻身的事件，變成進行着相等的危險的陰謀與遊戲的革命。……遇着危機而

失却思慮的事情，對於黨變成犯罪的行爲，爲必要的公然的贖罪。

(同上書——拉波第希版附錄)

* * * *

在一方面，革命所謂由通敵，或由偶然而尚未達到時機成熟時勃發的，都可屬於一切陰謀的本質的。在他方面，我們在三年間只管叫道行動！行動！以及革命的辭彙的全部，當在所謂“暴動”一語之中極盡表現時，則所給與的機製，所謂現在不是暴動的時期，發出如斯指令的可根據的充分的標準，我們到底不能期待的。

(李阿薩諾夫編，‘馬克司昂格斯論文集’
第一卷)

* * * *

……如在詩內，就在政治問題亦是同樣的。革命由命令不能發生的。由一八四八年及一八四九年的可戰慄的經驗，爲誘發國民的叛亂，較諸在遠隔的地方，指導者在紙上所發的命令，已經存在着

更必要的某物了。

(同上書)

亡命者的時代

除去二三個人們，對移住問題因為時勢的關係，為多少正當化的妄想的，以及為沒有豫期所放置的由意外的狀態當然發生的沒常識的非難，是不能够的。……略略比較從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九年的政府及布爾喬亞社會的歷史與同時代移住的歷史，則為後者的所能敘述的，就能發現極堂皇的辯明吧。

(佛格特氏)

佛拉利希拉特

我們的佛拉利希拉特，在他的個人生活內，是極寬懷的人，是極謙讓的人。他在真率的辯邪氣的

裏面，藏有極纖細的又極諷制的才智。且他在事實方面，是熱情家，這點對於他，並沒有使他變成無批判的，迷信的人類。他是真實的革命家，是徹頭徹尾的真面目的人。——這是我願意輕便的給與他人的稱讚的言辭。

（“新時代，”第二十五卷，第二部）

孔拉特·修拉謨

天逝了，我的朋友……孔拉特·修拉謨。他從合衆國回來，再來倫敦訪我時，在充滿血氣的剛成長的榮榮蓬勃的青春的體軀內，已經深深地種着不治的肺病了。就唯此肺病，不過是燐燐的表現他的特色的優美的頭腦。……修拉謨的熾烈的，果敢的，熱火的性質——就在日常的利害問題，不能拘束他的性質——是由批判的智能，獨創的思索力，諷刺的機智及純樸的氣質而潤長起來。他是我黨的巴西·赫斯滂。

(佛格特氏)

自由貿易論者

在今日社會狀態之下，自由貿易是什麼呢？這是資本的自由。諸君，如果把現在尚妨害資本的自由發展之二三國民的障壁打破，則就可以使資本的活動完全自由。諸君，祇要工錢勞働與資本的關係繼續存在，商品與商品交換常在最有利的條件之下而進行的，則榨取階級與被榨取階級無論到何時均是存在吧。所謂資本之更有利的使用，可以消滅工業資本與工錢勞働的對立，像如此推論的自由貿易論者的主張，實在使人難以判斷的。事實是全然相反的。即資本家與勞働者的對立的結果，是這個兩階級的對立將更明白的表現出來。有時你們承認甚麼穀物稅，地方稅，及關稅，不復存在了，總之，勞働者可目為現在尚為自己們的貧困原因的一切附帶事情均完全消滅了。而且，從勞働者的

眼前陰蔽他們的真正敵人的許多黑幕都揭破了。於是勞動者明白，成爲自由的資本比由關稅的障礙所苦惱的資本，更加會變成他們爲奴隸。……自由貿易在地球上各國之間所樹立的博愛主義，決不是博愛的。在世界的形態的榨取冠以四海同胞主義的名稱，這只是從資本家的胎內所產生出來的一種思想。自由競爭在一國內所成熟的一切破壞的現象，是更能在較大規模的世界市場內返復出來。……如果自由貿易論者不能了解如何這一國犧牲別一國可以致富，則我們可毋庸驚異的。這因爲這些諸君也不求了解在一國的內部，如何這一個階級可由其他階級的犧牲而致富之故。但是，不要以爲我們批判商業自由，便有意辯護保護關稅制度。若不是專制政治的朋友，則能與立憲政治鬭爭的。……一般的說來，今日的保護關稅制度是保守的，但自由貿易制度是破壞的。牠破壞往時的國民性，而且極度的尖銳化了普羅列塔利亞與布爾喬亞的對立。約言之，商業的自由制度，是促進

社會革命。且僅在這種革命的意義內，我所以贊成自由貿易者。

（“哲學的貧困，”附錄“自由貿易問題”）

孟德斯特式的和平論

孟德斯特學派的和平的福音，誠有深刻的哲學的意義，那是極大的誤謬吧。這種和平的福音，其意義不過是將交戰的封建的方法換作商人的方法——即是將大砲換作資本的方法。

（李阿薩諾夫編，“馬克司昂格斯論文集”第一卷）

爲裁判官的戰爭

戰爭是試驗國民 —— 這是戰爭的重要的一面。戰爭是如木乃伊放在天空下曝露任其腐爛一般的，對不復有何種生活力的一切社會制度下死刑的宣告。

(同上書，第二卷)

神聖化的現狀

王朝派，君主主義派的政府組織的無力量，自第一次法蘭西革命以來，常時能在次的言辭裏概括起來：——維持現狀。當時社會的情形，對事物的處置，由偶然和災害的各種問題，任其在一般的調和之中，證明其貧困，同時，支配的主權者們自身曝露無論怎樣的進步與文明無關係的那完全的無能。拿破崙知道一時對全大陸能夠實行自己的自由，以及依照天才力與目的意識會確實的處理牠：在惠英會議時，聚集一堂的歐羅巴正統的“合同知識，”處理同樣的事情，是需要許多的年月。這種“合同知識，”是開始競爭和演出慘憺的混亂，而且對歐羅巴的分割，陷於厭棄的情境，致使今後決不是追求前進的而以極端的厭倦的表現閉幕了。對於柏朗第名稱一樣的事實沒有歷史的認識和理解

的，沒有思想的，又沒有創意的這個非凡的密爾密特訥（在古代希臘時的笛薩林的居民埃希爾萊斯英雄的家臣——譯者）——他們一方充分的意識着自己的技能的不熟練，他方他們自身神聖化了充滿在牢獄中的現狀。

（同上書，第一卷）

近代理工業的嫡子的任務

所謂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只是一時偶發的事件——不過是在布爾喬亞社會的堅固的外殼上所起的細微的裂痕而已。但是，這個革命，已經是顯露其未來的不可深計的偉大的革命。外表似乎在堅固的外皮之下，就已溶解了存在的巨大的大洋。不過要顯現這個巨大的大洋，則就須粉碎全大陸有如滿天佈滿微塵的大爆發了。在喧騷與混亂的情況之下，他們已到處貼滿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解放的佈告，即十九世紀與今世紀的革命的祕密。這

種革命，的確決不是一八四八年這個年頭的新奇事件。蒸氣，電氣及自動力，確是較諸市民巴爾倍，勒斯柏爾，布浪姿等更帶有危險性質的革命家。我們所呼吸着的大氣，所謂有二萬磅的重量，諸君是感覺到嗎？實際革命的空氣所遮蔽的，從四面八方所壓迫着的一八四八年的歐羅巴的社會，同樣的諸君難道是沒有絲毫的感覺到罷。確實的存在着有爲十九世紀的特色的以及無論何種的黨派所不能否認的一個偉大的事實。這個偉大的事實，在一方面，用大量的聲音叫醒了在一切過去的歷史時代所不能豫想的工業上並科學上的力量，在他方面，的確的呈現出比較在口頭上常時說的那羅馬帝國末期的可戰慄的事實還利的的頹廢的徵候。我們在這個時代內，對於一切事物，都可看見在事物本身的裏面充滿一層陰鬱的氣象。機械固雖是短縮人類的勞働，給與在生產方面有可驚的力量。但是，看吧，機械是招致了饑餓與遲勞。新的解放的財富的力量，是由運命的奇特的變化，反變成窮乏的根

因。技術的勝利，反對人類的性格，是被犧牲了。人類變成在自然界內的支配者，然而人又變成人間的奴隸，變成他自身之可恥的行為的奴隸。甚至科學的光明，亦僅不過是照出黝暗的無智的世界。物質力本是能賦與精神的生命，但是，一方人間的生活，反是退化了物質力——這能說是我們一切的發明與進步的結果。一方面的近代工業與科學，他方面的近代貧困與頹廢的這種對立，我們時代的經濟力與社會關係的這種對立，是成爲一個事實——是顯然的，壓倒的，不可抵抗的一個事實。觀察這個事實，或許有悲歎的黨派。又其他的黨派，願廢棄近代的技藝而免除近代的糾紛。或他們作如此的空想了，爲他們完成的在經濟上內的明白的進步，是亦必要在政治上內的同樣明白的退步。在我們看來，這個極力繼續謀免却一切對立的狡猾的精神，我們不好看錯的。爲實行人類的幸福時的社會的新力量，我們知道僅須要人間——而且這個人間，即是勞働者。勞働者如機械本身一樣，現今是有非

常良好的收穫。在從布爾喬亞氾，貴族，與退步的憐憫的豫言者口中致使混亂着的徵候中^④我們發現我們的善良的朋友，我們的羅賓·佛特，牠在地中極敏速活動着的古鼯鼠——革命。英吉利的勞働者是近代理工業的嫡子。因此，的確的，他們當在促進為這種工業的產物的社會革命——牠是全世界內的他們的全階級的解放，又是與資本的支配及工錢奴隸同樣的國際革命——時，決不會居於最後的隊伍中。……歷史自體正在設立法廷——在此法廷上下判決者，即是普羅列塔利亞特。

(一九一三年四月十四日，‘前驅社’所載。)

革命的新紀元

布爾喬亞社會再是經驗着十六世紀的事情——我們祝望從前的十六世紀產生布爾喬亞社會般的第二次的十六世紀，恰好相反的鳴起了布爾喬亞社會的弔鐘——我們不能否定的。布爾喬亞社會

固有的任務，就是進行至少由自己所願望達到的世界市場的建設及以此為基礎的生產。世界是圓形的，因此，這個任務要似乎由加利非亞尼阿和澳大利的殖民地及中國與日本的開放而終結起來。在我們看來，困難的問題是如次的——在大陸上的革命，雖在現在勃發起來，要直然的帶有社會主義的性質吧。在較廣大的地勢下的布爾喬亞社會的運動，現在正在繼續上昇的時候，難道這種革命有所謂不能在零星的各地上的當然的壓迫嗎？

（“馬克司·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二卷，

——一八五八年十月八日）

* * * *

我向他們如斯的說明：——我們從我們自身以外的何人，均不接受為普羅列塔利亞黨的代表者的我們的命令吧。但是，那舊世界及舊政黨的一切分派，將由接近於我們的排拆他的一般憎惡的意念而黏貼反對的標語了。

（同上書，第二卷——一八五九年五月十八日）

* * * *

在歐羅巴內的革命的紀元，在目前殆能復興起來——僅此點那是確實吧。且一般的事情，都表現良好的趨勢。但是所謂暢狂的自己僥倖與染着小孩子的熱狂——以這種熱狂我們曾歡迎了在一八四八年二月以前的革命家——是變成沒有了。如華爾特其他的舊同志，有的是脫離了，有的是背叛了，有的是墮落了，而且新的增加，尙是不少的。加之，我們自身洞悉愚鈍的行爲在革命上開演甚麼的任務呢，和那爲遊民的如何的榨取呢。

(同上書，第三卷一一八六三年二月十三日)

* * * *

國民當遇一大飛躍或一個新紀元開始到來的時候，他們常常被支配於過去的幻影，以及他們用非常的代價購求而得的一切權力和勢力，想過渡到——或表面的想——爲前代的國民運動的支持者的人們的手裏——這是革命的特質的一個。

(李阿薩諾夫編“馬克司·昂格斯論文集”)

第二卷)

階級、階級鬭爭及普羅列塔利亞
特的獨裁

若在我自身說來，發明在近代社會內的階級存在及階級相互的鬥爭，不可歸諸於我的功勞。布爾喬亞歷史家，在我以前，老早就提示出這個階級鬥爭的歷史的發展，以及布爾喬亞經濟學者，老早就提示出階級的經濟的解剖。我在這些問題內，為新的證明的，有下列三點：(一)階級的存在，單是依據着於生產之特定的歷史的發展鬭爭；(二)階級鬭爭必然的形成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獨裁；(三)這種獨裁的本身，不過只是為形成揚棄一切階級及達到無階級社會的過渡的階段。

(“新時代，”第二十五卷，第二部)

* * * *

在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的中間，有一個從前者到後者之革命的轉換時期。為適應這

個時期，必須有一個政治的過渡期，且這個過渡期的國家，即不外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獨裁政治。

（“新時代，”第九卷，第一部）

革命的行動

所謂革命的行動，便是從階級鬭爭本身而發生的行動，而指一切所集積的社會的運動，因此，又指藉政治的手段（例如依據法律的勞働日的短縮）來貫徹目的的運動而說的。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二部）

國際勞動者協會

國際勞動者協會，是為對抗資本世界的布爾喬亞的陰謀之勞動的國際組織。

（“法蘭西的內亂”）

* * *

倫敦的勞働者示威運動，純粹是“國際”的任務。……在這裏已顯示出不是在遊藝場裏所活動的和在舞台上所表演的，以及顯示出與民主主義者式的一方面公然的穿着大袈裟大吹大擂而他方面不知爲的是甚麼的區別。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三卷）

國際的一般規約

勞働者階級的解放，是須由勞働者階級自身的手來獲得的。爲勞働者階級解放的鬭爭，並不是以階級的獨占與特權爲目的的鬭爭，實是以平等的權利和義務及一切階級支配的撤廢爲目的的鬭爭。勞働者是經濟的屈從於成爲生活資源的勞働手段的獨占者之下的事情，實爲決定在一切形態內的隸屬——即爲會社的貧困，精神的萎縮及政治的從屬的根底。因此，勞働者階級的經濟的解放，是變成極大的目標，而一切政治的運動，可作爲手

段的而從屬於經濟的。過去，爲達此目的的一切企圖，因各國的勞働，在多種的部門之下缺乏一致的力量，在諸國勞働者階級之間缺乏友誼的同盟，於是結果均隨起隨滅了。勞働者階級的解放，不是一地方或一國民的問題，實是一個社會的問題，總括近代社會存在的一切國家，所以這個解決有待於最進步的國家的實踐及經濟的協力。目前在歐羅巴諸工業內勞働者階級的重新勃興運動，是喚醒了新的希望，同時他方迫切的需要不再陷於過去的錯誤所給與的嚴肅的警告以及目今尚未團結的諸運動的急速的結合。——根據以上的理由，國際勞働者協會是開始創設起來。

（“國際勞働者協會創立宣言”）

十時間制與協同組合的工場

在歐羅巴各國內，除那些以虛偽希望欺蒙他人的人才高唱異議外，已經有一種千真萬確的事，

凡一切公平的研究者，都難以否定的，即是：凡機械的完成，爲農工業生產的科學的利用，交通補助機關的技巧，新殖民地的移住，新市場的獲得，自由貿易的發展，及這些一切的東西，總之，都不能除去勞働大衆的貧困，反是在錯誤的現在制度的基礎之上，凡勞働生產力的新的發展，只不過是招致社會對立的尖銳化與社會衝突的激化。所謂餓死，雖在經濟進步的如斯“陶醉”的時代，在英帝國的首都內殆達到變成一個社會制度。這種時代，叫做商工業恐慌的社會的時疫，以加速度的重新不斷的發生，以及以亘更廣大的範圍，給與致命的打擊，要在世界的歷年史上用特大號記載下來。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失敗後，在大陸內的勞働階級的一切黨的組織與黨報，均由峻嚴的權力破壞了，勞働的最進步的份子，均因對大西洋彼岸的共和國的絕望而逃出了，以及勞働者階級解放的未矇矓的迷夢，亦遇着產業振興的急速增加，道德的頹廢及政治反動的時代而消失了。大陸內勞

階級的敗北……立即亦在海峽的彼岸開始擴大其影響。大陸方面的兄弟們的完全失敗，致使英吉利的勞働階級失其威勢，且破壞對他們自身的信賴，但是，他方給與他們回復為地主與資本家的幾分動搖的自信。他們對已經發表的讓步，還充滿着傲慢。新的金產地的發現，是形成大規模的移住，但是，這個問題，在英吉利的普羅列搭利亞特陣營內，給與充滿了困難的間隙。從來為強力的普羅列搭利亞特的其他中間者們，現時受一時的待遇改善與工錢增加的誘惑而奪去其力量，且變形於有似善良的人了。擁護第台斯特運動或謀重新整理組織的一切努力，自然是全然的歸諸於失敗了。勞働者的印刷機關，因大眾的無關心，是次第的倒壞了。且事實，英吉利的勞働者階級，連對他們的政治的空虛的狀態向未有滿足的。若說當時在英吉利勞働者階級與大陸勞働者階級之間沒有行動的協同，然而，在無論甚麼場合，是有敗北的協同的。

就在這時期，尚有適應當時經過情形的特徵。

在這裏很明白的可看見二大的事實。

亘三十年經過以可驚的忍耐進行鬭爭之後，英吉利的勞働者階級，利用土地貴族與貨幣貴族間的一時的分裂，致達到使通過了十時間制。由此關係，工場勞働者在其肉體上，道德上及精神上所得的利益——這種利益在工場的監督官每半年報告中，是依年代的順序而顯示出來——須在今日一般的承認起來。大陸內的政府的大部分，對英吉利的工場法，多少要受着影響而逼迫牠採用同樣的形態。再之，英吉利議會每年要不得已的致有擴張這種法律的適用範圍。且這種勞働法的可驚的效果，不僅單有實際的意義。英吉利的布爾喬亞派，所謂科學者的他們的最著名的機關，例如通所有的猶羅博士，西尼亞教授及其他這一派的學者，證明將勞働時間以法律的制限短縮，牠不管進行怎樣的制限，不外是鳴起了英吉利工業的生產，且豫言要進行達到他們自身的滿足，必致使英吉利工業如吃血鬼般的展開了吸吃小兒的血。古代殺戮小

兒，是崇拜摩洛克神的祕密的習慣，但是，此種情形，不過在行非常盛大的儀式場合以及定期數年舉行一次所表現的，且此場合的摩洛克，決不是特別的只喜用貧乏者的小兒。因勞働時間的立法的短縮所引起的鬭爭，牠不僅是威脅資本家的所有慾，更之，以激烈的形勢，直接的侵入到創造布爾喬亞經濟學的需要供給法則的盲目的規整與生產要以社會的全體來調整及指揮即勞働者階級的經濟學的原則間中的大紛擾的漩渦中。因此，十時間制不單是舉出一個大大的實際的效果，且牠亦是一個原則的勝利。即布爾喬亞的經濟學，開始在光天白日之下屈服於勞働者階級的經濟學了。

勞働的經濟學，另一方面又對資本的經濟學獲得了更大的勝利。這種勝利，即是基於協同組合運動，特別的基於協同的原則，和由不要他人的援助的勇於作為的人而建立起來的協同組合的工場。這些偉大的社會的實驗價值，不好有過高的評價。能進行和發展的大規模的近代科學的生產，是

能提供勞働者階級及可以毋須壓迫勞働的資本家階級；爲結合工業的本身的勞働手段，毋須必要對勞働者自身的支配及爲榨取的器具的獨占；以及與被滅亡的運命的奴隸制度與農奴制度相等的，工錢勞働不過只一時的低級的社會形態，而今後必須以自發的勞働，輕便的勞作，及愉快的心在行困難的事務的聯合勞働之前表現出來——對這些事情，協同組合工場不是由論證而由實行證明的。英國協同組織的種子，是由羅巴特·歐文而廣播起來。大陸勞働者的同樣的實驗，事實上，是這個理論——牠在一八四八年沒有發現的，但當時已有其高調了——的實際的成果。

從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四年的這個時期的經驗，判然的證明協同組合的勞働，在原則的一方面看起，雖是優美的，又是實際的有益的，然而其實驗的辦法只局限於對各個勞働者的狹隘的範圍，於是對阻止幾何率的進代的獨占的增大與解放大眾，即顯著的減輕他們的貧困的壓迫，決不能辦到

了。……因爲解放勞働者，協同組合的勞働，須達到全國民的規模的發展，因此，當然不得不從國家機關助成起來。可是對這問題，地主及資本家因當時擁護或永久化他們的經濟的獨占，要利用他們的政治的特權吧。對於促進勞働解放的地方，他們是以可能的一切障礙物謀阻止其發展的。……因此，政權的獲得，目前變成爲勞働階級的義務，他們似乎理解這個事情。……勞働者握有成功的一個要素，就是人數衆多。所謂多數，他們須達到爲一個同盟的結合及在共同的有一個意識的目標的場合，開始是變成強力。過去的經驗，已教訓他們對在諸國的勞働者之間的存在，以及爲鼓勵他們解放的在鬭爭內牢固的互相提携的親睦的紐帶的輕侮的觀念，爲他們無協力的全般失敗的主要點，而已適當的制裁他們了。一八六四年九月廿八日在聖馬丁會館所集合的爲諸國的勞働者所創設的國際勞働者協會，實是由這些事實問題考慮的結果所發生的。

（“國際勞働者協會創立宣言”）

外 交 政 策

勞働者階級的解放，如果須以勞働者階級的親密的結合與共同為前提的話，則外交政策，當其追求犯罪的計劃，利用民族親家的偏見而在掠奪戰爭內浪費國民的鮮血和財產時，他們對這個重大的使命應抱怎樣的態度呢？防止西歐羅巴不為大西洋的彼岸為永久存續和增人奴隸制度而演如可呪咀的十字軍的癡狂殺的出征，不是支配階級的聰明，是英吉利勞働者階級的勇敢的反對。歐洲上層諸階級對俄國克服高加索上要塞時給與勇敢的波蘭人的大屠殺，表示一種無恥的喝采，虛偽的同情，和卑劣的冷淡態度；這種勢力的頭在聖彼得堡，牠的手足在歐洲一切內閣中所存在着的那野蠻強國的俄羅斯的無遠慮的侵略，勞働者階級對此問題，倘應該精通國際政策的祕密，及歐



視他們政府的外交的惡事，則須有盡他們的全力阻止此事進行的義務；如果在不能阻止這種惡事的場合，他們應該起來進行澈底的彈劾，以及宣揚正義，道德的單純法則——這是與可支配私人間的關係同樣的，為在國民間的交易上的最善的法則的適用——的義務。為這樣的外交政策的鬭爭，是為勞動階級解放的一般鬭爭的一部。萬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團結起來吧！

(同上書)

勞動者與一八六六年

布爾喬亞汜所集中的一切東西，在勞動者方面當然是願望的東西。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三卷
——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七日)

俾斯馬克的歷史的目標

我說及俾斯馬克——他是俄羅斯的陰謀的傀儡——，則他實是驅使法蘭西的事態陷於危機的境地。但是，我說及德意志的俗學者們，則他們的全過去，顯示出在他們僅依據神與劍的恩惠能強制統一。

(同上書，第三卷——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二日)

佛愛爾台拿特·拉薩爾

經過十五年間的表面靜止之後，拉薩爾再在德意志呼醒了勞働者運動——這就是他的不能磨滅的功勞。但是，他犯了極大的過失。他過分的被支配於目前的發現的時勢。他以細微的出發點——和台立池這種小人物對抗——，作為他的煽動的中心問題，就是用國家的救濟去反對自己救濟。所以他不過是重新採用在一八四三年的法蘭西加特力教的社會主義的首領布西反對法國內的真實的勞働者的運動而高唱的標語。他就在根據自己的

聰明，將此標語作為一時的應急手段，而只是由直接的（無益的）效用能正常化而已。為這種目的，他必須主張在最近的將來內有牠的實行的可能性。因此，他的所謂國家，是轉變於普魯士國家。所以他要不得已的對普魯士王國，普魯士的反動派，甚至對舊黨讓步了。

他對在組合所採取的布西之流的國家的救濟與第台斯特的普通選舉權的要求，是集結起來。他忽視了在法國與德國內的條件是相各異的。他忽視了關於普通選舉的劣等帝國的教訓。再之，他從開始以來——如因為救濟大眾的苦惱主張不愛惜黃金的普遍的見解的——對自己的煽動，就賦與了一種宗教上的宗派的性質。事實，一切宗派是宗教的。且他正因其為宗派的設立者，否認從來的運動與一切自然的關聯。他對他的煽動的實在的基礎，不求諸於階級運動的現實的要素，反求諸於一定的空論的普遍的方式，因此，以此為規定運動的經過而要陷於蒲魯東的過失了。

我在此處補說的話，當拉薩爾在一八六二年來倫敦要求我同站在新的運動指導者而向我勸說時，已經是大部分向他預言出來了。

（“新時代，”第十五卷，第一部——一八六八年寄給徐維塞爾的書簡）

宗 派 運 動

對普羅列塔利亞特在布爾喬亞的剝削內的
第一階段，是由宗派運動表現其特徵。這種宗派運動，是在普羅列塔利亞特尚未充分的發展為階級的行動的時代內而有正當的根據的。孤立的思想家，雖是批判社會的對立，但同時，又謀以幻想的解決社會的對立。且將此問題，認為勞働者大衆之完全的東西，而要求普及且實行起來。藉各自的自由意思所形成的這些宗派，既在其性質上，對一切現實的活動，政策，同盟罷業，勞働組合，一言以蔽之，對一切全體運動，採取冷淡的而且隔離的態度。普

羅列塔利亞特大眾，當時對他們的宣傳，以無關心的態度接受牠，不，甚至含有敵意的。巴黎及里昂的勞働者，與英吉利的第台斯特和勞働組合主義者沒有從歐文主義者學得同樣的，亦沒有從聖西門主義者和傅立葉主義者學習起來。爲最初運動的槓杆的宗派，因運動進而超越他們本身，因此，變成一個障礙物，再之，變成反動的。……要之，宗派是顯示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幼稚。這個情形恰如占星術與鍊金術顯示科學的幼稚同樣的。伴隨國際創設的可能，普羅列塔利亞特是必須超越這種發展階段。所謂幻想的宗派組織，相反的即國際便是對資本家，地主，及國家所組織的他們的階級權力那鬪爭內的互相結合的在一切國家內的普羅列塔利亞階級的現實的戰鬪的組織。因此，國際的規約，須追求全體的一一的目標，以及規定爲勞働運動的進行的主要路線所顯示的，在其對理論的完成由實際的鬪爭的必要與內部的思想的交換而發生的衝突所構成的——例如國際在其機關內及一切

大會的席上能無差別的許可社會主義的論證——同一的綱領，和採用此種綱領的真實的勞動者社會，那是知道了。

（“國際勞動者協會的陰謀”）

* * * *

國際組織代替社會主義的或半社會主義的宗派，是以爲鬭爭的勞動者階級的現實的組織而設立起來。這點只要稍稍一譬如創立宣言的本來的規約，就能了解了。他方歷史的進行，當其在尚未打破宗派組織的限界內，國際就不能夠主張自己的存在吧。社會主義的宗派組織的發展與現實的勞動者運動的發展，是常時反比例的。宗派當其在一般的承認（歷史的）起來時，勞動者階級定是尚未充分的達到獨立的歷史運動的成熟時期。可是勞動者階級一經達到成熟時期，一切宗派就變成本質上反動的。要之，歷史在一定時期所能顯示的，均是在國際史中返覆出來了。變成古舊的腐臭的東西，是當在新的獲得的形態的內部計劃自己

的再興與謀自己的存在的。

且國際的歷史，就是對反對勞動者階級的現實運動，和在國際內部力謀自己存在的宗派與門外漢的策略之總務委員會的不斷的鬭爭。這種鬭爭，在總務委員會和各部私的討論席上，較之在大會上很多的進行起來。

(查爾格編，「書簡集」——一八七一年寄給蒲特的書簡)

徐維塞爾

我對閣下在勞動運動中所表現的智力及精力，是無條件的稱讚的。我對我的見解，無論關於任何朋友的，決不隱瞞起來。我根據自己應明白敘述的場所——國際勞動者協會的總務委員會與當地德意志共產主義者同盟——我對閣下常時站在一位同志的地位，則與閣下的不同的意見，不是一言三語所能說盡的。不管一切，如斯的不同的意

見，是確實的存在起來。

〔墨爾林編，“徐維塞爾的政治論文”——
一八六八年寄給徐氏的書簡〕

愛爾蘭的民族解放

愛爾蘭是英吉利土地貴族的防壘。這個地方的榨取，不僅是為他們的國民的富的主要源泉。這個榨取，亦是他們的最大的道德權力。這個榨取，事實上是代表對愛爾蘭的英吉利的支配、因此，愛爾蘭是為英吉利的貴族在英吉利本身內維持他們的支配的巨大的器具。在他方面——一旦若英吉利的軍隊及警察從愛爾蘭撤退，則在愛爾蘭內的農業革命，定是蜂湧起來吧。但是，在愛爾蘭內的英吉利貴族的顛覆，就是為在英吉利內的他們顛覆的條件，這種條件，且達到為必然的結果而發生了。再之，伴隨此種情形，已經是充滿在英吉利內的普羅列塔利亞革命的前提條件了。……

爲資本的主要國的，以及至今日有支配世界市場權力的英吉利，在勞働者革命看來，是主要的國家，加之，這種革命的物質條件，是已經發展至一定成熟程度的唯一的國家。因此，促進英吉利的社會革命這個問題，是國際勞働者協會的最主要的目的。促進這種社會革命的唯一的手段，就是使愛爾蘭獨立。有這樣的關係，國際的任務，在英吉利與愛爾蘭之間的明顯的衝突，應站立於愛爾蘭方面。在英吉利勞働者階級之間，愛爾蘭的民族解放，在他們看來，決不是抽象的正義與人道的感情問題，實是他們自身的社會解放的第一條件；同時，爲喚醒實現這個條件的意識，以及倫敦總務委員會，應特別放在肩頭上的任務。

（“新時代，”第二十五卷，第一部——〔一八七〇年寄給麥愛爾的書簡〕）

“資本論”的發生期

所謂在我的幸福，實是不幸福吧，……但是，我必須排除一切萬難而追求我的目的，而且，布爾喬亞社會不能容許我使爲貨幣鑄造機哩。……我希望我們的黨獲得一種科學的勝利。

（“新時代，”第二十五卷，第二部——〔一八五九年寄給華特麥爾的書簡〕）

* * * *

我必須養成在我以後繼續進行宣傳共產主義者。

（同上書，第九卷，第一部）

* * * *

我爲什麼不回答閣下呢。這因爲我離死期愈是迫切之故。……我因把健康與生活的幸福及家族都犧牲了爲完成我的著作，於是不得利用還能勞作的時間。……我取笑所謂“實際的”人們和他們的聰明。人若是希望做個愚蠢者，則他當然最好是從人間的苦惱回避了和任自己的所欲爲吧。如果我沒有完成自己的著作——只願完成其

——就死了，則我想，我真正是非實際的人間呵！

（同上書，第二十五卷，第二部——〔一八六七年寄給麥愛爾的書簡〕）

* * * *

剛好我現在校正了此書（資本論——譯者）的最末的十六頁（49）。……於是這卷是完成了。這卷的完成，實是君之所賜！如果沒有君的獻身的撈助，我或就要不能夠完成像這樣三卷的龐大的工作了。我對君萬分地感謝吧！

（“馬克思，昂格斯住復書簡集”——一八六七年八月十六日夜二時）

* * * *

只因爲使黨的地位向上，又因爲用敘述的方法排除俗惡……我有似剝削身體般的好容易完成了著作（在這樣困難事情之下所寫的這種著作，恐在其他不再會有這種情形吧）。……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二部）

團結權是創造成人的方法

團結不僅是從牠使成長勞働組合，同時，不僅是附帶有與爲布爾喬亞鬥爭的勞働者階級組織的手段的極大的重要性——這種重要性，就中，甚至合衆國的勞働者，不管選舉制和共和制，由沒有這個團結，就不能夠有濟於事的事實證明出來。且在普魯士及在一般的德意志內，團結權又是破壞警察政治及官僚主義，和粉碎健全的秩序及在農村內的貴族經濟。約言之，團結權就是將“臣民”使成爲成人的方法。……反之，他方王政普魯士政府的共濟組合的維持——且明瞭普魯士的事情者，任何人都老早洞悉這個維持的範圍，當然是狹隘的——是當作經濟的手段而零落不堪了，但同時依照此種辦法發展爲保護制度，勞働者階級的一部被其誘惑，致使運動失其聲勢吧。……就在拉薩爾的失望，所謂普魯士政府的一種社會主義的干涉要發生不幸的幻影，那是沒有容許懷疑的餘地

的。事物的理論，已經是證明牠了。可是勞動者黨的名譽，要求黨拒否如斯的幻想的觀察——當在由經驗曝露這種幻想的虛無漂渺之前。勞動者階級是革命的，不然，就不會有此種情形了。

(一八六五年，寄給徐維塞爾的書簡)

爲抗爭中心的勞動組合

勞動組合爲對資本侵害的抗爭的中心一點，有明顯的效果的。但是，勞動組合將自己的力量，若無分別的使用的結果，則終了要變成部分的失敗。勞動組合如果只爲對現存制度的作用而實行小戰鬪，同時，不努力於現存制度的變革，再則如果才將自己的組織的力爲勞動者階級的最後的解放，即不將自己的組織的力爲工錢制度的究極的廢止的槓杆，那末，他們會全般的失敗的。

(“工錢，價格及利潤”)

建築於錯誤的前提的工錢鬥爭

諸君要知道，在以上所檢討的一切場合內——而目前佔有達到一百中之九十九的——為增加工錢的鬥爭，是常時由未增加以前的諸種的變化——從此這個鬥爭是能發生的，且是必然發生的——而來的，即是由生產物的分量，勞動的價值，貨幣的價值，被榨取的勞動的範圍或強度，以及依需要供給的動搖為條件的和適應於產業上的循環的諸種階級的市場價格的動搖等等的變化而來的，簡單的說，為工錢增加的鬥爭，只是勞動對於資本的行動先行反動了。如果將為工錢增加的鬥爭，從離開這些事情獨立的辦理，即如果僅看見工錢上所起的變化，而丟掉這些由來的其他一切的變化，則諸君無異是因為要達到錯誤的結論，而從錯誤的前提出發了。

(同上書)

工錢平等的要求

對諸種的勞動力的生產費用互相各異之故，使用於諸種工業的勞動力的價值，也當然是各異的。因此，要求工錢平等的呼聲，只是一種誤謬，且建築於到底不能實現的無意思的願望上的。這種誤謬，是承認前提而避開結論的誤謬，且為急進論者所創造的。在工錢制度的基礎之上，勞動力價值的決定和其他一切商品的決定同樣的。且諸種的勞動力，因其有各異的價值，即生產勞動力所必要的勞働量，因其有種種不同，於是這些勞働力，在勞働市場上，也當然有各異的價格。在工錢制度的基礎之上，要求勞働平等的支付——或要求公平的支付——那就與在奴隸制度的基礎之上，要求奴隸的自由同樣的。諸君，將什麼叫做正義，或將什麼叫做公平，都是問題以外的事情。所成為問題的，就在一定的生產制度之下，存在於什麼是必然的，什麼是不可避的一點上。

(同上書)

工錢鬥爭的必然的目的是“廢止工錢制度!”

資本主義生產的一般傾向，不僅是不能提高工錢的平均標準，反是使向低下的方向進行，即把勞働的價值拉下達到最低限度的方向進行。在這種制度內的事態，雖是進行上述的傾向，但這並非是表示勞働者階級必須斷念對資本侵害的他們的抗爭，以及並非是必須放棄把時時發生的爲一時的改善的機會使能最善的利用的企圖。他們如果這樣的做，則他們一定會墮落到陷於絕望的窮迫者無差別的隊伍裏去。我很明白的相信以下各種事實：即(一)，勞働者爲標準的工錢的鬥爭，是與全工錢制度不可分離的事象；(二)，他們爲增加工錢的努力，百回中有九十九回，不過是爲了維持勞働所給與的價值的努力；及(三)，他們對勞働的價

格必須與資本家抗爭，正因為把他們自身不得不當作商品出賣般的而基於他們的生活狀態上。勞働者如果在與資本的他們的日常衝突內，表現畏縮不前，則的確的，他們就沒有資格去做更大的運動了。

但是，同時，勞働者對於工錢制度所結合的一般的隸屬，雖是全然的作度外的看待，然仍切不可自誇自矜這些日常鬭爭的究極的效果。他們切莫忘却，他們是為結果而鬭爭，不是為結果的原因而鬭爭。他們只是阻止向下運動，不是變更這運動的方向。他們只是用姑息手段的療法，不是用根本療法去治病源。因此，他們切不可把自己的力量只專用在這些由資本的不知厭足的掠奪及市場的變動不斷所惹起的不可避免的小戰鬥上面。他們必須理解，現存的制度，把一切貧困狀態都壓諸於他們的身上，同時，已經是產出社會經濟的改造上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及社會的形態。他們應該將“對於正當的一日分勞働的正當的一日分工錢，”這種保

守的標語，必須用革命的標語——廢止工錢制度——寫在革命的旗幟之上。

(同上書)

勞働組合是勞働者階級之組織的焦點

勞働組合的過去——資本是集積的社會的勢力，但是，勞働者只須處理他一個人的勞働力。因此，資本與勞働之間的契約，在一方面是使存在着物質的生活條件及勞働條件的占有，同時，在地方面相反的是使存在着生命的生產能力的社會看來，決不是基於正當根據的結合。勞働者所有的唯一的社會的力量，是勞働者的數目。但是，數目的力量，能由他們之間的不一致而破壞的；勞働者的一致，是由他們相互間之不可避免的競爭生產出來，而且成長起來。勞働組合，在勞働者為提高單純的奴隸的地位發生契約條件戰爭的意圖之下，是由謀除去這種競爭以及減少制限的勞働者的自發

的努力發生起來的。因此，勞動組合的直接的目的，是每日的慾望，對抗資本侵害的一時的彌縫策，簡言之，就是局限於工錢問題與勞動時間的問題。勞動組合的活動，不僅單是正當的，且是必要的。勞動組合的活動，當其如現在的生產制度的存續時，決沒有斷念的。反之，勞動組合的活動是由在一切國內的勞動組合的建設與結合而必須普遍化起來。在他方面，勞動組合如中世時代的自治體與組合，在布爾喬亞階級看來一樣的，自身在無意識的過程裏形成勞動者階級的組織中心。勞動組合如果在勞動對資本的小競爭看來是非必要的，則勞動組合更能把握着為排除工錢勞動的制度及資本的支配之組織團體的重大的意義。

勞動組合的現在——當專與資本的局部的以及僅忙殺於直接的鬥爭時，勞動組合就不能充分的把握着對工錢勞動制度抗爭的自己的力量了。因此，勞動組合要從一般的政治運動與社會運動分離出來。到了最近，對他們的高遠的歷史的使命

的意識，是給與衝動了他們的心坎而覺醒起來。這個事情，由在英吉利最近的政治鬥爭，勞働組合的勇躍參加，在北美合衆國內所形成結果的他們的視察力的擴大，以及最近在修佛爾特的勞働組合代表者大會的席上所發表的如次的決議等可明白的看出來。該決議內說道：“大會完全承認國際勞働者協會的重要工作，為謀堅固的結合一切國家的勞働者而形成一大同盟，而且國際勞働者協會確信對勞働者階級的全體的進步與福祉，認為有本質的重要性，加盟於這個協會在這裏出席的我們的代表團，在此確信之下，將此任務與意義已深入心坎中了。”

勞働組合的未來 —— 勞働組合的本來的目的，暫擱起不論，勞働組合，現在是在為勞働者階級的組織中心的意識之下，必須努力於他們的完全的解放。勞働組合必須擁護因為這個目的所發生的一切社會的及政治的運動。勞働組合如果承認為自身勞働者階級全體的選手或代表者以及滿

應牠的行動的，則牠今日在其陣營內，再沒有窮迫於勞働者的糾紛了。勞働組合必須例如例外的事情變成無力的農村的日傭勞働者，為守着最低賤工錢的勞働者的利益，將整個的身體獻給於僱傭者一樣的獻給於勞働者階級全體。勞働組合，在自己的努力，是有似狹量的利己的，然而，實際其目的為解放數百萬的被壓迫大眾，必須使全世界確信起來吧。

（“德謨克拉提西斯，烏亞亨布拉特，”——
八六八年）

勞働者與機械

機械在一方面內，是握諸於資本家手中的有似專政統治苛酷誅求的最強力的一個機關。在他方面內，機械的發達，是代替工錢勞働制度為樹立真實的社會生產制度的必須條件。機械當其為一個最適當的組織所有時，則牠開始能成為對勞働

者的真實的奉仕吧。

(“先驅者,”—一八六八年)

勞働組合是社會主義的學校

勞働組合當其會真實的負起自己的使命的時候，就不能夠與政治的團體結合關係或從屬於如斯的團體。如果這樣做，則牠就變成給與勞働組合的致命傷吧。勞働組合是為社會主義的學校。在勞働組合內，勞働者能養成爲社會主義者。因爲勞働者在勞働組合內，他們與資本的鬥爭，每天都在他們的眼前進行起來。無論如何的政黨，對勞働者大衆，不過只是使一時的感激。反之，勞働組合，就能永久的捉住勞働者大衆。建築代表現實的勞働者黨以及對抗資本的權力的一個防壁，獨在勞働組合本身上能實現起來。……

(“費爾克斯。修泰特,”—一八六九年,第十七號)

八時間勞動制獲得運動

在北美合衆國內，奴隸制度污辱了共和國的一部時，爲獨立的任何勞動者運動，亦萎靡不振了。黑人的勞動所污辱的地方，白人的勞動就不能解放了。但是，從奴隸制度的死屍，忽然開發出新鮮的青春的生命的芽了。南北戰爭所產生的最初的果實，是以一時間走七里的機關車鞋很快的從大西洋到太平洋，從新印克蘭到加利非亞尼阿發生了八時間制的煽動運動。在巴第麻阿所開的全國勞動者大會（一八六六年八月十六日）的宣言內說道：“對這個地方的勞動，現在從奴隸制度爲解放的最初的重大要件，就是要把美國各州使能通過八時間的標準勞動日的法律。我們在這裏敢決的決議：我們要盡我們的全力量，使達到這種光輝的成果。”同時，（始於一八六六年九月）在日內瓦所開的國際勞動者協會，根據倫敦總務委員會的

提議而如次的決議道：“我們宣言，勞働日的制限，是預備的必須條件，因為沒有此種條件，則以解放為目的的其他的如何的努力，不得不歸諸於隨起隨滅的。我們提議為勞働日法定制限的八時間勞働制。”所謂從生產關係本身所具備的在大西洋兩岸發生而來的勞働者運動，“當其不預先制限勞働日以及嚴重的勵行規定的制限，那就在其以上的社會改良的進步，其到底成果的實現而不能預期了。這是為英吉利的工場監督官阿·齊·森泰斯所寫着的言辭。

（“資本論，’第一卷，第八章）

工 場 法

工場法——勞働者階級在其發展與運動內為保持必要的餘裕的第一條件——如果這樣說，則我關於工場法的問題，不僅對於工場主，且對於勞働者自身為強制的法律而向國家方面要求吧。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二部)

工藝學與勞働者學校

向資本方面辛辛苦苦爭得的爲最初利權的工場法,只不過是將普通教育與工場的勞働結合起來而已,但是,勞働者階級達到不可避免的擁有政權之時,則理論上及實際上的工藝教育,亦定在勞働學校之中至占有相當位置,那是用不着絲毫懷疑的。同樣的,生產的資本主義的形態與適應牠的經濟的勞働關係,是與這種革命的酵母及舊分業的廢止,那目標全然矛盾的東西,亦用不着疑慮的。一個歷史的生產形態所包含的矛盾的發展,是變成引導那生產形態的分解與新形成的唯一的歷史過程。“各守你的職業!”(Ne sutor supra crepidam!)這種手工業的聰明的極致,由鐘匠瓦特發明蒸氣機關,由理髮匠阿克拉特發明輕絲織機,由寶石加工師華爾頓發明蒸氣船的這個瞬間起,忽

然一旦轉變為可驚的癡患了。

(“資本論,”第十三章)

家族及兩性關係的高級形態

在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所進行的家族舊制度的分解，雖想起來是如何可可怕的而又可厭惡的事情，然而有極重大的任務——對此任務，大工業在家事的範圍外的社會組織的生產過程內，使婦女，青年及兒童從家族裏分離出來——的大工業，是創造出為家族及兩性關係的更高級形態的新的經濟基礎。將基督教的鄂爾門的家族形態視作絕對的東西，是與將古代羅馬，古代希臘或東洋的家族形態——這些形態，又形成相互的一種歷史的發展列系——視作絕對的東西，自然同樣的那是極愚癡的事情。再之，從男女及各年齡的個人所結合的勞働人員的構成，當在勞働者不是為生產過程存在的，以及生產過程不是為勞働者存在

的那自然成長的粗野的資本主義形態之下，雖說是為腐敗與隸屬的病源，若把牠能放置在適當的諸關係之下，一樣的反變為人道的發展的源泉，那是同樣明白的。

(同上書，同前)

工場立法與社會形成

為勞働者階級的肉體的及精神的保護手段的工場立法的普遍化，如成為要不可避的到來，則他方由小規模的分散的勞働過程，轉化到規立大的社會規模所結合的勞働過程，亦因由資本的集積及工場制度的獨占的支配，是能普遍化和促進起來。工場立法的普遍化，是破壞了資本的支配尚帶有幾分陰蔽的一切古代的及過渡的形態，代替以直接露骨的資本的支配。但是同時，工場立法的普遍化，又使對這個支配的直接的鬥爭而普遍化起來。工場立法的普遍化，一方是在各個的作業場，

強制劃一，規律，秩序與節約，他方因勞動口的制限及規定，要在生產技術之上加以絕大的刺戟，於是使增進資本主義的生產達於巨無秩序及變化，以及增進勞動的強度及勞動者與機械的競爭。所以工場立法的普遍化，是破壞了小經營與家內勞動的諸部面，即是隨此破壞了“過剩人口”的最後的避難所及與此同時的全社會機構的從來的安全瓣。即工場立法的普遍化，是使成熟生產過程的物質的條件及社會的結合，伴隨此同時使成熟資本主義的形態的矛盾及對立，因此，又使成熟新社會的形成要素與舊社會的變革要素。

(同上書，同前)

侯享·耶柯俾

在歐羅巴的老急進家之中，站立於直接普羅列塔利亞運動方面的，難道有這樣可值得尊敬的人格和這樣有尊敬的勇氣的人嗎？處理他的過渡

期的方策與各種提案，所謂是不大有效用的，實全然是枝葉的問題吧。主要的話，然而——概括的說來——我對社會運動，在德意志方面較諸在法蘭西方面，是更迫切的期待呵！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二部）

法蘭西與德意志的勞動運動

蒲魯東是皇帝時代的社會主義者，並不是無益的。我的堅固的確信，就是最初的攻擊，雖在法蘭西將實行了，然德意志有較成熟的社會運動及有優勝的凌駕法蘭西人呵。他們把不相襲的自身，如果說是“能選擇的國民”，那就是他們的極大的誤謬，是自己僞瞞。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四卷一

一八七〇年二月十二日）

勞動者，平和，一八七〇年的戰爭

當法蘭西政府與德意志政府，投諸於骨肉相食的殘忍的戰爭時，勞働者是能互相交換平和與友誼的使者。在過去的歷史中所未曾見過的唯一的偉大的事實，是向光輝的未來開着希望之窗了。這種事實，是以經濟的貧困與政治的紊亂為特徵的舊社會的對立，而確立產生一個新社會的證據。且這個社會的國際的原則，是平和呵。因為不管在何種場合的行爲，成為同一的原則的均是支配勞働！這個新社會的開拓者，即是國際勞働者協會。

（“法蘭西的內亂”——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三日，國際勞働者協會，總務委員會的告示）

* * * *

法蘭西如果博得勝利，則國家權力的集中，是會影響於德意志勞働者階級的集中吧。德意志的優勢，把將來西歐勞働者運動的重點，將從法蘭西移到德意志吧。且德意志的勞働者階級，無論在理論上，或在組織上，為看出凌駕着法蘭西人的事情，我們只要比較一八六六年以降以至今日的兩

國間的運動，就是很多的。對在世界舞台上的法蘭西人的他們的優越，同時，就是顯示對蒲魯東及其他的我們的理論的優越呵。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四卷

——一八七〇年七月二十日）

* * * *

最幸福的，就是法蘭西及德意志兩國間前階級鬥爭，是把任何的外國的戰爭的歷史的車輪，變成自身主要輪軸而不能逆轉般的發展起來。

（同上書，第四卷——一八七〇年七月二

十八日）

反對侵略政策

境界如果有依據軍事上的利害關係而決定的話，則在要求的限制，就將沒有吧。因為一切軍事上的境界線，是麻糊的，且是能依據併吞廣闊的領域而改正的。加之，要求決不是能給與正確的最後的

決定。因為要求當時是由勝利者強制戰敗者，因此，便把新戰爭的胚種重新藏置在其下了。這是一切歷史的教訓——若對諸國民所能說的，則亦對各個的國民所能說的。當在奪去從國民的攻擊的可能性時，就是從他們奪去一切防禦手段了。不僅是封閉他們的咽喉，且就是殺却他們了。……普魯士在極野蠻的夢想之中，所謂謀強制法蘭西，或謀為強制的“物質的保證，”我們拿來比較當拿破崙第一從普魯士自身強奪來的物質的保證，究竟是甚麼樣的呢？結果，確是現在的較諸從前的更成為可怖的東西吧。歷史將此返報，不能由侵略法蘭西的較廣闊的數平方哩測定下來，實須把十九世紀後半的侵略，由其再復活的那同樣大的罪惡上測定下來。……德意志不得不變為普魯士膨脹的公然的奴隸，在最短期間後，又須準備新的防禦戰爭——並不是新造的“局部的戰爭，”只是斯拉夫民族及羅馬民族的同盟的戰爭，即是為一個民族戰爭而須整裝待備了。

（“法蘭西的內亂”——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
國際勞動者協會、總務委員會的告示）

德意志、俄羅斯

現在的戰爭，恰如一八六六年的戰爭導引普魯士與法蘭西的戰爭同樣的，必然的導引德意志與俄羅斯的戰爭了。這是最善的結果，而我從這個戰爭因為德意志而期待着了。特殊的“普魯士國風，”牠所走的道路，除在與俄羅斯的聯合及屈服於俄羅斯兩條路以外，決不會存在而且不能存在了。再之，如斯的第二次的戰爭，誠然是在俄羅斯將擔負不可避的為社會革命的助產婦的任務吧。

（查爾格編，“書簡集”——一八七〇年九月一日寄給查爾格的書簡）

對戰爭犧牲者的自由的保證

德意志的勞働者階級，對此次戰爭——在他們都知道自己無法防止了——當作爲德意志的獨立的和從第二帝國的望塵般的夢魘爲解放德意志及歐羅巴的戰爭，已是熱心的支持了。……目前，他們對爲他們的“保證”，即自己們所給與的極大的犧牲，決不是無益的犧牲，自己們應獲得自由，以及他們與蒲拿滂特軍獲得戰爭勝利如一八一五年時的所謂德國國民不能轉化於潰敗的保證，開始是要求了。且這些保證的主要問題，就是他們應要求“爲法蘭西光榮的平和，”及“承認法蘭西共和國。”德意志社會民主勞働黨的中央委員會，在其所發表的宣言中，是熱心主張這種保證的。……但是不幸，在我們所直接的期待，其效果絲毫都不能實現出來。

（“法蘭西的內亂”——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
國際勞働者協會。總務委員會的書簡）

政 治 運 動

勞働者階級的政治運動，自然其究極的目的，爲獲得他們的政治的權力。且自然爲這個事情，發達至有一定的程度，就必要勞働者階級的從前的組織——這種組織是由他們的經濟鬥爭本身而發生的。但是，在他方內，在此運動內的勞働者階級，對抗爲階級的支配階級，謀依據由外部的壓迫的強制的運動，總是政治運動。例如在各個的工場或在各個的職場內，以同盟罷工及其他的手段，當企圖從各個的資本家強要勞働時間的短縮時，是純然的經濟運動，反之，強要八時間法制及其他的法律的運動，是一個政治運動。且於是由勞働者之個別的經濟運動的一個政治運動，即對利益在一般的形態——在一般的，有社會的強制力的形態之下爲貫徹的階級的運動，至此是發生了。這些運動，如果使從屬在預先確立的一定的組織，則牠們亦變成爲牠們同樣的以及這種組織的發展手段。勞働者階級在他們的組織內，對抗集合的權力即支配階級的政治的權力而能決戰的程度，當沒有

充分發達時，在勞動者階級雖如何的對於訓練問題，致須由對抗爲着支配階級政策的對我們的敵對態度之不斷的煽動施行起來。如若這樣，他們要如法國九月革命的實證一樣，是形成爲支配階級的玩弄物了。

（查爾格編，“書簡集”——一八七一年十一月寄給蒲特的書簡）

一八七一年巴黎的蹶起

君如果看閱了拙著“霧月十八日，”君就能發現我對於法蘭西革命的最近的希望，並不是將從來一樣的官僚的——軍國的機關從一方的手移到他方的手，反是主張着須破壞這些機關。且這點實成爲在大陸內的一切真實的國民革命的前提，又是我勇敢的巴黎的同志們的希望呵。在巴黎的人們具有所謂怎樣的彈力性，所謂怎樣的歷史的創意，所謂怎樣的自己犧牲力吧！較諸由國外的敵人

更有關係的由國內的內戰經過六個月的攻擊與當破壞之後，他們在普魯士的劍銃之下，恰似在法蘭西與德意志之間沒有戰爭般的，敵人尚未向巴黎襲來般的，是毅然了起來了！歷史對如斯的偉大的例子，決沒有見過吧！……巴黎這個顯起，……六月叛亂以來的我們黨的最光榮的行為呵。……資本家階級及其國家與勞動者階級的鬥爭，由巴黎的鬥爭，是已踏入一種新的階段了。這個事件，雖是如曇花一現，然是已獲得帶有世界歷史的重要性的一種新的出發點了。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一部——一八七二年
四月十二日及十七日寄給喀克孟的書簡）

巴 黎 公 社

勞動者階級僅是獲得單純的現成的國家機關，那就不能將牠為自己的目的運用的。

集中的國家權力，是由普遍所存在着的機關

——常備軍，警察，官僚政治，教會，裁判所，即基於組織的及政教的分業計劃所建造的機關，同時，這些機關為對封建制度在那鬪爭內的一個強力的武器的和在生成過程對布爾喬亞社會有用的那個專制君主政治的時代而來的。而且牠的發達，要由一切種類的中世的零星的遺留，即領主和貴族的特權，地方的特權，都市及行會的獨占權被妨害起來。十八世紀法蘭西革命的大掃帚，一掃了過去時代的這些一切破片，且同時，又掃蕩了妨害近代國家組織中之自身的上部構造的最後障礙物的社會的基礎。這種近代的國家組織，是由對近代的法蘭西的舊來的半封建的歐羅巴的聯合戰爭和在所產生出來的第一帝國之下興起來了。通所有的籠起的諸種的支配形態，政府是放置在議會的管理之下，即所有階級的直接管理之下了。在一方面內，政府由目前達到龐大的國家債務及誅求的租稅有在溫室般內的發展，以及由他們的職權，收入和登用權的不可抗的力量，是築成為支配階級的相競爭的在

諸派與冒險者看來的鬭爭的基礎，在他方面內，其政治的性質，是達於伴隨社會經濟的變化而同時變化了。近代工業的進步，致使發展資本與勞動的階級的對立，而照應此種發展，擴大和深化的程度，於是國家權力更是達到帶有為勞動者階級壓迫的公的權力，即帶有為階級支配的一機關的性質了。在顯示階級鬭爭的進步的各革命之後，國家權力的純粹壓迫的性質，更是露骨的表现出來。…帝國主義便是對封建制度為自己解放器具的發生過程由布爾喬亞社會發生出來的，以及將完全發展的布爾喬亞社會的資本變成為奴隸化勞動的器具的那種國家權力的最污辱的並牠的最後的形態。帝國的否定，即是公社。由此巴黎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不僅是表明了對二月革命所携帶來的“社會共和國”的要求所叫喊的階級支配的君主制的形態，更是表明了如確立階級支配本身發生結果一樣的對一個共和國的漠然的要求。公社便是這個共和國的確定的形態。為舊來政府權力的中心，

同時爲法蘭西勞働者階級的社會的重心的巴黎——這個巴黎，爲反對帝國謀復活他們傳來的舊政府權力，和爲永久化的台愛爾及其田舍貴族的企圖而武裝起來了。巴黎能起來反抗的，僅該市是由解除軍隊的武裝代替以主要的爲由勞働者所編成的國民軍。這個事實，現在可變成爲一個永續的制度了。因此，公社爲第一回訓令，就是壓迫常備軍而使代替以武裝的國民。……公社不是議會的團體，同時，是兼執行機關與立法機關的勞働團體。……不僅是都市的行政，就連從來由國家所行使的發議權亦完全的歸諸於公社的手中了。……國民的一致是不會打破的，反之國民的一致是由憲法組織起來了。國民的一致其本身可稱爲一致的具體化，然而國民——國家權力不過是寄生於國民的軀體而生長的——是可由滅絕獨立的和欲優越於此而存在的國家權力而成爲一個現實問題。破碎舊來政府權力的壓迫機關，那是必要的，但是，牠的正當的機能，是可以要求超越社會

的強權力分離出來，和能形成爲擔負社會責任的公僕。……社會生活的舊的老衰的形態，達到看出相對的錯誤——幾分與此類似的看出的——則新的歷史的創造，是有一般的運命。……公社由廢止自身軍隊及官僚主義的二個最大資源，是實現了一切布爾喬亞革命的理想——賤價的政府——了。……公社是供給了在共和國的實際的民主主義的諸制度的基礎。然而“賤價的政府”與“真正的共和國，”同時不是牠的目的。兩者均是附隨的和自然生長出來的。在公社所下的解釋一樣的，及在解釋中所發現的利害一樣的，公社是有徹頭徹尾的擴充力的政治形態，然而，不外是證明反於此的從來的一切的政府形態，其本質原是壓迫的。公社的真正的祕密，是如此吧——公社是本質的勞働者階級政府，是對占有階級的生産階級的鬭爭的產物，以及是在那下面的勞働的經濟的解放所能進行的最後所發現的政治形態。這種最後的條件，如若沒有，則公社的憲法，是不可能的，又是一

個欺騙了。生產者的政治的支配，是不能與社會的隸屬的永久化兩立的。因此，公社為顛覆階級的存在並階級支配所依據的經濟基礎的一個槓杆。現代勞働若能解放了，則各人變成勞働者，以及生產的勞働就會沒有階級的屬性了。……

勞働者階級是由公社決沒有期待何等的奇蹟的。他們決沒有對固定的，現成的烏托邦，是由人民決議而實施起來。他們知道了他們自身的解放並現在的社會，因其是為創造出由牠們自身的經濟發展所不可抗的急速前進的那更高級的生活形態，於是他們勞働者階級必須經過巨長期間的鬭爭，即必須經過由鬥爭將的人間與環境相等的被全然變化了的幾多的歷史的過程。他們決不是實現理想的東西。他們僅是在繼續解體的布爾喬亞社會的胎內而解放已經發展的新社會的要素。……

巴黎的勞働者，是伴隨他們的公社，將為新社會的光榮的先驅的永久的祝福吧。這些殉難者，是能安置在勞働者階級的偉大的胸坎裏了。

(“法蘭西的內亂，”第三卷，第四卷)

黨

我對於君寫這種的信，想因如詩人的，同時，又為忙碌的身體的君，關於在柏林及倫敦內的我的訴訟事件的意義，有各異的觀察之故。這些訴訟，是為由黨的歷史的辯護，及在德意志內的此後黨的地位的辯護而決定的進行的。柏林的訴訟事件，是以主要的把寬恩共產黨事證為中心問題而返復着的阿克荷夫——西台拍爾訴訟事件同時辨理起來，其意義深合上述的話。……

雖在甚麼樣場合的一致行動的事情，難道不是因為兩方的，又因為問題的確實——美善麼。如果不是如此的話，我對君無絲毫陰蔽的說，在言辭的高貴的意義內，對最善的朋友的友愛，因為細微的誤解而失却的決心，在我決不會吧。我如或怎樣的反於君的意旨而犯着錯誤，我無論何時到底會承

認自己的錯誤的。我決不會冷淡的去觀察人類的問題。將君全然除外的看待，那是不能夠的，就在君亦會承認吧。……

我們用各自的方法，所謂丟却一切私利的精神，以及從最純粹的動機，為長年“一方最多數的勞働而他方就是最多數的貧困的階級”在多數俗人的頭上高舉出旗幟來，這如果是成為我們兩人的意識，則我們因為細微的事情——能歸於一切誤解——所謂互相爭論，那就未免對歷史要成為罪惡吧，我是這樣的想了。……

君的來信的意義關於“黨”的，我自在一八五二年以來已不作如是解釋了。君若是詩人，我是批判家，且是實際由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二年積蓄充分的經驗而來的。“同盟”，如巴黎的“季節組合”，如數百的其他的組合，不過是近代社會的基礎上所自然成長的和形成的在黨的歷史中的一種插話而已。……

所謂塵土是猛烈的飛散起來，所謂無論在怎

麼樣的革命時代，沒有如薔薇的油的，香的，……的確吧。要之，因為滅亡我們，在刑法不成立的就不能着手了，反之，如果想到而考察深深地涉獵那全官界的我們因為鬪爭的絕大的努力，如果想到而考察對較諸牠自身有許多的理性和特質，在我們的黨決不能容許的那種“癡愚的民主主義”的誹謗，如果知道其他一切政黨的同時代的歷史，以及最後，事實究竟……如果關於黨的全體怎麼樣的抗議，在可能的均當作問題觀察的，則或達到如此的結論：即黨在十九世紀內因其清淨之故而卓拔起來。在布爾喬亞的交際或布爾喬亞的交易內，誠然是能免除污穢的手段呢？……有犧牲能力（就在此點，各商業恐慌所顯示一樣，不過是在非常曖昧的條件之下的）的道德的正直的陋劣，或陋劣的正直，若從我觀察起來，則不是卑鄙的陋劣的——與初期的基督教的團體，就在齊雅賓黨俱樂部，或我們的以前的“同盟”，能够完全從如此的免却的——以上的東西。但是，在布爾喬亞的交易內，人

已經是失却對可尊敬的陋劣即陋劣的尊敬的感覺了。

我謀除去以自己的黨，如解作八年前已經消滅的“同盟”，或解作十二年前已經解放的新聞編輯局的誤解。我把黨解作在偉大的歷史的意義內的黨吧。

（“新時代”附冊——一八六〇年，寄給佛拉里希拉特鈞書簡）

革命不可避免的害蟲

無論在怎樣的革命內，伴隨革命的真實的，代表者，又必襲來有各異的特質的人們。這些人們中，有的是從前的革命遺留下來的，而革命與他們同時成長起來。他們對現在的運動沒有何種的理解，但是，他們由於人所知道的勇氣與性格，又單由於傳統的關係，握有國民上的極大的勢力。其他的人們，只不過是附和雷同者。他們反對當時的政

府，一方用不相變的宣言老生常談的返復出來，他方不得已的加入於最純潔的革命家的要求中……他們是不可避免的害蟲。由時間的經過，他們是時代的落伍者。但是，公社恰好沒有經過這種時間吧。

（“法蘭西的內亂，”第三章）

反對無政府主義者

無政府——這是其師巴枯寧的冥具，他從一切社會主義的體系，只不過是拾集標題而已。一切社會主義者，是以無政府而如此的解釋着：——普羅列塔利亞運動的目標即階級的廢止，如能達成，則對大多數的生產者，放置在少數榨取者的桎梏之下的有用的國家權力是消滅了，以及統治機能，是變化於單純的管理機能。……他們宣言以為在普羅列塔利亞方面內的無政府，其最必要的手段，就是打破在榨取者手中所集積的社會的及政治的

強權力。在這樣的宣言之下，他們努力謀粉碎舊世界，同時，主張以無政府代替過去的組織而對國際要求了。

（“新時代，”第二十九卷，第二部）

* * * *

將一切東西，理想為無定形的這種徹頭徹尾的破壞的無政府主義者，是由極端的誇張布爾喬亞的背德，將無政府導入充滿着於道德中。

（“國際勞働者協會的陰謀”）

* * * *

面皮皺皺的侏儒，是因在自身的眼光觀察革命的巨人，於是能自己傲慢由自身的毛孔所豎起的文句。這些文句是蛙與牛的臭不可當的傳語。

（同上書）

巴 枯 寧

沒有理論的智識的人間——他的綱領是恰如

雜貨舖的混合物。階級的平等（！），爲社會運動的出發點的相續權的撤廢（聖西門主義者的迷妄），爲獨斷的無神論，及主要的爲獨斷的政治運動的拒否（蒲魯東主義的）——把這些綱領，他是膽寫關於其會員的所見聞的語句。這種兒童的習字簿，僅在勞働者運動之現實的條件尚沒有充分發達的意大利與西班牙內的，以及在羅馬民族的瑞士與比利耳內的充滿野心的，增強虛榮心的淺薄的空論家之間，能博得喝采罷了。在巴枯甯氏看來，如教義（從蒲魯東和聖西門及其他的人們所賜與而收集的零星材料）的枝葉的問題——即只不過是他的個人主張的手段。在理論的方面是零碎不堪，但爲陰謀家的他，反以此爲得意的境地了。

（查爾格編，“書簡集”——一八七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寄給浦特的）

共產黨宣言的性質

最近二十五年間的事情，是非常的變化起來。這所變化的事情，大體在這個宣言的展開的一般原則上，今日還是保持完全的正確的。在各個的細點上，有許多的須訂正一下。這個原則的實際上的適用，如宣言本身所說，無論在什麼地方或什麼時代，是依存於歷史的存在的狀態，因此，對於第二章的末了所提案的革命的手段，決不能特殊的看重吧。在這種地方，就在今日已有許多點變成各異的了。徵諸於最近二十五年間大工業的異常的發展，及伴隨此發展的繼續進步的勞働者階級的政黨的組織，又徵諸於最初二月革命的，更進而普羅列塔利亞特開始掌握二個月間政權的巴黎公社的實際的經驗，則今日這種綱領，有的是變成陳舊了。特殊的是公社確立了“勞働者階級僅是獲得單純的現成的國家機關，那就不能將牠為自己的目的運用的證據”……總之，宣言是一種歷史的文書，變更牠的權利，是不復在我們了。

（“共產黨宣言，”一八七二年的序文）

政治的不偏不黨主義

勞働者階級決不可組織政黨的，在無論如何的口實之下，決不可出諸於政治的行動的。因為與國家進行鬭爭，就是承認國家，這是永遠的原則與矛盾之故。勞働者決不可進行同盟罷業的。因為要強要工錢的增加或反對工錢的低下而進行鬥爭，就是承認工錢制度，這是勞働者階級解放的永遠的原則與矛盾之故！……約言之，勞働者階級應該是鞠躬盡瘁，至於對他們的時間，不可因為經濟運動與政治運動而浪費了的。總之，這些運動，是不能形成某種的成果。他們應如真實的信仰宗教者，低下日常的慾望，必須誠意誠心的叫道：——“如果在永遠的原則保持沒有污辱的，則我們的階級，就懸掛於十字架上，我們的階級，就將消滅了吧！”……誰是唱這怪異的論調呢？政治的禁欲的使徒，如果公然的有上述的話，則勞働者階級應直然的

命他們退去，且對這些一切，單看作是空論的布爾喬亞呢，反之，如果不是這樣，則可看作只不過是墮落的楊凱——他們是拒否一切現實的鬥爭手段，他們是好似愚鈍的，又是好似賢明的——所給與的侮辱而已。因為我們在現今的社會內，是已可使用這些一切的鬥爭的手段。又因為如斯的鬥爭的宿命的條件，是使不幸的我不能適應於社會科學家的空論家們，在自由呢，自治呢，和無政府的名稱之下像女神所說的那理想主義的幻想。……

初期的社會主義者們（傅立葉，歐文，聖西門等），是如此的想罷：——勞働者階級能組織政黨的社會關係因為尚未充分的發展，他們只在於描寫未來的社會的模型，因此勞働者為企圖地位的改善的同盟罷業，團結，政治行動等，不得不宣告為有罪的事情了。但是他方恰如近代化學者沒有權利否認先輩的鍊金師一樣，如果成為我們沒有某種的權利否認社會主義的如斯的長老，則實際我們有不能再陷於過去糞土的用心的必要。這因

爲這些過失，如果現在由我們再返復的敘述出來，則過失是更難赦免之故。……現在我將回歸到關於社會科學博士的鬼話，即回歸到蒲魯東。……在一八四七年，這位博士的大作“貧困的哲學”，即“國民經濟學的矛盾”出現時，我對於反對勞働者運動的一切詭辯，都加以反駁了。但在一八六四年，蒲魯東再回述同一的論題。……因爲遮蔽從他們所謂社會屈從的勞働者階級的避免，這位博士，就來非難與把勞働者階級作爲敵對的階級的工場主，企業家與布爾喬亞——他們的確的，如蒲魯東把政治警察較諸階級鬥爭來得好的——之可尊敬的範疇使對立着的團結。把這種可尊敬的階級，因爲從一切煩碎的事情解放，善良的蒲魯東，爲達到互助主義的社會的出現，於是對勞働者勸誘自由即競爭。但是，這種競爭，不管其所包含的極大的弊害，尙成爲“我們的唯一的保證”了。

這位博士，因確立爲我們的唯一的保證的自由即競爭，於是在經濟的領域內主張不偏不黨，但

是，他的學徒們，因確立為他們的唯一的保證的布爾喬亞的自由，於是在政治的領域內主張不偏不黨主義了。對於此點，主張政治的不偏不黨主義的初期的基督教，因從被壓迫者變為壓迫者，曾利用了喀賽爾的強固的手，但是，政治的不偏不黨主義的近代的使徒，又把他們的永遠的原則，要致為對他們的布爾喬亞社會之現世的享樂及沒有果敢的一時的特權的斷念，是全然不相信的。要之，我們必須說明的，他們有相應於基督教的殉教者的斯特亞哲學，於是對於加重壓迫工場勞働者的十四時間乃至十六時間，在他們看來，沒有什麼一回事吧。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一部）

內的伊愛那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的沒落，德意志的勞働運動，只用所謂理論上的宣傳的形態，且不過是存在

着狹隘的範圍所幽閉的宣傳的形態。但是，這種宣傳所謂實際上沒有任何妨害的，有時，普魯士政府是連片時都不能欺瞞的。在政府看來，這種共產黨獵人，是對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派的反動十字軍的序曲。且布爾喬亞自身，對勞動者代表的斷罪由恩開特—西臺伯爾的釋放，是鞏固了為這種反動的主要武器的政治警察的基礎。所以西臺伯爾在陪審裁判所內建立了勳功。當時西臺伯爾不過是一個下級的警察官，因收入的增加和官位的昇進其快活如發狂般的，但是，現在他在新的神聖的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內達到有政治警察的無限的支配能力了。所以他至某程度時變為道德的人物。且在這裏所說的道德，是有例如帝國議會，所謂一個道德的存在的一樣比喻內的意義。且現在政治警察，因為狙擊布爾喬亞，就不能打擊勞動者。其實是相反的。俾斯馬克盡量的表現為德意志—自由主義的布爾喬亞派的獨裁的特性，自身是妄想有能夠對勞動者從世界一掃盡淨的強烈的程

度。因此，德意志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是能夠計算由西台伯爾的權勢的增長，共產黨訴訟事件以來使他們自身退却的運動的進步的度數。

法王的無過失性等，若是比諸政治警察的無過失性，則是小孩的欺騙。完全的在十年之間，這種政治警察，在普魯士內，把青年的性急者，用對德意的統一，德意志帝國，德意志帝政狂信的理由，投諸於牢獄中，但是，現在這種政治警察，就連把禿頭的老人，用不肯相信神的恩惠的理由，亦投諸於牢獄中。這種政治警察，像當時因滅絕帝國的黨徒消費無用的努力一樣，今日正在因滅絕國賊使用着無用的努力。政治警察，是沒有編制歷史——雖不過是無益的競爭的歷史——的資格之的確的證據吧？……〔寬恩共產黨事件的〕曝露，在其末尾內說道：“伊愛那……這是在政府的爲自己的存在必要如斯的手段的，以及在社會的爲衛防必要如斯的政府的最後的言辭。這是寬恩共產黨事件的最後的言辭。——伊愛那！”這是最善的據言。就在最初

的最善的特拉伊第開，一方是得意的指着普魯士最近的武勳與毛瑟鎗，他方是哈哈的笑着。內的臺伯爾才僅存在起來，就連內的伊愛那亦存在起來，關於此點，是充分的記憶着了。

（“寬恩共產黨事件的曝露，”一八七五年
拉布第希版的追加）

原則與運動

現實運動之每一步驟，是較諸一打的綱領還要重要。因此，假如不能勝過阿遜拿綱領實行出來——且那時候的情形，是不能許可牠的——只是對共同的敵人結合行動的決定，那就可了。但是，假如創作原則綱領（由於務必長期間的共同活動的綱領，且此種綱領達到相當準備的時期，毋須延遲牠的），則這綱領是在全世界之前樹立標柱，且由這種標柱的原則綱領，是測定政治運動的發展的長度。……

（“新時代”，第九卷，第一部，一八七五年寄
給布拉克的書簡）

從國家的國民教育

“從國家的國民教育，”是全然可排斥的。由一般法律的國民教育的方法，教員的資格賦與和學程課目等的規定及如在合衆國內所行的，均由國家的監督官負責監督這些法律上的規定，與任命國家為國民教育者，完全不同！政府與教會，都應與教育分離。現在在普魯士—德意志帝國內的這德國家，反有從國民的非常嚴格的教育之必要呢。

（“新時代”，第九卷，第一部）

國民的與國際的

因為實行一般的鬥爭，勞動者階級在本國內是不得不把自身為階級的組織，及不得不把國內當作直接的鬥爭舞臺的事情，那全是自明之理。在

此情形內，他們的階級鬥爭，不是內容上，如共產黨宣言上所說，“形式上”是國民的。但是，他方“現代國民的國家之範圍”——例如德意志帝國範圍——，經濟的是在世界市場的“範圍內，”政治的是在國際團體的“範圍內”再現出來。聰明的商人，也能洞悉德意志的貿易，同時是國際的貿易。且俾斯馬克氏的偉大，是即在於他表現出一種國際政策。

(同上書，第九卷，第一部)

權利的提高

權利是在社會的經濟的形態及此所附隨的條件而來的社會的文化的發展上，決不能夠較諸牠們提高的。到了由於分業的各個人的隸屬，並精神的勞動與肉體的勞動的對立，是消滅了，勞動不僅是生活的手段，且變成他自身第一的生存慾，伴隨個人一切方面的發展生產力亦同時增大起來，以

及共同組合的一切財富的源泉，能如滾滾不斷的流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更高度的階段時——此時才是完全的超越狹隘的布爾喬亞的權利的眼界，且社會是在其旗幟上高高的寫着：——各盡所能，各取所需！

(同上書，第九卷，第一部)

反對個人崇拜

我等兩人對所謂聲望等等，是全然無關痛癢的。這個證據，例如個人崇拜，是很嫌惡的，因此，我對於通所有的國際時代中的多數的推薦運動——有時，我從各國人的關係很是煩惱的——決不把牠變入到公事的範圍內，且除時常在所謂怨言以外，決不回答的。昂格斯與我，最初加入於共產主義的祕密結社，其所擔負一切任務，不過是由規約所能免除的事情。

(一八七七年十一月十日寄給布魯斯的書簡)

空想主義的特徵

我以為‘近代神話學’的言辭，是為着目下再繼續流行的“自由，正義，平等”等等的女神們的特徵使用了。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一八

七七年八月一日）

* * * *

把社會主義轉變到“更高的理想的”方向，就是使其與似通非通的大學生和冒昧輕舉的學士們編成一隊而妥協起來，他們將唯物論的基礎，是代置以有自由，正義，平等，友愛的女神們的近代的神話學了！（註）

（註）此文如編者的附記，根據查爾格編的

“書簡集”中，其年代略有出入。

（一八七七年寄給查爾格的書簡）

例外法規

例外法規，是由社會民主主義的運動因為失却忠誠的一切外觀而設立的。證據是能舉出來。放置於法律外的事情，就是為由從前把反政府運動目為“違法”的，把政府目為從法律保護——合法性滅殺我們——的確實的手段。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四卷
——一八七八年九月十七日）

俄羅斯革命

在一八四八年——四九年的革命時代，不僅是歐羅巴的君主，且連歐羅巴的布爾喬亞派，亦在俄羅斯的干涉之中，當時好容易發現出開始承認自身們的力量為從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唯一避難的道路。他們將沙皇宣布為歐羅巴的反動的首領。現在沙皇當作革命的捕虜而居於額提拿，且俄羅

斯成爲歐羅巴的革命運動的前衛。共產黨宣言的使命，已經是宣明了今日布爾喬亞所有的不可避免的切迫的沒落。但在俄羅斯內，我們發現伴隨急激的繼續發展的資本主義的秩序和正在現在形成的布爾喬亞的土地財產，以及耕地的過半變成農民共有的事實。成爲主要的問題。就是所謂俄羅斯的農民共同體的這種自然成長的土地共有的形態——自然是極分解的形態，然而，——誠然是能向更高的共產主義的土地所有的形態推移呢，還是所謂必須緩緩的步入如西歐歷史的發展已經顯示出來的同樣的分解過程呢。這個問題，現在可能的唯一的解答是如此的：——俄羅斯革命，如果能與西歐的勞動者革命聯合起來而站在一道的戰線上，則這個時候，今日俄羅斯的共有，是將爲共產主義發展之出發點的前驅吧。

（“共產黨宣言，”一八八二年俄譯版的序文）

倍 倍 爾

剛待食的時候，從“圖訥藩新聞”報給我倍倍爾的死的消息。可驚的消息吧。在我們的黨的地位看來，這是最大的不幸呵！他在德意志的（最好說是歐羅巴的）勞働者階級內，確是無比的人物哩。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四卷
——一八八二年九月十六日）

革命的創造之原則

存在的事物能盡量取得的事情 —— 這個事情，即不外是以適應變化革命的利益狀態的方法而實現的事情。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二部——一八八六年）

第五編 唯物史觀

史的唯物論——研究與綱要

我企圖解決我最疑難問題的最初的著作，是黑格爾法理哲學的批判的檢討，而此序論，已經在一八四四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鑑”上發表出來了。我的研究是達到如此的結論：即法律諸關係，是與國家諸形態相等的，不能從牠自身方面理解的，又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一般的發達理解的，實是法律諸關係，是根據諸於物質生產諸關係——

這諸關係的總和，黑格爾模倣十八世紀英吉利人及法蘭西人的先例，包括在“資產階級社會”名稱之下——，然而這個社會的解剖，須求諸於經濟學。經濟學的研究，我在巴黎開始的，但是因為基佐氏追放之命令，移居於不律塞之後，仍在該地繼續研究。我所心得的，且一旦獲得這個心得之後，為我的研究指針的有用的一般結論，是能簡單的定出如次的公式：——

人類在他們的生活之社會的生產內，結合於特定的，必然的，離開他們的意志獨立的諸關係，即適應於他們的物質生產力之某特定的發展階段的生產諸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是形成社會的經濟構造，即形成法律的和政治的上部構造在其上成立和特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與之相適應的實在的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是為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的一般條件。人類的意識，不是決定他們的存在，反是他們的社會的存在，是決定他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諸生產力，在其發展的

一定階段內，就與從來在其內部活動的現存的生產諸關係，或（單用法制上的表現）財產關係發生矛盾。這些關係，從以前曾是諸生產力的發展形態，現在變成了生產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是到來了。伴隨經濟基礎的變動，巨大的上部構造的全部，是或徐徐地或急激地變革。當觀察這種變革時，我們要把兩件事分別清楚：一方面是常在經濟的生產條件中所起的能用自然科學所固有的精密去確證的物質的變革；另一方面是由人們漸漸意識着這種衝突且與之奮鬥到底的，政治的，法制的，宗教的，藝術的或哲學的形態，約言之，社會意識的諸形態。從革命自代自身的意識去判斷這樣的變革時代，正如不能從一個人自己以為他是怎樣，就形成對於他的意見一樣；而我們必須把這個意識說明為從物質生活的矛盾的結果，從社會的諸生產力與生產諸關係之間現在的衝突的結果。一個社會的構成，其一切生產力在社會構成中尚有發展的餘地時，社會構成的典型決不會破滅的；又新

的更高度的生產諸關係，其物質的存在條件在舊社會自身的胎內還未成熟以前，決不會出現於舞台的。因此，人類只常時提起他能解決的問題。這因為當我們更一層真確地觀察事物的時候，常常看到，新問題的要求，只有當使牠解決的必要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在其生成的過程內能把握的場合，纔能發生。極總括的說，我們可以描寫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是經濟的社會過程的進步的階段。資產階級的生產諸關係，是社會生產過程的最後的對抗的形態——在這裏所說的對抗的，不是個人的對抗，是從個人的社會生活諸條件發生的對抗，但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胎內所發展的諸生產力，同時，是創造出為這個對抗的解決所必要的物質的諸條件。因此，人類社會的前史，是以這種社會構成而告終結的。

昂格斯——我從他發表關於經濟的諸範疇的天才的小論文（在“德法年鑑”）以後，與他不絕的以書簡進行思想的交換了——從另一道路（可參

照他“英吉利的勞動者階級狀態”)，是與我達到同一的結果。且他在—八四五年的春天，與我同住於不律塞，因此，我們對德意志哲學的觀念形態的見解，決心在這裏收集我們一切反對的見解，然而，實因這種工作，是達到了清算我們的哲學的良心。

(“經濟學批評，”序言)

爲社會構成之指標的勞動器具

勞動器具的使用與創造——在其最原始的狀態內，雖在其他的一定的動物，亦有此現象的——却爲表現人類特有的勞動過程的特徵。故富蘭克林定人類的定義是：“創造器具的動物”(“a tool-making animal”)。當在認識已經滅亡的動物種屬的身體組織，對其遺骨構造的理解，是緊要的事情，與此同樣的，當在半斷已經滅亡的經濟的社會構成，對勞動器具的遺物的理解，亦是緊要的事情。區別經濟上的時代，不是在於能創造什麼呢，反

之，是在於甚麼樣的，以及用怎樣的勞働器具創造呢。勞働器具本身，不僅只是人類勞働力發達的分度器，且成爲勞働所進行的社會諸關係的指標。

（“資本論，”第一卷，第五章）

生產力與社會的關係

社會的諸關係，都是與諸生產力密接連結的。伴隨人類獲得的生產力，是變化他們的生產方法，又伴隨生產方法，即伴隨變化獲得他們的生活資料的形式，是變化一切的他們的社會關係。手挽的臼產生了封建君主的社會，蒸汽製粉機則產生了產業資本家的社會。但是，適應他們的物質生產方法形成社會諸關係的同一的人類，又適應他們的社會關係而樹立原則，觀念，範疇等等。所以這些觀念，這些範疇，亦與表現牠們的諸關係同樣，不是永久的。牠們是歷史的及一時的產物。我們是在生產力的增大，社會諸關係的破壞，及觀念形成的

不斷的運動過程中生活着的。固定不動的東西，只是運動的抽象——不死的死(Mars immortalis)而已。

(“哲學的貧困”，第二章)

社會構造之最深奧的祕密

從直接生產者的無報酬勞動榨取的特殊的經濟形態，是決定支配關係與隸屬關係，但是，這種關係，是從生產本身直接生成起來的，而牠亦成爲決定的生產上的反作用。然從生產關係本身發生的經濟的共同體的全形態，同時，及牠的特殊的政治的形態，均是建築於這個基礎上面。對生產條件所有者的直接生產的直接關係——牠的形態，雖在怎麼樣的場合內，當然常常適應勞動的種類與樣式的，因之，又適應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特定的發展階段——在這種關係內，我們發現全社會構造的，因之，又發現主權對臣屬關係的政

治形態的，約言之，即發現在此場合內的特殊的國家形態的最深奧的祕密，亦即隱藏的根底。這個事情，即這個同一的——從主要的條件看起來而同一的——經濟的基礎，因為如自然條件，人種關係，及從外部作用的歷史的影響等等的無數相異的經驗的事情，是沒有妨害在現象中能顯示無限的變化與濃淡，且這種變化與濃淡，是只由這些經驗所給與的諸事情的分析而得能理解出來。

（“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七章）

自然條件之歷史的意義

若社會生產形態的發展的多寡，暫時擱置起來，則勞働的生產性是能堅固的被結合於諸種的自然條件的。這些條件，一切都可使歸着於如人種的自然自身，和圍繞他的自然。外部的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分為二大部類。即第一部類，是

生活資料的自然的富源，如豐饒的土地與富於魚類的河川湖沼等；另一部類，是勞働器具的自然的富源，如奔流的瀑布，能航行的河川，森林，石炭，及金屬等等。在文化的初期內，決定問題的，是自然的富源的第一部類，但是，在更高度的發達階段內，決定問題的，是其第二部類。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

* * *

資本主義的生產的進行，假定在其他的事情不發生變化的，且勞働日的長短在一定的場合，則剩餘勞働量的變化是適應勞働的自然條件，特殊的是適應土地的豐饒程度。這樣說來，才所謂最豐饒的土地，是最適切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發達的反對的結論，決不能發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以對自然的人類之支配為前提的。過於豐沃的自然，是“如用人類的手，恰同扶助幼兒一樣。”那對人類自身的發達，並不是使成為自然的必然的。資本的母國，不是有鬱蒼草木的熱帶，反是溫

帶。通所有的為社會分業的自然基礎的并圍繞人類的自然事情的變化，變成能多樣化的刺戟人類自身的慾望，能力，勞働器具，勞働方法等等，其主因才是土地的絕對的豐饒程度，實是土地的分化，土地的天產物的多樣性等。到了把自然力能社會的統制牠，由此開始獲得節約牠的可能，以及能由大規模的人類的手活動牠的時候，或馴致牠的時候，於是在產業史上就要開演最決定的任務了。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四章）

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說

假如用粗野的英語展開來說，自然淘汰說是包含有為樹立我們的見解之自然史的基礎的根本點。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二卷

——一八六〇年十二月十九日）

土 地 的 影 響

特萊磨的“人類及其他的實在發生與其變異”（一八六五年巴黎發行），不管其包含有缺點，在我是受異常銘感的一本書，較諸達爾文更是進步得多。二個主要的命題是如此的：——異種交精，並不是像人人所說產生變種的，反之，是產生各種典型的統一。地球形成，反之（不是單獨的，然而當作那主要的基礎）形成分化。在達爾文的場合，爲完全偶然的所能進行的進步，是在這種場合，將具體的發展期爲其基礎所進行的必然的東西。在歷史並實際上的適用點，他較諸達爾文更適切的而且豐富的。例如對國民性格那他的一定的問題，用後者的學說，只是發現自然的基礎。……

關於土地的影響的特萊磨的根本的觀念（自然，他沒有評價這種影響的歷史的變化，且我自身在這種歷史的變化的農業及其他舉出土地表面的化學的變化，再之，又在諸種生產方法下舉出像

受煤層及其他的東西的諸種的影響)，由我的見解，則對科學上的市民權，因為必然的最後的獲得，只是能表現必要的觀念而已。但是，這是全然與特索磨的說明是無關係的。

(同上書，第三卷一——一八六六年八月七日及十月三日)

工 藝 學

達爾文在自然工藝學的歷史內，即在為動植物生存的作為生產器具的動植物的器官能形成的事實內，給與我很可關心的。為一切特殊社會組織之物質的基礎的社會人類的生產器官的形成史，亦豈不是值得同樣的注意嗎？且供給這樣的形成史，比諸於動植物的場合，豈不是更容易的嗎？這兩問題同凡柯(Vico)所說的一樣，人類史與自然史的各異點，前者是我們人類所創造的，後者不是如此之故。工藝學闡明了人與自然間的活動的關係，即

人類生活的直接的生產過程，但還可以說，牠又闡明了人類的社會的生活關係及從這些關係所生的諸種的精神表現的直接的生產過程。把這種物質的基礎不重要觀察的一切宗教史，就是牠自體——是無批判的。事實，依據分析發現宗教的幻像的現世的核心，較諸反與此的展開在一切場合內從現實生活關係的那神祕化的諸形態，是容易得多。後者即是唯一的物質的，因此，又是科學的方法。排除歷史過程之抽象的自然科學的唯物論的缺點，就由這種代辯者們已經超出他們的專門以外的他們的抽象的，觀念的表現，便能看出了。

（“資本論”，第一卷，第十三章）

爲多樣性的統一的具體物

我們對於一個特定的國家在經濟科學觀察的場合，是須先由該國的人口，該人口的諸階級，都市，農村與海洋等，即由諸種的生產部門的分布，輸

出入，每年的生產和消費，及商品價格等等開始着手的。從現實的前提之實在的東西及具體的東西，例如在經濟學，是從全社會的生產行為的基礎與主體的人口開始觀察的方法，想起來好像是正確的。然而這個方法，若進一層的精密的觀察，就發現牠的錯誤了。人口本身，假如我們離去了牠所包含的諸階級，則是一個抽象。再之，就是這些諸階級，當我們如果不理解為牠的基礎的諸要素，例如不理解工錢勞働，資本等，不過是一個空話。這些東西，又把交換，分業，價格等為前提。例如資本，要是沒有工錢勞働，沒有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就不能存在了。所以若以人口為開始着手的，則牠將為全體的混沌的表象吧。且由較精密的規定，才是能接近於分析的更單純的概念。從所表象的具體物進於更稀薄的抽象物，以及終要達到最單純的規定了。從該處再把旅行開始回歸原路，以及最後再來達到人口。然而現在恰好不是為全體混沌的表象的人口，反之，是達到為從許多的規定與關係所成

的一個豐富的總體性的人口。第一個方法，是經濟學當在成立時在歷史上採用了的方法。例如十七世紀時代的經濟學者們，常時把生命的全體，即人口，國民，國家，聯合國家等作為開始的。但是，他們常時用這樣來結束的，即是由分析的方法發現分業，貨幣，價值等等二三的規定的抽象的一般關係。只要這些分散的要因一經多少的達到固定化的而且抽象化的時候，就由如勞働，分業，慾望，交換價值的單純的東西，開始進到向國家，諸國民的交換及世界市場的另一經濟學的體系。後一種方法，很明白的是科學的正確方法。具體物是具體的，牠是許多的規定的總體，因之是最多樣的統一之故。所以在思維內，具體物是為總括的過程及結果而表現的，不是為出發點而表現的。雖在實際上牠是現實的出發點，因此，又是直觀及表象的出發點。在第一種的方法內，完全的表象是變成蒸發的抽象的規定；在第二種的方法內，抽象的諸規定在思維的進程上，終了導入於具體物的再生產。所以黑

格爾把實在的東西，如看做總括在自己自身內，深化在自己之中，以及為牠自身運動的思維的結果，因此，結果要陷於幻想上了。然而，由抽象物進到具體物的方法，只不過是為占有具體的，即將牠當作一種具體物的為精神再生產的思維的樣式而已。可是牠決不是具體物自身的生成過程。最單純的經濟的範疇，例如交換價值，這就是假定人口的存在，即假定在一定關係內繼續生產的人口存在，伴隨這種存在，又假定一定種類的家族，或共同團體，或國家等等的存在。除了已經給與的具體的且生命的全體抽象的一方面關係之外，牠決不能存在了。

（“經濟學批評”序說）

辯證法的方法

自然，說明方法，在形式方面是必須與研究方法區別的。所謂研究，就必須詳細把材料占領着，必

須分析那種材料的諸種的發展形態，且必須探究這些形態的內部的紐帶。這個事務完了之後，開始是能夠將現實的運動適當的明說出來。這種說明所達成的以及這時的材料的生命，若是反映在觀念上的時候那也許會顯示好像我們僅應與先驗構成的發生關係似的。

我的辯證法的方法，在根本上不僅是與黑格爾的各異的，且恰是剛好反對的。在黑格爾方面，他以爲被在觀念的名稱之下變化到一種獨立的主體去了的思維過程，是現實的創造主，而現實只不過是思維過程的外部的現象。反之，在我方面，以爲觀念的東西，到底不外是在人類的頭腦中所移植的，所翻譯的物質的東西。……

辯證法經過黑格爾的手雖是神祕化起來，然而，這種神祕化，却不能妨害他開始用包括的而且意識的方法，來說明了辯證法之一般的運動形態的人。辯證法在他是倒立起來。我們因爲發現在神祕的外殼之內的合理的核心，不得不重新倒返這

種倒立的辯證法了。

辯證法在神秘化的形態內，變成了德意志的時髦。因為他們把辯證法當作像會讚美現存的事物。辯證法在用那合理的形態上，在布爾喬亞汜及空論的代辯者們看來，是一種苦惱，是恐怖。因為辯證法在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之中，要對現存事物否定，即同時又要包含牠的必然的滅亡的理解之故。又因為辯證法將生成的形態，放在所有的運動的流內，因此，又從牠的暫存的方面把握着，不為何物所畏伏的，且在其本質上是批判的，革命的緣故。

（“資本論”，第二版序文）

* * * *

黑格爾說的矛盾，是一切辯證法的源泉。

（“本資論”，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 * * *

黑格爾對許多“偶然發生的問題，”放在一般的原則之下包含和取攝起來，決不能叫做辯證法

的。

（“馬克司，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三卷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九日）

* * * *

我的發展方法，不是黑格爾的一流。這因為我是唯物論者，黑格爾是唯心論者之故。黑格爾的辯證法，是為一切辯證法的根本形態，但是，這種根本形態，不過是從自己的神祕的形態脫却後的。且就在這點，正是與我的方法的各異點。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二號）

直觀的唯物論的克服

從來一切唯物論——包含費爾巴哈的唯物論——所有的主要的缺點，就是把對象，現實，感性，僅在客體或直觀的形式內把握起來，是不能當作人類的感覺的活動，實踐，即主體的把握起來。因此其結果，反是達於與唯物論相反的從觀念論展開了——即只是僅被抽象的展開起來。這因為觀

念論原來就不能認識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是這樣的（現實的感性的）一種活動。費爾巴哈想要把握從思考的客體而能現實地區別的感性的客體。然而，他對人類活動的本身，就不能理解作對象的活動了。因此，他在所著的“基督教的本質”內，只是以理論的舉動看作真的人類的舉動，反之，對於實踐，只能在他所污辱的猶太人的現象形態內把握起來，且只能在如斯的形態內限定起來。因此，他就不能理解“革命的”，實踐的一批判的活動的意義了。

（“費爾巴哈論綱”）

* * * *

對象的真理對人類的思維中形成怎麼樣的問題，不是何種理論的問題，是實踐上的問題。人類對真理，即現實與力，是必須將他的思維的實在性在實踐內證明起來。從實踐所能遊離的思維，是現實呢，是非現實的爭論，純然是煩瑣哲學的問題。

（同上書）

* * * *

人類是環境與教育的產物，因此，變化的了人們。謂是各異的環境與教育的產物之唯物論的學說，就能忘却所謂環境必須被人們變化的事情以及教育者自身也必須受教育了。於是這種學說，當然會把社會區分為二個部分，且將其中的一部分變成超越於社會之上了（例如歐文的場合）。

環境的變化與人類活動的一致，只是能當作革命的實踐的把握且合理的理解出來。

（同上書）

* * * *

費爾巴哈是從宗教的自身隔離的事實，是從宗教的表象的世界與現實世界的二個世界之世界的二重化的事實出發的。他的事務，是在將宗教的世界放在那現世的基礎之中融消起來。他對這個事務在完成之後，還忽略了留下當為主要原因。即現世的基礎，滅却自發的自身，以及當作一個獨立國家在雲界之中確立自己的事實，只是可由這

種現世的基礎之自身分裂及自身矛盾而說明的。所以這種現世的基礎的本身，是首先須在牠的最初的矛盾內理解起來，但以後爲矛盾的除去必須是實踐的革命起來。例如地上的家族，當其在發現爲神聖家族的偶像之後，那就要將前者自身必須理論的批判起來，和實踐的革命起來。

(同上書)

* * * *

費爾巴哈是以抽象的思維不滿足的，再訴諸於感覺的直觀。但是，他把感覺的活動，不能當作實踐的，人間的，感覺的活動理解起來。

(同上書)

* * * *

費爾巴哈將宗教的本質以爲能在人間的實質之中使消滅了的。但是，人間的實質決不是在各個人內的內在的抽象物。所謂人間的實質，從牠的實體觀察起來，是社會的諸關係的總體。因此，不容許現實的本質的批判的費爾巴哈，勢必然至於(一)

抽象歷史的過程，將宗教的情緒，當作牠自身固定起來，而不停住地假定抽象的——孤立的——人間的個體；（二）因此，在他看來，人間的本質，只不過是單結合着於自然的當作“種族”的，即只當作將多數的個人內的，暗默的普遍性理解起來。

（同上書）

* * * *

因此，費爾巴哈不承認“宗教的情緒”的本身，是一個社會的產物，又，他不承認所分析的抽象個人，是在現實內屬於一個特定的社會形態。

（同上書）

* * * *

社會生活，本質上便是實踐的東西。誘惑理論導入於神祕主義的一切的神祕，是由人間的實踐，以及這種實踐的把握而被合理的闡明出來。

（同上書）

直觀的唯物論，即將感性不能理解作為實踐的活動的唯物論，最高的絕頂亦只能發展到“資產階級社會”內的各個人的直觀。

(同上書)

* * * *

舊來的唯物論的立場，是“資產階級”社會，反之，新唯物論的立場，是人間社會化又是社會化的人間。

(同上書)

* * * *

哲學者只能是各種的解釋世界，但是，主要的事情，是在於變革世界。

(同上書)

* * * *

思維的產物與現實

如在頭腦中當作思之想全體表現的整體，是

能思維的頭腦的產物，這個頭腦，是以唯一的可能的
方法——由與這個世界之藝術的，宗教的，實踐
的，精神的，占有各異的方法在頭腦內部占有整個
世界。實在的主體——頭腦即只是限於思辯的和
理論的——依然是在頭腦的外部維持其獨立性而
存在的。因此，在經濟學的理论的方法下，這主體
即是社會，亦應當時當作前提的所從出發的念頭。

（“經濟學批判”序說）

* * * *

與在一切何種歷史的社會科學內一樣，就在
經濟的諸範疇的行程上，亦對如此的事情，常時應
銘記的。即在與現實內同樣的就亦在頭腦內的主
體——在近代資產階級社會——是——一定的給與
的，因此，諸範疇就表現這個特定的社會的，即是
常時將這種主體的定在形態，和存在規定，用在個
別的方面表現出來，所以經濟學的來源之為一科
學，決不是這些範疇，達到所謂能當作如斯的範疇
那時候才是開始的。

(同上書, 同前)

科學的分析與現實的發展

從關於人類生活的諸形態的考察, 因此, 又人類生活的諸形態的科學的分析, 一般的都是採取反於現實的發展的進路的。牠是從後面開始的, 因此就是用發展過程既成的結果開始的。勞働生產物已經實現為商品的不可移的諸形態, 由此成為商品流通的前提的諸形態, 人類並不是要對於這些形態——牠們在人類看來, 實是不變的東西——的歷史性質, 反之, 打算要對於那內容的說明以前, 已經具有為社會生活的自然形態的個定性。所以對價值大小的決定所帶來的, 不外是商品價格的分析, 又對商品的價值的性質的確定所帶來的, 不外是諸商品的共同的貨幣表現。但是, 商品界的這種既成形態——貨幣形態——, 却不能明的顯示出私的勞働社會的性質, 因此, 也不能明白

的顯示出私的勞働者的社會關係，反之將牠從物的觀點隱蔽下去。

（“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

自然法則是永久的

自然法則是不能一般的揚棄的。在歷史的相異的諸種狀態之下，所能變化的東西，只是那法則所被實施的形態。……

思維過程的本身，是從諸關係發生的，而牠自身是一個自然過程，因此，被現實地理解的思維，是常時不能有那麼同一的，和只不過是發展的行程，因此又由牠適應所思維的那個機關的行程而得能徐徐的區別而已。……

合理的東西及自然的必然的東西，是只作為盲目的作用的平均的實現的。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二部）

為社會主體的生產——是經濟

學非是工藝學

生產總是特殊的生產部門，換言之，即是一個總體——例如農業，收畜，工業等。但是經濟學並不是工藝學。……最後，生產不僅是特殊的。再之，在生產部門的較大或較小的一總體之中的有機構造，總是一定的社會體，和一個社會的主體。

（“經濟學批評”序說）

生 產 階 段

在一切生產階段由思想家爲一般規定的固定的共通的規定，是存在起來，可是一切生產所謂一般的諸條件，不外是抽象的概念，用這些抽象的要素是不能了解何種現實的歷史的生產階段。

（同上書，同前）

生產時代的一般與特殊

無論在任何的生產時代，都有共同的一定的

特徵，有共同的規定。生產一般便是一個抽象體，但是，生產一般將共同的東西使現實的表現出來，使固定起來，因此，當其在對我們免去重複時，牠是一個理性的抽象體。然他方，這種一般的東西，或由比較所選出的共同的東西，牠自身是一種多樣的編制，並是在諸種的規定所能分離的。有些分子是屬一切時代的，有些又是在二三的時代上有共同性的。許多的規定，雖在最近代的時代又在最古代的時代，都是共同存在的。沒有這些的規定，生產就不能想像了。但是，最發達的言語，是與最不發達的言語的共同的法則，雖有規定的，而完成其發達的東西，恰是這種一般的東西與共同的東西的差異。生產一般的通用的諸規定，必定要分別出來，如此，相異的主要點，才不至於在主體的人類與在客體的自然之同一的事實所發生的統一性的觀點上，忘却真本質的差異。例如，想證明現在的社會關係的永久性和調和性的近代一切經濟學的智慧就在於他們忘却了這些特點。例如，他們是

如次的說：無論那一種生產，沒有生產器具——這個器具雖只不過是人類的手——，生產是不可能的；無論那一種生產，沒有蓄積的勞働——即使這勞働，只不過是由重複而進行練習的在野蠻人的手中所集成的和所蓄積的——，生產是不可能的。資本是較誰首先的生產器具，又是過去的客觀化的勞働。所以資本是一般的永久的自然關係，即我們才可以相信，只有拋棄轉變“生產器具”與“蓄積的勞働”的資本的這種特殊的研究。難怪卡勒對全部生產史，認為簡直是政府方面的惡意所做成的偽造而已。

（“經濟學批判”序說）

有用物的發現

一切有用物的東西——例如鐵，紙等等——是可從二重的見地，即是可從質與量的二方面觀察的。一切如此的物，都是許多特性的全體，因此，是

有種種方面的用處。這些種種方面，因而發現物的各樣的用途，是歷史的業績。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

物質的生產與精神的生產 之交互作用

爲着考察精神的生產與物質的生產的關係，不能將物質的生產本身當作一般的範疇的，必須是作爲特定的歷史的形態理解的，這點較任何首先主要的。所以例如中世紀的生產方法，便是特殊形態的精神生產適應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物質的生產本身，當其在特殊的歷史的形態內不能理解出來，則適應牠的精神的生產的特定的兩者的交互作用，亦是不能理解了。……再之，從物質的生產之特定的形態，第一，發生社會之特定的構成，第二，發生對於自然的人類的特定的關係。那國家的組織與那精神的見解，是由兩者而決定的。就在精神的生產的種類，亦是同樣的。……

斯德邱把物質的生產，不能歷史的理解出來（參照一八二三年發行的“經濟學講義”）——牠因將物質的生產解作物質的貨財一般的生產，所以對這種生產的特殊的發展形態，就不能理解了一一，於是他根據這個出發點，自己挖去了在一方為理解支配階級的觀念形態的部分的，和在另一方為理解這種一定的社會構成之自由的精神生產的下層的基礎。他是不能避免普通的錯誤的情形。因此，事情不能像他從開始想像的那樣的簡單。例如資本主義的生產，如文藝與詩，是在一定的精神的生產部門對抗的。……

（“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一卷，第二部）

* * *

人類自身，他與所進行的他的一切物質的生產相等的，是他的物質生產的基礎。所以為感化生產的主體的人類的一切境遇，或多或少的是能變更所有他的機能及活動，因此，又能變更當作物質的財富的商品創造者的他的機能及活動。在這

點內，一切人類的關係與機能——不管牠們怎麼樣的及在何時表現的——，是受物質的生產的影響，且多少所謂爲決定的〔作用〕的事情，能在事實上證明起來。

(同上書，第一卷，同上)

財產是創造歷史的條件

在歷史上的各時代內，財產是各異的形態的而在全然相異的社會諸關係之下發達起來。所以所謂布爾喬亞的私有財產的定義，這即不外是布爾喬亞之生產的全社會關係的表象。對於這點，當其欲以給與當作一個獨立的關係的，一個特殊的範疇的，一個抽象的且永久的觀念的私有財產的定義時，不過就是形而上學或法律學上的一個幻想而已。

(“哲學的貧困，”第二章)

生產與慾望

消費是創造生產的衝動。消費又創造在生產中爲目的的規定的作用的對象。當生產作成消費的對象爲外部的提供時，與牠同樣的，消費就供給生產以理想目的，如生產之意像，慾望，衝動，意願等，這是很明白的。消費尙在主觀的形態內創造生產的對象。沒有慾望，就沒有何種的生產了。可是消費是再生產慾望。……

但是，生產是爲消費創造的，不單是牠的對象。牠還對消費，形成其規定性，其性質，和其完成。與消費把牠的完成行程作爲是生產物來對生產物一樣，生產形成牠的完成行程置放與消費。消費的對象，決不是一般對象，實是由生產本身再在媒介的特定的樣式內能消費的特定的對象。飢餓者是飢餓者，但是以刀與叉來食精治餓以爲滿足的飢餓者，與用手，爪，齒來食粗茶淡飯的飢餓者，是大有不同的。因此，不僅是消費的對象，就連

消費的方法，亦由生產生產的。即消費不僅是為客觀的生產所創造，且為主觀的生產所創造。故生產是創造消費者。

生產不僅是以物質來供給慾望，而且以慾望來供給物質。當消費從牠最初自然的不成熟的直接的狀態出現的時候——在如斯狀態中的消費，帶有停滯的性質，其自體必然是尚放置在其自然不成熟狀態之生產的結果——，牠如衝動的消費自體從對象媒介出來。消費對象所感的慾望，是由知覺對象創造的。藝術對象——與其他一切生產物同樣的——，是創造有藝術的趣味並有審美的能力的大眾。因此，生產不只是對為主體的對象而生產，而且是對為對象的主體而生產。

（“經濟學批判”序說）

* * * *

為全體的慾望的體系，是基於意見呢，還是基於全生產組織呢？在最多的場合內，慾望並不是從生產直接產生的呢，是從把生產為基礎的一般狀

態產生的呢。世界貿易，殆是全部慾望——並不是個人消費的慾望，實是把生產的慾望當作中心活動着的。假如選擇其他一例，則對於公證人的慾望，豈不是把一定的民法為前提的嗎？且這種民法，不過就是私有財產的，即生產的特定的發展階級的表現而已。

（“經濟學批判”第一章）

分配形態是表現生產形態

所謂分配關係的歷史的性質，即是生產關係的歷史的性質，而分配關係，只不過是——面的表現。資本主義的分配，是與從其他的生產方法產生的分配形態各異的。且無論何種的分配形態，都是伴隨這形態所由來的并適應的那生產的特定形態的消滅而同時消滅的。

把分配關係看做歷史的東西，把生產關係不作如此看的見解，從一方面說來，不過是對布爾喬

亞經濟學初步的，且依然幽狹的批判的見解；但是，從他方面說來，牠是以社會的生產過程，把變則的孤立的一個人的人間，與必須進行不受何種社會的助力的單純的勞働過程混同起來，作為同一的主要的基礎看待的。

勞働過程當其只不過是為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一過程時，則牠的單純的諸要素，是共通於勞働過程的一切社會的發展形態的。但是，這種過程的特定的歷史的形態，是使發展一切更進步的這種過程的物質的基礎與社會的形態。達到某一定的成熟階段時，特定的歷史的形態被剝脫了，而創造一個較高的位置。這種危機的瞬間的到來，在一方面內的分配關係，由此又適應牠的生產關係的特定的歷史的形態，與在他方面內的生產力，生產能力，及這些發動的原因的發達之間的矛盾與對立，是廣大與深刻的顯示出來。所以生產的物質的發展與牠的社會形態之間的一種衝突，是發生起來了。

（“資本論，”第三卷，第五十一章）

原則與歷史

我們照蒲魯東先生的假定：由時間的順序的現實的歷史，乃是觀念，範疇，原則等等在其中所表示的歷史的連續。一切原則都有其發露的世紀。例如個人主義的原則有十八世紀，強權的原則有十一世紀。自然，世紀是從屬於原則的，而原則並不是從屬於世紀的。換言之，就是原則創造歷史，而歷史並不是創造原則的。末後，為相等的救濟原則和歷史——為甚麼原則正在十一世紀內或在十八世紀內所表現的，且在其他的世紀內不能表現呢？如果有人這樣發問，則他必然的不得不精密的研究下列各疑問：十一世紀的人類，是怎樣的人類呢？在他們一切場合內的慾望，他們的生產力，他們的生產方法，他們的生產原料，是怎樣的呢？末後，從這些一切存在的條件發生的人類與人類的關係，是怎樣的呢？究明這些一切問題，即是研究

在各世紀內的人類的現實的世間的歷史，換言之，就是這些人類，豈不是表示他們自身的戲曲的著作者兼表演者嗎？但是人類，從達到為他們自身的戲曲的著作者兼表演者這個瞬間起，人就能經過曲折的道路而回歸於真實的出發點。因為他從開始出發的永久的原則，已是放棄之故。

（“哲學的貧困，”第二章）

歷史的時代的認識

為認識特定的歷史的時代，我們必須超越這個時代的限界，而將此時代與其他的時代比較一下。為審判政府與其行動，我們必須用那時代的尺度與那時代的人們的意識程度來測定牠們。如果有人知道就連倍根亦在科學的目次之中摻入鬼神論，則雖何人對由相信魔法而為何種行爲的那個十七世紀的政治家，決不會非難了。在他方內，斯篤普，華蒲爾與湯修達及其他，碰到反對和遭受

嫌疑，以及從他們本國內的同時代的人，如果責難他們是俄羅斯的工具，是增加負擔者，則人在他們的時代，用關於特有的偏見和無智的習慣的文句，而對他們的政策，就不許這種以上的辯護了。

（“新時代，”附冊第五冊）

神意的歷史

神意，神意的目的——這是爲說明歷史進行的在今日所用的偉大的言辭。但在事實內，這種言辭，並沒有說明何物。牠至多只是勉強的修辭的形式，爲解釋事實的多樣的樣式中的一種。在蘇格蘭，確實的事情，土地所有因工業發展的結果獲得新的價值。且這種工業爲着羊毛開闢了新的販路。爲着要大量的生產羊毛，必須把耕地變作牧場。爲着要完成這種變更，必須集中貨財。爲着要集中貨財，必須廢除小耕作地，驅逐數千的小作人離開他們的故鄉，以及代替他們的置換以監視一百萬羊

之數人的牧羊者。如斯連續變更的結果，在英格蘭的土地所有發生用羊將人驅逐出去。若是如此的說：在蘇格蘭土地所有制度的神意的目的，是使羊驅逐人，於是人就造成神意的歷史了。

（“哲學的貧困，”第二章）

歷史的偶然性

蘭爭如果確實的只是將有利的機會為條件進行的，則世界史自然是極適當的創造出來了。在他方面，又“偶然性”如果是不演着某種的任務的，則世界史就要帶有極神祕的性質了。不待言的，這些“偶然性，”是為一般的發展行程，且能由其他的偶然性再補足起來。但是，發展過程的促進和延滯，是基於這種“偶然性”而有極大的作用的，且在這種偶然性之中，亦會包含有站立於最初運動的前面的人們的性格的“偶然”的。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一冊）

觀念形態論的歷史觀

人間的觀念與思想，當然是在他們自身及他們的諸關係上的觀念與思想，和在他們自身的及在人間的他們的意識。因為這些不僅是個人的意識，且是與社會相關聯的各個人的意識，和他們所生活着的對全社會的意識。在此範圍內，他們對於生活所生產的，形成爲獨立的條件，與此條件相關聯的有必然的交易形態，伴隨此形態決定了個人的及社會的諸關係，當此種關係，在表現於思想時，那就必須採取觀念的諸條件及必然的諸關係的形態了，換言之，就是那人間的概念，人間的性質，人間的性質，即在人間所由來的規定，是必須將那表現在意識中被採納了。人間是什麼呢，他們的諸關係是什麼呢，是在作爲那人間內的，他的存在方法內的，或在更精密的概念規定內的表象的意識中表現出來。現在觀念形態論者，將觀念與思想

目爲支配從來的歷史，且這些歷史，爲從來一切的歷史，其次，他們以爲現實的諸關係，考作把那人間與他的觀念的諸關係即概念規定爲規準的，再其次，他們把在一般人間的他們自身內的意識的歷史作爲他們的現實的基礎。他們就把建築這幾點以上的意識，觀念，神聖化的事物，和固定的表象的歷史——呼做“那人間的歷史，”而要將此歷史，換作現實的歷史，那就不容易的事情了。

（“社會主義的文書，”第三卷）

道德論的歷史觀

喀拉爾是徹頭徹尾的從汎神論的見解出發的。全歷史的過程是特定的，但是，並不是由基於體自身及歷史的再生產的交互前提的生命的大家自身的發展爲條件的。全歷史過程是永久的，是由通所有的一切時代的不變的自然法則——歷史過程今日離開這種法則，明日再就接近於這種法則，

但是，這是全然基於正確的認識的如何——為條件的。永遠的自然法則的這種重要的認識，那是永遠的真理，其他一切的東西是虛偽。他們根據這種見解，以為現實的階級對立，雖在諸種的時代內有如何的各異的，若在全體的看起，無非是歸諸於在一方面，有樹立這種自然法則的以及由此而行動的賢人及貴人；在他方面，有誤解這種法則的以及偽造和背於此的愚人及無賴漢的永遠的一大對立。原來為歷史的產物的階級差別，是如此的變成一個自然的差別，於是人間自身是屈服於自然的貴人與賢人之下——即是由天才的崇拜，對此自然的差別，必須承認為永遠的自然法則的一部而且崇拜起來。在歷史發展過程的全見解，是經過十八世紀的啓蒙會員乃至共濟組合員的無味乾燥的陳腐的知識，和從混亂是非發生的單純的道德，以及無形中進行墮落的俗化的聖西門主義而平凡化了。……但是，貴人及賢人是怎麼樣的發現呢？無論怎樣的超自然的驚異，是不能闡明他們的存在

的。我們必須探求他們。且對這種過分的純然的自然的差別，必須是再表現為歷史的階級差別。所謂貴人，就因為他是較賢明，較有知識之故。因此，他就可以在獨占教養的階級之中探求出來——即就可以在特權階級之中探求出來。而這些階級，就是對於貴人與賢人的地位的要求，發現能決定的人的階級。所以特權階級，不全然可稱為貴賢的階級，而直然的變成“能發言”的階級。一方被壓迫階級，當然是“沉默的，不“能發言”的階級，所以階級支配，在這裏能有新的承認了。

（遺稿集，第三卷——“新萊茵評論”）

階級的意德沃羅基.黨的表象

建築於財產所有的諸種形態，和建築於社會的存在條件，是樹立各個獨自所形成的諸種的感情，幻影，思考方法，及生活觀等的上部構造的全體，全階級是從由物質的基礎及適應牠的社會的諸關

係創造和形成這些東西。由傳統與教育的牠們，在被灌注的各個人上，就能想像出牠們形成爲決定他的行爲的本來的根據和那行爲的出發點了。

（“霧月十八日，”第三章）

* * * *

人在私的生活內，人間設有在他自身關於所謂思維的與他的現實的人物及現實的行爲之間的區別，但是，在歷史的鬭爭內，尙更是必須有對政黨的文書和空想的那現實的機構和那現實的利害與對政黨的表象的那實在的區別了。

（同上書）

凡歷史的事件是基於那特殊的歷史條件

（反對俄羅斯的一個批評家的錯誤的結論）——在資本論中論究“原始的蓄積”一章上；我只是顯示出西歐資本主義的秩序從封建的經濟發展而來的道程。因此，在這一章上，追究歷史的發展的

痕跡，就是這種歷史的發展的結果，將生產和生產手段的統一是破壞了，即前者轉化於工錢勞働者（用近代言辭是普羅列塔利亞），以及後者轉化於資本了。在西歐的歷史上，各變革是一個時期的意味，及這種時期，就是顯示繼續自身組織的為資本家階級發展的新的槓杆的任務。為這種發展的主要的根底，是常時農民階級的剝奪。在這一章的終了，對資本主義蓄積的歷史的傾向所能說及的以及這種傾向的最後的言辭，是顯示所謂必須向個人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社會的共有的轉化。在這章的末行，對所提出的主張，亦不能舉出有利的某種證據。牠是基於如次的簡單理由。即如斯主張，所謂不過是從在全資本主義生產的長的一列系的觀察所導出來的一般的結論。

在這裏我對尊敬的批評家，由這個大綱關於俄羅斯是能夠導出怎麼樣的適用呢？很明白的僅是如次的——即俄羅斯如果盡量的模倣西歐所已進行的典型的資本主義國（且俄羅斯最近很熱烈

希望達到這點)，則這種目的，是除了必須將農民的部分變為普羅列塔利亞以外的方法，就不能達到了。但是，一到陷入於資本主義的桎梏之下，則俄羅斯就不能期待為着自國的有利的條件，且實與一切其他無信仰的國民相等的，必須是服從於這種秩序的嚴酷的法則下了。事實確是如此吧。不過，我很不滿足批評家的說話。在他萬事都很好的舖張起來，對我在西歐內資本主義發生的歷史的敘述，改變為一般的歷史哲學的理論，而要求這種理論，規定為對一切國民的一定不易的發展行程，且以為國民欲達到為保證社會生產力的最高度的發展及個人的最大發達的一種經濟的秩序，那就毋須顧及在他們的歷史的存在條件了。

但是，如果容許我說，則——這種解釋，在我看來，是甚可尊敬的，同時又是甚可恥辱的。試舉一例。在“資本論”中的諸部分內，歷史的運命——古代羅馬的平民，是遭遇了這種運命——，是能回想想來。他們本來是自由的農民，而各人所有自己。

的農地和用自己的力量耕作農地。但是，伴隨羅馬史的發展，他們是被剝奪了。且對生產手段及生活從平民奪去的事物的進行，不只是大土地財產的形成，且是惹起了可注目的貨幣資本的增大。羅馬的社會是很判然的分裂為二大陣營——在一方面為除了勞働力以外沒有任何物的自由無產者，在他方面為所有一切社會的財富的這種勞働力的權取者的二大的陣營。但是，其結果是如何呢？羅馬的普羅列塔利亞，因此決不是工錢勞働者，他們反變成安逸的貪懶者，變成達到較在阿美利加南部諸州內的“白色貧民”還更甚的受取現成的物品。再之，這種結果，只是致使資本主義經濟不發達起來，而奴隸經濟愈是發達起來了。

所以我們知道在非常類似的現象的諸種的歷史條件，是能產生根本的各異的結果的。我們個別的研究這些結果的各點，由比較如次的...者，是能夠完美的解決這個謎了。但是他方，我們在適應一切場合的主要關鍵，若在一般歷史哲學的理論一

一說到這點的最大的功績，則就要說在於超歷史主義——的形態中，決不能發現這種問題的解決的。

(一八八七年六月三日，載在“社會民主主義雜誌”上——寄給密哈洛夫斯基的書簡)

現實界之宗教的反映

宗教界只不過是現實界的反映。在生產物當作商品的和因而當作價值辦理的，以及在如斯物的形態內，把他們的私的勞働，致使如等一的人類勞働的相互關係之一般社會的生產關係存在的商品生產者的社會上，自然，那種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殊是在布爾喬亞發展的新教與理神論內的基督教，便是最相應的宗教形態。在古代亞細亞及古代(希臘，羅馬)的生產方法上，將生產物變成商品，及因此人類為商品生產者存在等，不過是開演着一個從屬的任務。雖這種任務，隨着當時

的共同體，愈踏入於滅亡的階段，則愈成爲重要的。原有意義的商業民族，如伊壁庫爾的神們，或如在波蘭社會的毛孔裏居住着的猶太人一樣，是僅在古代世界最細少的間隙內存在起來。這些古代的社會的生產組織體，如果是與布爾喬亞組織體比較，則就不能比較的更單純的且易看出的東西。但是，這些東西並不是立腳於各個人對與其他個人的自然的，種族的關係的臍帶尚未切斷的這種各個人的未成熟狀態上，是立腳於直接的主從關係上。牠們更是由勞動生產力的低度的發展階段，以及由適應此階段的在人類的物質生活的生產過程內部的人類的關係，即人類相互間的及對自然間的狹隘關係所制約着的。這種現實的狹隘，再在觀念的反映：古代內的自然宗教及民族宗教之中。現實界的宗教的反映，只有達到一般實際的每日生活的諸關係，是容易看出的人類相互間的及對自然間的關係，並將此合理的關係每日在人類顯示出來時，才能消滅了。社會的生活過程即

物質的生產過程的形態，只有達到將牠們為自由的社會化的人類的產物，放置在他們的意識的，計劃的統制之下時，才能脫却神秘的色彩的霞衣。然而，為達到此點，是必要社會的物質的基礎，即幾多的物質的生存條件，而這些條件，是為充滿久長時間的苦惱的發展史的自然生長的產物。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

* * * *

所謂探求超人的天國，在空想的現實裏面，只不過是發現了他自身的反映的人間，當其追求並不得不追求他的真的現實時，那就不復發現他自身的假象，即非人間了。

（遺稿集，第一卷——“黑格爾法律哲學批評”）

* * * *

反宗教的批判的基礎是：人類創造宗教，宗教沒有創造人類。宗教確屬是沒有自制力或喪失自制力時的那人們的自己意識，自己感情。

（同上書，第一卷——同前）

* * * *

我希望較諸在宗教內批判政治的事情，反是在政治的事情的批判內而來批判宗教。這因為…
…宗教自身，不是天生的，是由地和無現實的內容生的，以及伴隨顛倒的現實——理論即是宗教——的消滅是能自己倒塌之故。

（“社會主義的文書，”第一卷）

* * * *

在宗教內，人間對他的經驗世界不能洞悉的而與他所對抗的，只能化為想像的，表象的本質而已。這點決不能從他的概念，即從“自己意識”及這種種類的空話得可說明的。反是可由與牠有關係的所有從來的生產物及交易的方法——像那“自動精紡機”的發現，及鐵道的利用是與黑格爾哲學無關係的，便是與這個本質的觀念是無關係的——來說明的。他〔斯第納爾〕如果一次提及在宗教的“本質”關係的問題，即提及這種非本質的物質的基礎關係的問題，則他把宗教就不會求諸於“人間的本

質’之中，又不會求諸於神的尊稱之中，反是必須求諸於從宗教發展的各階段所發現的世界之中了。

(同上書，第三卷)

* * * *

宗教不過是人間當不能圍繞着自己運動的時候，為圍繞着人間運動的虛幻的太陽。

(遺稿集，第一卷——“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

舊生活關係的解體是使解體舊思想

為思想的歷史的證明的，難道不是不外精神的生產伴隨物質的生產同時變化嗎？各時代的支配的思想，不外就是常時那時代的支配階級的思想。人當語及變革至社會的思想時，以為其意義無非是牠只是在舊社會的內部創造新社會的要素的事實，及舊生活關係的解體與舊思想的解體是合於步調進行的事實。古代世界當瀕於滅亡時，古代的宗教是變成基督教的征服。十八世紀內的基督

教的思想，當屈服於啓蒙思想時，封建社會就與當時的革命的布爾喬亞鬥謀必死的鬪爭。良心及宗教的自由的思想，只不過是在心意領域內的自由競爭的支配而已。“然而”人是如此說吧：“宗教的，道德的，哲學的，政治的，法律的思想等，自然雖是能在歷史的發展的過程內變更起來。但是，宗教，道德，哲學，政治，法律，又是常時能在這種變化的無關係下保存來。加之，在一切社會狀態所共同的地方，有像自由與真義等等的永久真理。而共產主義廢止永久的真理，牠對宗教與道德，沒有新的形成，反是廢止牠們。因此，共產主義是一切歷史的發展的矛盾。”這種非難，究竟是怎樣歸結呢？所有從來的社會歷史，採取由各時代的諸種形態而在階級對立之中進展的。但是，這種階級對立，不管在怎樣的形態下，均是由社會的一部擄取其他的部分，而為過去的世紀的共同的事實。因此。在各世紀內的社會的意識，不管牠的一切多樣性及種種形用，一定的共同的形態，即是在須待階級對立的

全體的消滅開始能完全解體的那個意識形態中活動着的，那是毫無思議的。

（“共產黨宣言”，第二章）

移入思想要在異國的實情之下 變質的

在支配的布爾喬亞的壓迫之下發生的，且與這個支配抗爭而鬥爭的文筆表現的法蘭西之社會主義的並共產主義的文書，恰好當在德意志的布爾喬亞把對於封建的專制政治開始進行他們的鬥爭時代，是輸入到德意志去了。德意志的哲學者——掛牌哲學者與玄學者們，是熱心的接受這種文書，然而，將這些東西雖從法蘭西移植過來，可是忘却那同時在德意志方面不能將法蘭西的生活實情移植過來的事情。在德意志的實情上表現的法蘭西的文書，就要失却牠的直接實際的意義而且只有了純粹的文學的外觀。那就是要像空中樓

閣般的謀實現人間的本質。所以在十八世紀的德意志的哲學者們看來，第一次法蘭西革命的主要的希求，只不過有如“實踐的理性”一般的要求的意義，又革命的布爾喬亞犯的意思的發現，在他們的觀察上，是映出純粹意思的，必然的意思的，即是映出爲真正的人間的意志的法則。德意志哲學者的工作，說是專將法蘭西人的新思想使與他們舊的哲學的良心調和呢，毋寧說是從他們的哲學的立場攝取法蘭西人的思想哩。這種攝取是與攝取普通外國語用同樣的方法，即由翻譯進行的。中世的僧侶，是由古代異教國的典籍所記錄着的古文書而創造出如何荒唐無稽的加特力教的聖徒傳記，雖何人亦均知道的。德意志的學者們，拿並不是神聖的法蘭西文學，將此倒行起來。他們把那哲學的荒唐無稽，附寫在法蘭西的原書上。例如他們對關於貨幣關係的法蘭西人的批判，附寫着“人間的本質的隔離，”對於布爾喬亞國家的法蘭西人的批評，附寫着“抽象一般的支配的揚棄”等等。對

於把如斯哲學上的用語，當嵌入於法蘭西的歷史的發展之上，他們是以“行爲的哲學”，“真正社會主義”，“德意志社會主義科學”，“社會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等等的名稱表現出來，法蘭西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的文書，於是完全的失却其本意了。這些文書，當在德意志人的手中一階級對其他階級失其鬭爭的意義的時候，德意志人想用此克服“法蘭西的偏見，”以爲不是代表真實的要求，是代表真理的要求，不是代表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利害，是代表人間的本質的利害，即是代表人間的一般的利害。但是，如斯的人間，原來不屬於某階級的，故不是一般的現實者，只不過是存在於哲學的幻想的雲霧中的而已。

（“共產黨宣言，”第三章）

世界史的巫術

人類創造自己的歷史。但是他們並不將牠隨

硬的和在自己所選擇的環境之下創造的，反之，是在目前的，給與一定的，從過去所傳續下來的環境之下創造的。一切滅亡的種族的傳統，是恰如妖魔重壓在生存者的頭腦上。人類對自己及事物的變革，如在從事於尚未存在的新的創造時，即確實的正在這種革命的危險時期上，他們要盡自己的任務熱心的讀咒文而呼出過去的亡靈，模倣和裝飾那名稱與那戰爭時適用的言語及衣裳，於是粉裝這些古代的服裝及用這些前人所說的言語而謀開演新的世界史劇了。所以路得冒充扮裝使徒保羅；一七八九年至一八一四年的革命，穿着交錯的羅馬共和國與羅馬帝國的衣裳；以及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能做出更好的事情，只有時把一七八九年，有時把從一七九三年至一七九五年的革命的傳說，編做小說化的而表演出來。同樣的，未成熟的領會新的言語者，是常時將此在他的本國語翻譯起來。但是，對新的言語的精神，當他成為能會得的，且以此能自由的表演般時，他必須是到了

操那言語而不同憶舊的，和能够忘却父祖所傳下來的言語了。

當觀察上述的世界史的巫術時，我們就能立即感覺到一種顯著的差異。喀密，台謨南，湯徒，洛布斯賓，薩·齊斯特，和拿破崙的英雄們，並舊法蘭西革命的諸黨派與大眾，雖皆穿着羅馬人的衣裳說着羅馬人的言語，却是遂行了他們的時代的任務，即遂行了近代布爾喬亞社會的解放與建設。有些（齊雅賓黨——譯者）是粉碎了法建的基礎如微塵般的，且戳却了在法建的基礎之上的封建的領袖。其他（拿破崙——譯者）是在法蘭西的國內，創造出能使開始發達自由競爭的，能使擷取被分割後的土地財產的，和能使利用被解放的國民的工業生產力的諸條件，以及在法蘭西的國境外，他當在歐羅巴大陸內的適當的和適合時勢的環境，為供給法蘭西的布爾喬亞社會的必要時，就在到處一掃了封建的構造。新的社會構造，曾經一回產生出來的老朽的巨人們——布泰斯，格拉喀斯，普布

里柯拉，護民官，元老議員以及甚至凱撒，都伴隨羅馬精神的復活而從舞臺消滅了。布爾喬亞社會，在其謹嚴的現實內，以賽，喀遜，羅愛，柯拉爾，彭齊孟·孔斯泰，及基佐等的人們為牠的真正的翻譯者和語源學入門；及牠的實際的指揮官們，却是在控制着工事桌者中，且巨頭路易十八世，是他們的政治上的首領。富的生產和競爭，在平和的鬭爭內所全然沒頭的結果，布爾喬亞社會對羅馬時代的幽靈已守護牠自己的傍邊，不復理解了。但是，布爾喬亞社會，雖是如何的非英雄的，且仍為產生出布爾喬亞社會，那就必要英雄的行爲，犧牲心，恐怖政治，內亂，及拉賓第希戰爭（拿破崙對聯合軍的戰爭——譯者）。且布爾喬亞社會的戰士們，是發現了羅馬共和國的嚴密的典型的傳統中的理想和技巧，即是發現了布爾喬亞社會可以自身隱瞞資產階級性所限制的他們的鬭爭內容及把他們的熱情為着在歷史的大悲劇的絕頂的奉祀上放置的必要的自己偽瞞的手段。與此同樣的一世紀以前的，且在一種發

展階段內，喀展謨爾與英吉利國民曾經假借從舊約聖書上的言語，以爲他們的布爾喬亞革命的口語，熱情和幻影。現實的目的，因能達成的影響，即英吉利社會的布爾喬亞的轉形，因能完成的影響，於是洛克是取赫巴古克（紀元前七世紀的海布拉伊的豫言者的名字——譯者）而代之了。

所以這些革命（指法蘭西革命及十七世紀的英吉利革命——譯者）內的死者的喚起，其有用的任務，並不是爲小說化了舊的東西，是爲加添新的鬪爭的光榮；並不是爲迴避在現實內的這些解決，是爲幻想中追求所給與的一定問題；及並不是爲使再徘徊革命的幽靈，是爲再發現革命的精神。從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〇年，以扮裝古代的倍伊的，‘黃色手套的共和論者’麥拉起首，至隱藏於拿破崙的鐵的死的假面之下的那平凡的不快面相的那個冒險者，只不過是徘徊着舊的革命的幽靈們而已。……

十九世紀的社會革命，是不能把牠的詩從過

去表現出來，反之，只能從未來表現出來。牠如果沒有脫却對過去的一切迷信之後，則就不能開始牠自身的。從來的革命，爲着牠自身的內容的陶醉，那是必要世界史的述懷。十九世紀的革命，爲着發現牠自身的內容，那是必須埋葬已經那死者的屍首。在從來的革命，言語是優於內容的，但是，在十九世紀的革命，內容是優於言語的。

（‘霧月十八日，’第一章）

藝術形成的社會的前提條件

在藝術方面，是周知的，即牠的特定的全盛期，決沒有與一般社會發展站在直接關係上，因此，也決沒有同後者的物質基礎及其組織的骨幹上，站在直接關係上。例如將希臘人與近代人的比較，或將莎士比亞與近代人的比較觀察起來。某一定的形式藝術，例如敘事詩，甚至要承認如次的事實。即藝術生產具爲藝術生產而能否表現出來的

問題，如英雄詩以劃時代的古代的形態，就成爲決不能生產的；因此，在藝術王國的領域內，牠的一定的顯著的形態，只有在藝術發達史上的未發達的階段內才有可能。如果在藝術王國的領域內，在諸種藝術樣式的相互關係中有其地位的話，則同樣的就能說及藝術的全領域與社會的一般的發展的關係，這是毋須驚奇的。困難的問題，就是在於這個矛盾的一般的理解。這個矛盾，牠達到特殊化的境地，就能明白起來。我們列舉如希臘藝術對我們這時代的藝術的關係，次之，莎士比亞時代的藝術對我們這時代藝術的關係。如周知的事情：希臘神話不僅是希臘藝術的武器庫，而且是藝術的發源地。希臘的幻想，由此關於爲希臘藝術的基礎的自然與社會關係的觀察，豈是以摩托機械，鐵道，蒸汽機，電報等而可能的嗎？凡爾克對抗羅巴特商會，齊賓特對抗避雷針，以及海曼斯對抗興業銀行，豈是在到處有續的嗎？一切的神話，在幻想之中且由幻想，來克服支配和形成自然力，才是得勢。

一到對自然力伴隨現實的支配，便就消滅了。佛阿麥（曠的女神——譯者）在印刷街（倫敦泰晤士報館所在地——譯者）之下，將成爲甚麼？希臘藝術的前提是希臘的神話，即自然的及社會的形態本身，是由民族的空想在無意識裏用藝術的方法生長出來的。這就是牠的材料。可是，不是任何神話，也不是任何自然（在這裏包含這種言語中的一切的對象，因此，又包含社會）之無意識的藝術的作品都是如此。埃及的神話，決是不能發生希臘藝術的發源地或母胎，但在無論如何的場合，總是一個神話。故須排除對自然的一切神話的關係，即排除對自然的一切神話化的關係，因此，要求藝術家脫離神話的幻想的社會的發展，決（是不能够形成希臘藝術的發源地或母胎了）。

從其他方面來說，則——阿基索斯是能與彈藥同時的存在嗎？又一般的說來，伊利阿特是能與印刷物及印刷機同時的存在嗎？歌謠，傳說，密瑟的神，是伴隨印刷物的出現而同時告終了，所以發

事詩的必須條件難道是不消滅嗎？

但是他方困難不在於理解希臘藝術及敘事詩和一定的社會的發展形態的聯繫的一點上。困難是在於要理解他們依照對我們保證藝術的享樂，而且在一定的關係內，保有着規範的及很難為模範的通用之意義的一點上。人再不會復歸於小孩子。如果能復歸，亦將變成愚者了。但是，小孩子的天真爛漫，難道對他是不能享受嗎？且他再在較高階段內，難道是不能為再生產那純真而努力呢？在有小孩子一樣的性質的人內，無論在何種時期上，難道是小孩特有的性質不能以那自然的純真復生嗎？人類當其在最美麗的發達他們的社會的幼年期，為什麼不能占有有如一個永去不復返的階段的永久的魔力呢？有失了教養的兒童，又有成就很早的兒童。許多古代的民族，是屬於如此的範疇的。模範的小孩是希臘人。他們的藝術對於我們的魔力，並不是與藝術所成長的未發達的社會階段相矛盾。魔力實是牠的結果。且牠實在藝術在這社

會關係下成立的而且只能在中間成立的那個未成熟的社會的條件，是與決不能復歸的事實相密接的聯繫的。

（“經濟學批判”序說）

理解過去歷史時代的前提條件

所謂歷史的發展，一般的就是最後的形態，是觀察過去諸形態為走向牠自身的一階段，而且常時對牠們基於一面的理解的。因為最後的形態，是很稀有的，是僅在全然限定的諸條件之下，那才能够批判牠自身之故——，自然，我們在這裏尚未有講這一類的歷史時代，牠之出現於同自身的同時代是崩潰的時代。基督教對自己的批判達到某一定的程度，即所謂能動的完成的時候，才是能夠理解從前的神話了。同樣，布爾喬亞經濟學，達到布爾喬亞社會的自己批判的時候，才是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東洋的社會了。

(同上書,同前)

商品的勞動力的發生是包括世界史的

自然固未曾在一方面產出貨幣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在他方面產出除掉自己的勞動力以外一無所有者，這是很明白的一樁事。這種關係決不是自然史的關係，也不是一切歷史的時期所共同的社會的關係。牠很顯然是過去歷史發展的結果，是許多經濟革命所進行的產物，是社會生產的幾多的舊形態消滅的結果產物。……將這產物為商品的表現時，社會內部的分業，是充分的發達了，在物與物交換內開始發生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的分離，已經是完成了為條件的。且如斯的發展階段，是在歷史的極種種各異的經濟的社會形態所共同着的。又就在貨幣問題觀察起來，那是以商品交換的一定的階段為前提的。特殊的貨幣形態，牠

只使爲商品等價物，使爲流通要具，使爲支付要具，以及使爲在庫貨幣與世界貨幣，一切由於彼此任何機能的範圍的各異以及怎樣的適應於那相對的優勢。於是顯示出生產過程的非常雜多的階段。但是，在一切這些形態的形成，雖用比較發達的微弱商品流通，就很充分的，這是已經從經驗證明出來。在資本是與此各異的。資本歷史的存在條件，決不是伴隨商品流通及貨幣流通同時所給與的。資本僅在生產手段及生活資料的所有者，當爲勞働力的販賣者的自由勞働者在市場上出現時成立的，這種歷史的條件，是包括一個世界史的。因此，資本從最初就在社會的生產過程上開闢出一個新時代。

（“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對於特定勞働的無區別關係

對於勞働的特定種類的無區別關係，是以由

最早的一切就變成沒有支配的現實的各種勞働的極發展的一個總體性為前提的。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是只存在着最豐富的具體的發展——在這裏一個同時共有多個，即同時共同有一切的東西——的場合而成立的。那時只有在特殊的形態內，中止思想的表現。在他方面，這種勞働的一般抽象，就只是為諸種勞働的具體的總體性的結果而生的。對於特定的勞働的無區別關係，是使人容易從一種勞働移入於其他的勞働，且特定種類的勞働，在他看來是偶然的，因此，是適應於無區別關係的一個社會形態而生的。在這種場合，勞働不僅在範疇內，而且就在現實內，變成一般的創造財富的手段，以及喪失伴隨為規定的個人的一種特殊性的成長了。這種狀態，在為布爾喬亞社會的最近代的存在形態的美國內，最高的發達起來。放在這種國家內，“勞働”，“勞働一般”，及勞働 Sans Phrase 的範疇的抽象，即是近代經濟科學的出發點，開始成為實際的真理。所以為近代經濟學的出

發點的以及在一切社會形態內表現得很早而更實際的關係的最單純的抽象，實只在如此的抽象內，是爲近代社會的範疇而表現的。但是人或許可以這樣的說，在美區內爲歷史的產物的表現——即對於特定勞働的無區別關係——例如在俄羅斯人上爲自然成長的素質的表現。但是他方，有非常的差異：野蠻人有能力適用於一切，還是文明人有能力適用於一切？再之，俄國人對於勞働的決定的無區別性，實際上是使傳統的習慣適合於全然特定的勞働，在這種事實之下，唯有從外部的影響把牠們從通常的習慣投擲出來。

（“經濟學批判”序說）

勞働機械與社會形成

在這裏如次的事情，不復有絲毫疑問的餘地的。即我們如果回顧原素的形態的機械，則產業革命不是從動力出發的，反是事實所評從英國人稱

做 Working machine 的機械的一部出發的，拿事實來說，例如不是從搖動紡車的足代替以水及蒸氣出發的，反不僅是從直接的紡績過程的本身轉化，及只是力的表現（如踏車輪的場合），且是把加工於材料上的直接作用的加工的人類勞働的一部，代置以機械出發的。在他方，如次的事情，亦同樣沒有何種疑問餘地的。即機械的歷史的發達，不復成爲問題的，反是對今日的生產方法爲基礎的機械，如至成爲問題，則唯一的決定的，即是勞働機械（如縫紉機械的場合），那就能立即理解出來。因爲這種過程，一經歸到機械制度，就能依據輪的程度由手，水，或蒸氣關運動牠了，這是在今日誰也知道之故。

在數學家看來，這種問題，只是如斯的問題。但是，這些問題，因爲證明人類的社會關係與這種物質的生產方法的發展的關係，是極重要的。在製粉機與在印刷機，鍛鐵場，鋤犁及其他的場合內全然同樣的，從開始就把用嚴密的意味的勞働，如

打擊，壓潰，磨碎，粉碎等，牠們譬如人的動力或家畜的動力，要之，人類的勞働，是不能進行了。因此，這種機械，至少是最原始的極舊的機械。……又因此，牠是在手工工廠業時代發現的唯一的機械。產業革命，從開始就把人類勞働，只用爲要求終局的結果的機械制度，才是被適用的完成起來。卽是如器具的場合，將從舊來可加工的材料，必須與人類的手發生關係的，現在人類爲適應事情的性質而不像最初只爲力的作用的機械制度，才是被適用的完成起來。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三卷
——一八六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一國民的產業的及歷史的絕頂

*這事件的公認的見解，對於事實給了一般的回答，就是產業國民當他們各方面看來都達到歷史的頂點的時候，才是牠的生產達於絕頂的時候。

或者例如一定的人種的素質，氣候，自然事情——如對於海洋的位置，土地的肥瘠等——都比其他的國家更有利於生產的。這又會歸着同義的反覆了，就是創造財富的容易，是有賴於牠的客觀的，主觀的兩者之分子的範圍。事實上，無論那一個國民的產業發展到絕頂，直到現在，其主要的問題，還不是存在於獲得物，反是存在於獲得的過程，因此，楊基（指美國人——譯者）要優越於英國人了。

（“經濟學批判”序說）

最優越的生產

一切社會形態內的特定的生產，當在進行的時候，牠是優越於一切的生產，因此，牠在諸關係上是決定其餘一切的等級與勢力。牠是普遍的光，其他一切顏色沉溺在這普遍的光裏就改變他們的特性。這是特殊的以太，澆定出浮現在牠那裏的一

(同上書,同前)

* * * *

在由資本主義生產所支配的社會狀態的內部上,就連非資本家的生產者,亦要受資本家的觀念的支配。能深深地把握現實的諸關係的而為普遍的卓絕的那個巴薩克,他在最近所著的小說“農民”中,是很適切的描寫小農夫為得高利貸業者的好意,將各種的勞動無代價的提供於後者,且他自身對他自己的勞動絲毫引不起現金的支出,因此,便相信在高利貸有才贈與何物的事實。所以在高利貸業者的方面,是能一舉兩得的。即他伴隨節約工錢的現金的支出,把妨害對自己耕地勞動的逐漸進到陷於破滅的農民,更是深刻的投入到所謂高利貸的蜘蛛網中了。

(“資本論,”第三卷,第一章)

個 體 與 全 體

把經濟的社會構造的發展解作一種自然史的過程的我的見地，是較諸任何人的見地，都要比較少的使個人對社會事情擔負責任，因為各個人他在主觀上雖怎樣想超越社會的事情，但在社會的觀點上，他却成爲那事情的被造物之故。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文）

生產過程的外觀運動是創造反對的觀念

從顯現於〔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表面的，在經濟關係的現實的存在中，因此，又這個關係的負擔者及代表者，爲闡明牠而懷抱的觀念中所能表現着的經濟關係的既成的形態，是甚雜多的，及那內部的，本質的，和所隱蔽的核心形態及適應此的概念，事實上是倒逆的，是反對的東西。

（“資本論”，第三卷，第十二章）

* * * *

分析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的現實的，內部的關聯的事情，是甚煩雜的事情……在外表看起，只把現象的運動，還元於內面的現實的運動的事情，是為科學的任務，但是，那末看起，則與生產上的法則是全然不相一致的，且只是外觀的運動的意識表現的關於這種法則的諸觀念，必須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並流通上的當事者的頭腦裏被形成的事情，那全是自明之理。商人，股份投機者，銀行業者等的觀念，當然要變成全然的相反的了。

（“資本論，”第三卷，第十八章）

* * * *

一定的經濟的諸關係，在那裏所表現的且在實際上總括着的不合理的諸形態的融和，當在這些諸關係的實際上的負擔者方面看來，以為與他們的商業生活上沒有某種關係的，且他們因慣於在這種關係內的活動，他們的理性對此問題不發現甚微的障礙的。在他們以為所有矛盾，亦決不會給與不思議的感覺。在當被考作從內部的聯絡分

離的且牠自身孤立的無意義的現象形態中看起，他們親身所感覺的，恰是如在水中的魚一樣。即黑格爾對於某數學上的公式而如次說的話，是最當的可嵌入於這種場合。他說道：常識看作不合理的東西是合理的，常識看作合理的東西是不合理性的。

（“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六章）

* * * *

如果把對現實的動機在他有極難解決的困難問題的個人，代替以“自由意志”的抽象，如果把人的本身，代替以多數人的屬性的一圓，結局豈不是要陷於自己欺瞞呢？

（李阿薩諾夫編，“馬克思·昂格斯論文集，”第一卷）

社會變遷的映像

歷史是根本的東西，而牠把舊的形態葬到墓

場裏去時，要經過許多的階段的。世界史的形態的最後的階段，便是牠的喜劇。在愛西羅斯（希臘的悲劇作家——譯者）的“被禁錮的布羅梅修斯”中，已經一次受悲劇的致命傷的希臘的神們，是在羅提阿的對話中，恰好現在必須再一次的爲喜劇的死了。

（遺稿集，第一卷——“黑格爾法律哲學批判”）

* * * *

社會的時代，各個都必要那時代的偉大的人物。且那時代當在沒有發現這個人物的時候，如愛華西斯所說一樣，時代是創造他的。

（“法蘭西的階級鬥爭，”第二章）¹⁷¹

* * * *

人物的經濟的扮裝，都只是那種經濟的諸關係所人格化了的，他們都只是當作這種經濟的關係的負擔者，互相對立着罷了。

（“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章）

* * * *

人類在宗教內是被他自身的頭腦的製作物支配的，但是與此同樣的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內，他是被他自身的手的製作物支配的。

(同上書，第一卷，第二十三章)

* * * *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社會的理性雖在何時都要達於事情的過去後而開始表現效果的。

(同上書，第二卷，第十六章)

第六編 科學的斷片思想

無論何事開始總是困難的。這在一切科學的問題上說來，都是對的。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文）

* * * *

雖在任何的科學，牠的歷史的進行，須經過縱橫交叉的許多的途徑：才是達到牠的現實的出發點。

（“經濟學批判，”第一章）

* * * *

科學是與其他的建築師各異的，不僅是設計空中的樓閣，且是建築預先安置牠的上面的臺石而像人住居的那建築物的一層一層的階層。

（“經濟學批判”，第一章）

* * * *

現象的形態與事物的實體，如果有直接合致的事情，則一切科學就成爲不必要的了。

（“資本論”，第三卷，第四十八章）

* * * *

對依批判的科學開始正確的導入，於是把牠加以辯證法說明的事情，與把抽象的現成的論理學的體系，正爲適用於當這種體系的疑惑的事情，那就必須了解是全然有分別的一件事。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一卷

——一八五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 * * *

科學的真理，如果把牠們放在事物的不當的且由僅把握外表的日常經驗而判斷起來，則要常

時成爲反背真理的說頭了。

（“工資、價格及利潤”）

* * * *

自由的科學的研究，在經濟學的領域內，不僅是要逢着在其他一切領域內的同一的對敵者。牠的處理材料所帶着獨特的性質，會把人心的最激越的，最卑鄙的又最惡意的情念，會把私利的復讎神，喚到戰場上去敵對起來，

（“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版序文）

* * * *

基於科學的批判的評價，一切均是我所歡迎的。我尚未讓步的對於那種所謂輿論的偏見，我就在今後仍然是守着佛羅蘭斯人的格言：——走向你的道路，而任人家說要說的話罷！

（同上書，第一卷，第一版序文）

* * * *

把科學——雖在甚麼樣的錯誤時——看作不是從自己自身，是從與他無關係的外面上的利

害的關係的立場，使順應此種立場而努力的人，我對此種人呼做“俗物”。

（“剩餘價值學說史”，第二卷）

* * * *

對原來平易的事情——即對為未受教育者的說明的事情，是可不絕的顧慮的。所以要常常想起對化學讀者的無化學常識，須為根本前提的化學雜誌的事情了。

（“馬克思，昂格斯往復書簡集”，第四卷
——一八七七年七月十八日）

* * * *

為革命化了科學的科學的企圖，在實際上決不能有通俗的。但是，若一經建築科學的基礎，則通俗化是容易的。

（“新時代”，第二十卷，第二部）

* * * *

走向科學的道路，並沒有坦坦的大道的。但是，只要不屈於困難，則就如繼續攀登險峻的小徑

的人一樣能開始期待終有一天達到充滿着光輝的科學的頂上的。

(“資本論”，第一卷，一八七二年，法國版的序文)

* * * *

科學決不是滿足自己的。爲科學的目的有似能奉獻一身的幸福的人，又是以那知識奉仕於人類而爲最初的人吧。

(“新時代”，第九卷，第一號)